

## 卷第一

### 魏本纪第一

魏之先，出自黄帝轩辕氏。黄帝子曰昌意，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，有大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其后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莫之野，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结绳而已。时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纪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。北俗谓土为托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。其裔始均，仕尧时，逐女魃于弱水，北人赖其勋，舜命为田祖。历三代至秦、汉，獯鬻、玃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属，累代作害中州。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，是以载籍无闻。积六七十代，至成皇帝讳毛立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威振北方。成帝崩，节皇帝贷立。节帝崩，庄皇帝观立。庄帝崩，明皇帝楼立。明帝崩，安皇帝越立。安帝崩，宣皇帝推寅立。宣帝南迁大泽，方千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，谋更南徙，未行而崩。景皇帝利立。景帝崩，元皇帝俟立。元帝崩，和皇帝肆立。和帝崩，定皇帝机立。定帝崩，僖皇帝盖立。僖帝崩，威皇帝佺立。威帝崩，献皇帝邻立。时有神人，言此土荒遐，宜徙建都邑。献帝年老，乃以位授于圣武皇帝，命南移。山谷高深，九难八阻，于是欲止。有神兽，似马，其声类牛，导引历年乃出，始居匈奴故地。其迁徙策略，多出宣、献二帝，故时人并号曰推寅，盖俗云钻研之义。

圣武皇帝讳诘汾，尝田于山泽，歛见辘辘自天而下。既至，

见美妇人自称天女，受命相偶。旦日请还，期年周时复会于此，言终而别。及期，帝至先田处，果见天女，以所生男授帝，曰：“此君之子也，当世为帝王。”语讫而去。即始祖神元皇帝也。故时人谚曰：“诘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。”帝崩，神元皇帝立。

神元皇帝讳力微。元年，岁在庚子，先是西部内侵，依于没鹿回部大人奚宾。神元有雄杰之度，后与宾攻西部，宾军败，失马步走，神元使以所乘骏马给之。宾归，求马主，帝隐而不言。宾后知，大惊，将分国之半奉帝，帝不受，乃进其爱女。宾犹思报恩，乃从帝所欲，徙所部北居长川。积数年，旧部人咸来归附。及宾临终，戒其二子，使谨奉神元。其子不从，乃阴谋逆。帝召杀之，尽并其众。诸部大人悉服，控弦之士二十余万。三十九年，迁于定襄之盛乐。四月祭天，诸部君长皆来助祭，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。征而戮之，远近肃然。帝乃告诸大人，为与魏和亲计。四十二年，遣子文帝如魏，且观风土。是岁，魏景元二年也。

文帝讳沙漠汗，以国太子留洛阳。后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，求归。晋武帝具礼护送。五十六年，文帝复如晋，其冬还国。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文帝雄异，恐为后患，请留不遣。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，令致间隙。五十八年方遣帝。神元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帝。酒酣，帝仰视飞鸟，飞丸落之。时国俗无弹，众大惊，相谓曰：“太子被服同南夏，兼奇术绝人。若继国统，变易旧俗，吾等必不得志。”乃谋危害帝，并先驰还，曰：“太子引空弓而落飞鸟，似得晋人异法。”自帝在晋后，诸子爱宠，神元颇有所惑。及闻诸大人请，因曰：“当便除之。”于是诸大人驰诣塞南，矫害帝。

其年，神元不豫。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。先受卫瓘之货，

欲沮动诸部，因于庭中砺钺斧，曰：“上恨汝曹谗杀太子，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。”大人皆信，各各散走。神元寻崩，凡飡国五十八年，年一百四岁。道武即位，尊为始祖。子章皇帝悉鹿立，时诸部离叛。帝九年而崩。弟平皇帝绰立，七年而崩。文帝少子思皇帝立，思皇帝讳弗。政崇宽简，百姓怀服。一年而崩。神元子昭帝禄官立。帝元年，分国为三部：一居上谷北，濡源西，东接宇文部，自统之；一居代郡之参合陂北，使文帝长子桓帝讳猗匡统之；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，使桓帝弟穆帝猗卢统之。

自神元以来，与晋和好。是岁，穆帝始出并州，迁杂胡北徙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。又西度河，击匈奴、乌丸诸部。自杏城北北八十里，迄长城原，夹道立碣，与晋分界。

二年，葬文帝及皇后封氏。初，思帝欲改葬，未果而崩，至是述成前意焉。

三年，桓帝度漠北巡，因西略诸国，凡积五岁，诸部降附者三十余国。桓帝英杰魁岸，马不能胜，常乘安车，驾大牛，牛角容一石。帝曾中蛊，呕吐之地仍生榆，参合陂土无榆，故时人异之。

十年，匈奴别种刘元海反晋于离石，自号汉王。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，桓帝与帝大举以助之，大破元海众于西河、上党。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，乃使辅相卫雄、段繁，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，树碑以记行焉。

十一年，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。是岁，桓帝崩。桓帝统部凡十一年。后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邗城，以颂功德。子普根代立。

十三年，昭帝崩。穆帝遂总摄三部为一统。帝天姿英峙，勇略过人。

元年，刘元海僭帝号，自称大汉。

三年，晋并州刺史刘琨遣子遵为质，乞师。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，破白部大人，次攻铁弗刘武。晋怀帝进帝大单于，封代公。帝以封邑去国县远，从琨求句注陁北地。琨大喜，乃徙马邑、阴馆、楼烦、繁峙、崞五县人于陁南，更立城邑，尽献其地。东接代郡，西连西河、朔方数百百。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。

六年，城盛乐以为北都，修故平城以为南都。帝登平城西山，观望地势，乃更南百里，于堽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，晋人谓之小平城。使子六修镇之，统领南部。

八年，晋愍帝进帝为代王，置官属，食代、常山二郡。先是国俗宽简，至是明刑峻法，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。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，或有室家相携，悉赴死所。人问何之，曰当就诛。其威严若此。

九年，帝召六修不至，怒，讨之失利，遂崩。

普根先守外境，闻难，来攻六修灭之。普根立月余薨。普根子始生，桓帝后立之，又薨，思帝子平文皇帝立。

平文皇帝讳郁律，姿质雄壮，甚有威略。元年，岁在丁丑。二年，刘武据朔方，来侵西部，帝大破之。西兼乌孙故地，东吞勿吉以西，控弦上马将百万。

是岁，晋元帝即位于江南，刘曜僭帝位。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，顾谓大臣曰：“今中原无主，天其资我乎。”曜遣使请和，帝不纳。

三年，石勒自称赵王，遣使乞和，请为兄弟，帝斩其使以绝之。五年，晋元帝遣使韩暢加崇爵服，帝绝之。讲武，有平南夏志。桓帝后以帝得众心，恐不利己子，害帝，遂崩，大人死者数十人。天兴初，追尊曰太祖。

桓帝中子惠帝贺傜立，以五年为元年。帝未亲政事，太后临朝。遣使与石勒通和，时人谓之女国使。四年，帝始临朝，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，乃筑城于东木根山，徙都之。五年，帝崩。

弟炆帝纥那立，以五年为元年。三年，石勒遣石季龙寇边部，帝御之，不利，迁于大宁。

时平文帝长子烈帝居于舅贺兰部，帝遣使求之，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。帝怒，召宇文部并力击蔼头。宇文众败，帝还大宁。五年，帝出居于宇文部，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。

烈皇帝讳翳槐，以五年为元年。石勒遣使求和，帝遣弟昭成帝如襄国，徙者五千余家。七年，蔼头不修臣职，召而戮之，国人复贰。于是炆帝自宇文部还入，诸部大人复奉之。

炆帝以烈帝七年为后元年。时烈帝出居于鄴。三年，石季龙纳烈帝于大宁。国人六千余家部落叛，炆帝出居于慕容部。

烈帝复立，以炆帝三年为后元年。城盛乐城，在故城东南十里。一年而崩。弟昭成皇帝立。

昭成皇帝讳什翼犍，平文皇帝之次子也。生而奇伟，宽仁大度。身長八尺，隆准龙颜，立发委地，卧则乳垂至席。烈帝临崩，顾命迎帝，曰：“立此人则社稷乃安。”故帝弟孤自诣鄴奉迎，与帝俱还。

建国元年十一月，帝即位于繁峙北，时年十九。

二年春，始置百官，分掌众职。东自岁貉，西及破落那，莫不款附。五月，朝诸大人于参合陂，议定都埜源川，连日不决，乃从太后计而止。娉慕容晃妹为皇后。

三年春，移都云中之盛乐宫。

四年，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。皇后慕容氏崩。十月，刘武寇西境，帝遣军大破之。武死，子务桓立，始来归顺，帝以

女妻之。

七年二月，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于和龙。晃送女于境。七月，慕容晃遣使来聘，求交婚。帝许之，以烈帝女妻焉。

十四年，帝以中州纷梗，将亲率六军，乘石氏之乱，廓定中原。诸大人谏，乃止。

十八年，太后王氏崩。

十九年正月，刘务桓死，其弟闾头立，潜谋反。

二十一年，闾头部人多叛，惧而东走，度河半济而冰陷。后众尽归其兄子悉勿析。初，闾头之叛，悉勿析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，尽遣之归，欲其自相猜离。至是，悉勿析夺其众，闾头穷而归命，帝待之如初。

二十二年春，帝东巡桑乾川。四月，悉勿析死，弟卫辰立。

二十三年六月，皇后慕容氏崩。七月，卫辰来会葬，因求婚，许之。

二十五年，帝南巡君子津。

二十八年正月，卫辰谋反，度河东。帝讨之。卫辰惧，遁走。

三十年十月，帝征卫辰。时河冰未成，帝乃以苇絙约渐。俄然冰合，乃散苇于上，冰草相结若浮桥，众军利涉。卫辰与宗族西走，收其部落而还。

三十四年春，长孙斤谋反，伏诛。斤之反也，拔刃向御坐。太子寔格之，伤肋，五月薨。后追谥焉，是为献明皇帝。七月，皇孙珪生，大赦。

三十九年，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帅众二十万及其将硃彤、张蚝、邓羌等诸道来寇，王师不利。帝时不豫，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。高车杂种尽叛，四面寇抄，不得刍牧，复度漠南。坚军稍退，乃还。十二月，至云中。旬有二日，皇子寔君作乱。

帝暴崩，时年五十七。道武即位，尊曰高祖。

帝性宽厚。时国少缯帛，代人许谦盗绢二疋，守者以告，帝匿之，谓燕凤曰：“吾不忍视谦之面，卿勿泄之。谦或惭而自杀，为财辱士，非也。”帝尝击西部叛贼，流矢中目。贼破后，诸大臣执射者，各持锥刀欲屠割之。帝曰：“各为其主，何罪也，释之！”其仁恕若此。

太祖道武皇帝讳珪，昭成皇帝之嫡孙，献明帝之子也。母曰献明贺皇后，初因迁徙，游于云泽。寢梦日出室内，寤而见光自牖属天，欬然有感。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于参合陂北，其夜复有光明。昭成大悦，群臣称庆，大赦，告于祖宗。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儿，窃独奇怪。明年有榆生于藏胞之坎，后遂成林。帝弱而能言，目有光曜，广颡大耳。六岁而昭成崩，苻坚遣将内侮，将迁帝长安，赖燕凤乃免。坚军既还，国众离散。坚使刘库仁、刘卫辰分摄国事。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人众南依库仁，帝于是转在独孤部。

元年，葬昭成皇帝于金陵，营梓宫木柿尽生成林。帝虽冲幼，而嶷然不群。刘库仁常谓其子曰：“帝有高天下之志，必兴复洪业。”

七年十月，晋败苻坚于淮南。慕容文等杀刘库仁，弟眷代摄国部。

八年，慕容弟冲僭立。姚萇自称大单于、万年秦王。慕容垂僭称燕王。

九年，刘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，乃将谋逆。商人王霸知之，履帝足于众中，帝乃驰还。是时，故大人梁盆子六眷为显谋主，尽知其计，密使部人穆崇驰告。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、元他等，因幸贺兰部。其日，显果使人杀帝，不及。语在《献明太后传》。是岁，乞伏国仁私署秦、河二州牧、大单于。姚萇杀苻坚，坚

子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。

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，帝即代王位，郊天建元，大会于牛川。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，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。是月，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，国号燕。二月，幸定襄之盛乐，息众课农。慕容冲为其部下所杀。夏四月，改称魏王。五月，姚萇僭即皇帝位于长安，国号大秦。秋八月，刘显遣弟亢泥迎皇叔父窟咄于慕容永，以兵随之，来逼南境。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大人谋应之。事泄，诛造谋者五人，余悉不问。帝虑内难，乃北逾阴山，幸贺兰部，阻山为固。遣行人安同、长孙贺征师于慕容垂。垂令其子贺麟率师随同等。军未至而寇逼。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。帝自弩山幸牛川，屯于延水，南出代谷，会贺麟于高柳，大破窟咄，悉收其众。冬十月，苻丕为晋将冯该所杀。慕容永僭即皇帝位于长子。十一月，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陇东。十二月，慕容垂遣使奉帝西单于印绶，封上谷王。帝不纳。

二年夏五月，遣安同征兵于慕容垂。垂遣子贺麟率众来会。六月，帝亲征刘显，显奔慕容永，尽收其部落。冬十二月，巡松漠，还幸牛川。

三年夏五月癸亥，北征库莫奚，大破之。六月，乞伏国仁死，其弟乾归立，私署河南王。秋七月，库莫奚部帅鸠集遗散，夜犯行宫，纵骑扑讨，尽灭之。八月，使九原公仪于慕容垂。冬十月，垂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袭高车诸部落。二月癸巳，遂至女水，讨叱突邻部。并大破之。是月，吕光自称三河王。夏五月，使陈留公虔于慕容垂。冬十月，垂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三月甲申，西征，次鹿浑海，袭高车袁纥部，大破之。慕容垂遣子贺麟来会。夏四月丙寅，行幸意辛山，与贺麟



讨贺兰、纥奚诸部落，大破之。秋八月，还幸牛川。使秦王觚于慕容垂。九月壬申，讨叱奴部囊曲水，破之。冬十月，讨高车豆陈部于狼山，破之。十二月，帝还次白漠。

六年春正月，幸纽垓川。三月，遣九原公仪、陈留公虔等西讨黠弗部，大破之。夏四月，祭天。秋七月壬申，讲武于牛川。慕容垂止秦王觚而求名马，帝绝之。乃遣使于慕容永，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。九月，帝袭五原，屠之，收其积谷。还纽垓川，于橐阳塞北树碑记功。冬十月戊戌，北征蠕蠕，追破之于大磧南商山下。十一月戊辰，还幸纽垓川。戊寅，卫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。壬午，帝大破之于铁岐山南，卫辰父子奔遁。十二月，灭之，卫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。自河以南，诸部悉平。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，尽杀之。是岁，起河南宫。

七年春正月，幸木根山，遂次黑盐池，飧群臣，北之美水。三月，还幸河南宫。秋七月，行幸漠南，仍筑巡台。冬十二月，慕容永遣使朝贡。

八年春正月，南巡。二月，幸羖羊原，赴白楼。夏六月，北巡。秋七月，临幸新坛。先是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，征之不送。八月，帝南征薛干部，屠其城。九月，还幸河南宫。

九年春三月，北巡。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，至于橐阳塞外。夏五月，田于河东。秋七月，还幸河南宫。冬十月，蠕蠕社仑等率部落西走。是岁，姚弋仲兴僭立，杀苻登。慕容垂灭永。

十年秋七月，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。八月，帝亲兵于河南。冬十月辛未，宝烧船夜遁。己卯，帝进军济河。乙酉夕，至参合陂。丙戌，大破之，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。于俘虏中擢其才识者贾彝、贾闰、晁崇等参谋议，宪章故实。十

二月，还幸云中之盛乐。

皇始元年春正月，大蒐于定襄，因东幸善无北陂。三月，慕容垂寇桑乾川，陈留公虔死之。垂遂至平城西北，闻帝将至，乃筑城自守。疾甚，遂遁，死于上谷。子宝秘丧，还至中山乃僭立。夏六月丁亥，皇太后贺氏崩。是月，葬献明太后。吕光僭称天王，国号凉。秋七月，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，于是改元，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八月己亥，大举讨慕容宝。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，逾句注，旌旗络绎二千余里，鼓行而前，人屋皆震。别诏将军封真等从东道袭幽州，围蓟。九月戊午，次阳曲，乘西山，临观晋阳。宝并州牧、辽西王农弃城遁，并州平。初建台省，置百官，封拜公、侯、将军、刺史、太守。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。帝初拓中原，留心慰纳。诸士大夫诣军门者，无少长皆引入，人得尽言，苟有微能，咸蒙叙用。己未，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，获慕容宝、丹杨王买得等于平陶城。九月，晋孝武帝殂。冬十一月庚子朔，帝至真定。自常山以东，守宰或捐城奔窜，或稽颡军门，唯中山、鄴、信都三城不下。别诏东平公仪攻鄴，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，军所行不得伤桑枣。戊午，进军中山。己未，围之。帝曰：“朕量宝不能出战，必凭城自守，急攻则伤士，久守则费粮，不如先平鄴、信都，然后还取中山。”诸将称善。丁卯，车驾幸鲁口城。

二年春正月壬戌，帝引骑围信都。其夜，宝冀州刺史、宜都王慕容凤逾城奔中山。癸亥，宝辅国将军张骧、护军将军徐超举城降。是月，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大单于、西平王。二月丁丑，帝军于钜鹿之柏肆坞，临滹沱水。其夜，宝悉众犯营，燎及行宫，兵人骇散。帝惊起，不及衣冠，跣出击鼓。俄而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集。帝设奇阵，列烽营外，纵骑冲之。宝众大

败，走还中山，获其器械数十万计。宝尚书闵亮、秘书监崔暹等降者相属，赐拜职爵各有差。三月己酉，车驾次卢奴。宝求和，请送秦王觚，割常山以西奉魏，乞守中山以东。帝许之。已而宝背约。辛亥，车驾次中山，命将围之。是夜，宝弟贺麟将妻子走西山。宝恐贺麟先据和龙，壬子夜，北遁。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。夏四月，帝以军粮不继，诏东平公仪罢鄴围，徙屯巨鹿。五月庚子，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，乃招喻之。甲辰，曜兵扬威，以示城内，命诸军罢围南徙，以待其变。甲寅，以东平公仪为左丞相，封卫王。进襄城公题爵为王。秋七月，普邻遣乌丸、张骥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，寇灵寿。贺麟自丁零中入军，因其众，复入中山，杀普邻而自立。八月丙寅朔，帝进军九门。时大疫，人马牛死者十五六，中山犹拒守，群下咸思北还。帝知之，谓曰：“斯固天命，将若之何！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，在吾所以抚之耳，何恤乎无人！”群臣乃不敢言。九月，贺麟饥穷，率三万余人寇新市。甲子晦，帝进军讨之。太史令晁崇奏曰：“不吉。”帝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纣以甲子亡，兵家忌之。”帝曰：“周武不以甲子胜乎？”崇无以对。冬十月丙寅，帝进军新市，贺麟退阻) 泃\* 水，依渐洳泽以自固。甲戌，帝临其营，战于义台坞，大破之。贺麟单马走鄴，慕容德杀之。甲申，贺麟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。其将张骥、李沈、慕容文等先来降，寻皆亡还，是日复获之，皆赦而不问。获其所传皇帝玺绶、图书、府库珍宝。中山平。乙酉，襄城王题薨。

天兴元年春正月，慕容德走保滑台，卫王仪克鄴。庚子，行幸真定，遂幸鄴。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，诏郡县振恤之。帝至鄴，巡登台榭，遍览宫城，将有定都之志，乃置行台。遂还中山，所过存问百姓。诏大军所经州郡皆复赀租一年，除山

东人租赋之半。车驾将北还，发卒万人通直道，自望都铁关凿恆岭至代五百余里。帝虑还后山东有变，乃于中山置行台，诏卫王仪镇之，使略阳公遵镇勃海之合口。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，闻帝将还，谋反，欲袭信都，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，斩之。辛酉，车驾发中山，至于望都尧山。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、高丽杂夷、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。车驾次于恆山之阳。博陵、勃海、章武诸郡群盗并起，略阳公遵等讨之。是月，慕容德自称燕王，据广固。二月，车驾至自中山。幸繁峙宫。更选屯卫。诏给内徙新户耕牛，计口受田。三月，征左丞相、卫王仪还京师，诏略阳公遵代镇中山。夏四月壬戌，以历阳公穆崇为太尉，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，进封略阳公遵为常山王，南安公顺为毗陵王。祭天于西郊，旗帜有加焉。广平太守、辽西公意列谋反，与郡人韩奇矫假讖图，将袭鄴城。诏反者就郡赐死。是月，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为大单于、昌黎王。六月丙子，诏有司议定国号。群臣奏曰：“昔周、秦以前，帝王居所生之土，及王天下，即承为号。今国家启基云、代，应以代为号。”诏曰：“昔朕远祖总御幽都，控制遐国，虽践王位，未定九州。逮于朕躬，扫平中土，凶逆荡除，遐迹率服，宜仍先号为魏。”秋七月，迁都平城，始营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。慕容宝子盛杀兰汗而自立为长乐王。八月，诏有司正封畿，制郊甸，端径术，标道里，平五权，较五量，定五度。遣使循行郡国，举奏守宰不法者，亲览察黜陟之。冬十月，起天文殿。十一月辛亥，尚书吏部郎中邓彦海典官制，立爵品，定律吕，协音乐。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、社稷、朝觐、飨宴之仪。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，申科禁。太史令晁崇造浑仪，考天象。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。闰月，左丞相卫王仪及王公卿士，诣阙上书曰：“臣等闻宸极居中，则列宿齐其晷。帝王顺天，则群

后仰其度。伏惟陛下德协二仪，道隆三五，仁风被于四海，盛化塞于天区，泽及昆虫，恩沾行苇，讴歌所属，八表归心。而躬履谦虚，退身后己，宸仪未彰，袞服未御，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，下副乐推之心。臣等谨昧死以闻。”帝三让乃许之。十二月己丑，帝临天文殿。太尉、司徒进玺绶，百官咸称万岁。大赦，改元，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，乐用《皇始之舞》。诏百司议定行次，尚书崔宏等奏从土德，服色尚黄，数用五，祖以未，腊以辰，牺牲用白，五郊立气，宣赞时令，敬授人时，行夏之正。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人二千家于代都。

二年春正月甲子，初祀上帝于南郊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，降坛视燎，成礼而反。乙丑，赦京师。始制三驾之法。庚午，北巡。分命诸将大袭高车，常山王遵三军从东道出长川，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，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駸髡水西北出。二月丁亥朔，诸军同会，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。卫王仪督三将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，破其遗进七部。还次牛川，及薄山，并刻石纪功。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于南台阴，北距长城，东苞白登，属之西山，广轮数十里，凿渠引武川水，注之苑中，疏为三沟，分流宫城内外。又穿鸿雁池。三月己未，车驾至自北伐。甲子，初令《五经》群书各置博士，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。是月，氐人李辩叛慕容德，求援于鄴。行台尚书和跋以轻骑应之，克滑台，收德宫人府藏。秋七月，起天华殿。辛酉，大阅于鹿苑。八月，增启京城十二门，作西武库。除州郡人租赋之半。辛亥，诏礼官备撰众仪，著于新令。范阳人卢溥聚众海滨，称幽州刺史，攻掠郡县，杀幽州刺史封沓干。是月，秃发乌孤死，其弟利鹿孤立，遣使朝贡。冬十月，太庙成，迁神元、平文、昭成、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。十二月，天华殿成。吕光立其子绍为天王，自称太上皇，及死，庶子纂杀绍而僭立。

三年春正月戊午，材官将军和突破卢溥于辽西，获之，及其子焕传送京师，轘之。癸亥，祀北郊。分命诸官循行州郡，观风俗，察举不法。二月丁亥，诏有司祀日于东郊。始耕籍田。壬寅，皇子聪薨。三月戊午，立皇后慕容氏。是月，穿城南渠通于城内，作东西鱼池。夏四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五月戊辰，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兴。己巳，东巡，遂幸涿鹿，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尧、帝舜庙。西幸马邑，观泺堽源。六月庚辰朔，日有蚀之。秋七月，乞伏乾归大为姚兴所破。壬子，车驾还宫。起中天殿及云母堂、金华室。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，帝亲览经占，多云宜改王易政，于是数革官号，欲以防塞凶狡，消弭灾变。已而虑臣下疑惑，冬十二月丙申，下诏述成败之理，鉴殷、周之失，革秦、汉之弊，以喻臣下。是岁，河右诸郡奉、凉武昭王李玄盛为秦凉二州牧、凉公，肇兴霸业，年号庚子。

四年春二月丁亥，命乐师入学习舞，释菜于先圣、先师。丁酉，分命使者巡行州郡，听察辞讼，纠劾不法。是月，吕光弟子隆弑吕纂而自立。三月，帝亲渔，荐于寝庙。夏四月辛卯，罢鄴行台。诏有司明扬隐逸。五月，起紫极殿、玄武楼、凉风观、石池、鹿苑台。六月，卢水胡沮渠蒙逊私署凉州牧、张掖公。秋七月，诏兖州刺史长孙肥南徇许昌、彭城。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差。八月，段兴杀慕容盛，叔父熙尽诛段氏，僭即皇帝位。冬十二月，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，义类相从，凡四万余字，号曰《众文经》。是岁，凉武昭王、沮渠蒙逊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，帝闻姚兴将寇边，庚寅，大简輿徒，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乾壁。三月，秃发利鹿孤死。夏五月，姚兴遣其弟义阳王平来侵平阳，攻陷乾壁。秋七月戊辰朔，车驾西讨。八月乙巳，至乾壁，平固守，进军围之。姚兴悉举其众来救。

甲子，帝度蒙坑，逆击兴军大破之。冬十月，平赴水而死，俘其余众三万余人，获兴尚书左仆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将军以上四十余人。获前亡臣王次多、靳勒，并斩以徇。兴频使请和，帝不许。群臣请进平蒲坂，帝虑蠕蠕为难，戊申，班师。十一月，车驾次晋阳。征相州刺史庾岳为司空。十二月辛亥，至自西征。越勒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。

六年春正月辛未，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家内属，入居云中。夏四月癸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五月，大简輿徒，将略江淮。秋七月，镇西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毗陵王顺有罪，以王还第。戊子，北巡，筑离宫于豺山，纵士校猎，东北逾罽岭，出参合、代谷。九月，行幸南平城，规度堑南夏屋山，背黄瓜堆，将建新邑。辛未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，起西昭阳殿。乙卯，立皇子嗣为齐王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位相国。绍为清河王，加征南大将军。熙为阳平王，曜为河南王。封故秦愍王子夔为豫章王，陈留桓王子悦为硃提王。丁巳，晋人来聘。十一月庚午，将军伊谓大破高车。十二月，晋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为平固王而自立，僭号楚。

天赐元年春二月，晋刘裕起兵诛桓玄。三月，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。夏五月，置山东诸冶，发州郡徒谪造兵甲。秋九月，帝临昭阳殿，分置众职，引朝臣文武亲自简擢，量能叙用。制爵四等，曰王、公、侯、子，除伯、男之号。追录旧臣，加封爵各有差。是秋，江南大乱，流人縋负奔淮北者行道相寻。冬十月辛巳，大赦，改元。筑西宫。十一月，幸西宫，大选臣僚，令各辨宗党，保举才行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。

二年春正月，晋主司马德宗复位。夏四月，祀西郊，车旗尽黑。冬十月，慕容德死。

三年春正月甲申，北巡，幸豺山宫，校猎，还至屋孤山。

二月乙亥，幸代园山，建五石亭。三月庚子，车驾还宫。夏四月庚申，复幸豺山宫。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《兵法孤虚立成图》三百六十。时遂登定襄角史山，又幸马城。甲戌，车驾还宫。六月，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堑垒南宫，门阙高十余丈。引沟穿池，广苑囿。规立外城方二十里，分置市里，经途洞达。三十日罢。秋七月，太尉穆崇薨。八月甲辰，行幸豺山宫，遂至青牛山。丙辰，西登武要北原，观九十九泉，造古亭，遂之石漠。九月甲戌朔，幸漠南盐池。壬午，至漠中，观天盐池。度漠北，之吐盐池。癸巳，南还长川。丙申，临观长陂。冬十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

四年春二月，封皇子修为河间王，处文为长乐王，连为广平王，黎为京兆王。夏五月，北巡，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，大雨，暴水流輜车数百乘，杀百余人。遂东北逾石漠，至长川，幸濡源。常山王遵有罪赐死。六月，赫连屈丐自称大单于、大夏天王。秋七月，西幸参合陂。筑北宫垣，三旬而罢，乃还宫。慕容宝养子高云杀慕容熙而自立，僭号天王。八月，诛司空庾岳。

五年春正月，行幸豺山宫，遂如参合陂，观渔于延水，至宁川。三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秋七月戊戌朔，日有蚀之。冬十月，秃发傉檀僭即凉王位。

六年夏，帝不豫。初，帝服寒食散，自太医令阴羌死后，药数动发，至此愈甚。而灾变屡见，忧懣不安，或数日不食，或不寝达旦，归咎群下，喜怒乖常。谓百僚左右不可信，虑如天文之占，或有肘腋之虞。追思既往成败得失，终日竟夜独语不止，若傍有鬼物对扬者。朝臣至前，追其旧恶，便见杀害。其余或以颜色变动，或以喘息不调，或以行步乖节，或以言辞失措，帝以为怀恶在心，变见于外，乃手自殴击。死者皆陈天



安殿前。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，有司废怠，莫相督摄，百工偷劫，盗贼公行，巷里之间，人为稀少。帝亦闻之，曰：“朕故纵之使然，幸过灾年，当更清整之耳。”秋七月，慕容氏支属百余家谋欲外奔，发觉，伏诛死者三百余人。八月，卫王仪谋叛，赐死。十月戊辰，清河王绍作乱，帝崩于天安殿，时年三十九。永兴二年九月甲寅，上谥曰宣武皇帝，葬于盛乐金陵，庙号太祖，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。

太宗明元皇帝讳嗣，道武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刘贵人，登国七年，生于云中宫。道武晚有男，闻而大悦，乃大赦。帝明睿宽毅，非礼不动。天兴六年，封齐王，拜相国。初，帝母既赐死，道武召帝告曰：“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，不令妇人与国政，汝当继续，故吾远同汉武。”帝素纯孝，哀不自胜。道武怒。帝还宫，哀不自止，道武知而又召帝。帝欲入，左右谏，请待和解而进，帝从之。及元绍之逆，帝还而诛之。

永兴元年冬十月壬午，皇帝即位，大赦改元，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。公卿大臣先罢归第者，悉复登用之。诏南平公长孙嵩、北新侯安同对理人讼，简贤任能。是月，冯跋弑其主高云，僭号天王，国号北燕。闰十月丁亥，硃提王悦谋反，赐死。诏都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诸州，问人疾苦。十二月戊戌，封卫王仪子良为南阳王，进阴平公列爵为王，改封高凉王乐真为平阳王。己亥，帝始居西宫，御天文殿。蠕蠕犯塞。是岁，乞伏乾归自称秦王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朔，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征蠕蠕，因留屯漠南。夏五月，嵩等自大漠还，蠕蠕追围之于牛川。壬申，帝北伐，蠕蠕闻而遁走。车驾还幸参合陂。六月，晋将刘裕灭慕容超。秋七月丁巳，立射台于陂西，仍讲武。乙丑，至自北伐。

三年春二月戊戌，诏简宫人非御及伎巧者，悉以赐鰥人。

己亥，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巡行并、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、丁零，问其疾苦，察举守宰不法者。辛丑，简宫人工伎之不急者出，赐人不能自存者。三月己未，诏侍臣常佩剑。夏五月丙寅，复出宫人赐鰥人。丁卯，车驾谒金陵于盛乐。己巳，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，伏诛。六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秋七月戊申，赐卫士酺三日。冬十一月丁未，大阅于东郊。

四年春二月癸未，登兽圈，射猛兽。夏四月乙未，宴群臣于西宫，使各献直言，勿有所讳。六月，乞伏乾归为兄子公府所弑。闰月丙辰，大阅于东郊。秋七月己巳朔，东巡。置四厢大将，又放十二时，置十二小将。以山阳侯奚斤、元城公屈行左右丞相。己卯，大獮于石会山。戊子，临去畿陂观渔。庚寅，至于濡源，西巡，幸北部诸落。八月壬子，幸西宫，临板殿，大飧群臣，命百姓大酺三日。乙卯，赐王公以下至宿卫将士布各有差。冬十一月己丑，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以下至于缙麻亲布帛各有差。是月，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。十二月丁巳，北巡，至长城而旋。

五年春正月己巳，大阅畿内，男年十二以上悉集。己卯，幸西宫。额拔大渠帅四十余人诣阙奉贡，赐以缙帛锦罽各有差。乙酉，诏诸州，六十户出戎马一匹。庚寅，大阅于东郊，署将帅，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，众三万；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；帝临白登，躬自校阅。二月庚戌，幸高柳川。癸丑，穿鱼池于北苑。庚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己卯，诏使者巡行天下，招延俊彦，搜扬隐逸。夏四月乙卯，西巡。五月乙亥，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。丙子，大赦。六月，西幸五原，校猎于骨罗山，获兽十万。秋七月己巳，还幸薄山。帝登观宣武游幸刻石颂德之处，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飧焉，赐从者大酺于山下。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，徙二万余家而旋。丙戌，车

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，遂南次定襄大洛城，东逾七岭山，田于善无川。八月癸卯，车驾还宫。癸丑，奚斤等班师。甲寅，帝临白登山，观降人，数军实。置新人于大宁，给农器，计口受田。冬十一月癸酉，大飧于西宫。姚兴遣使朝贡，请进女，帝许之。

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，以祯瑞频集，大赦改元。辛巳，行幸繁峙。赐王公以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。二月戊戌，车驾还宫。乙卯，起丰宫于平城东北。夏六月，乞伏炽盘灭秃发傉檀。秋七月，晋将硃龄石灭蜀。八月戊子，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。姚兴遣使朝贡。九月丁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冬十一月壬午，诏使者巡行诸州，校阅守宰资财，非自家所赍，悉簿为赃。守宰不如法，听百姓诣阙告之。十二月丙戌朔，蠕蠕犯塞。丙申，车驾北伐。

二年春正月丙辰，车驾至自北伐。二月丁亥，大飧于西宫。甲辰，立宣武庙于白登山。三月丁丑，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，今年赏调县违者，谪出家财以充，不听征发于人。夏四月，晋人来聘。己卯，北巡。五月丁亥，次于参合，东幸大宁。丁未，田于四岬山。六月戊午，临去畿陂观渔。辛酉，次于濡源，立螭台。遂射白熊于颓牛山，获之。丁卯，幸赤城，亲见长老，问人疾苦，复租一年。南次石亭，幸上谷，问百年，访贤俊，复田租之半。壬申，幸涿鹿，登峤山，观温泉，使以太牢祠黄帝、唐尧庙。癸酉，幸广宁，事如上谷。己卯，登广宁之历山，以太牢祠舜庙，帝亲加礼焉。庚辰，幸代。秋七月癸未，车驾还宫，复所过田租之半。八月庚辰晦，日有蚀之。九月，京师人饥，听就食山东。冬十月壬子，姚兴使奉其西平公主至，帝以后礼纳之。辛酉，行幸沮洳城。癸亥，车驾还宫。丙寅，诏以频遇霜旱，年谷不登，命出布帛仓谷以振贫穷。

泰常元年春二月丁未，姚兴死。三月己丑，长乐王处文薨。夏四月壬子，大赦改元。庚申，河间王修薨。五月甲申，彗星二见。六月丁巳，北巡。秋七月甲申，大狝于牛川，登釜山，临殷繁水，南观于九十九泉。戊戌，车驾还宫。辛亥晦，日有蚀之。九月，晋刘裕溯河伐姚泓，遣部将王仲德从陆道至梁城。兖州刺史尉建畏懦，弃守北渡，仲德遂入滑台。诏将军叔孙建等度河曜威，斩尉建于城下。冬十一月戊寅，起蓬台于北苑。十二月，南阳王良薨。

二年春正月甲戌朔，日有蚀之。二月丙午，诏使者巡行天下，观风俗，问其所苦。是月，凉武昭王薨。五月，西巡至云中，遂济河，田于大漠。秋七月乙亥，车驾还宫。乙酉，起白台于城南，高二十丈。是月，晋刘裕灭姚泓。冬十月癸丑，豫章王夔薨。十二月己酉，诏河东、河内购泓子弟播越人间者。

三年春三月，晋人来聘。庚戌，幸西宫。以勃海、范阳郡去年水，复其租税。夏四月己巳，徙冀、定、幽三州徙何于京师。五月壬子，东巡至濡源，及甘松。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帅师袭冯跋，遂至龙城，徙其居人万余家而还。秋七月戊午，车驾至京师。八月，雁门、河内大雨水，复其租税。冬十月戊辰，筑宫于西苑。十一月，赫连屈丐克长安。十二月，晋安帝殂。

四年春正月壬辰朔，车驾临河，大蒐于犊渚。癸卯，还宫。三月，赫连屈丐僭即皇帝位。癸丑，筑宫于蓬台北。夏四月庚辰，享东庙，远蕃助祭者数百国。辛巳，南巡，幸雁门，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。五月庚寅朔，观渔于滹沱水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秋八月辛未，东巡，遣使祠恆岳。甲申，车驾还宫，赐所过无出今年田租。九月甲寅，筑宫于白登山。冬十一月丁亥朔，日有蚀之。十二月癸亥，西巡，至云中，逾白道，北猎野马于辱孤山。至于黄河，从君子津西度，大狩于薛林山。

五年春正月丙戌朔，自薛林东还。至屋窋城，飧劳将士，大酺二日，班禽以赐之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三月丙戌，南阳王意文薨。夏四月丙寅，起堦南宫。五月乙酉，诏曰：“宣武皇帝体得一之玄远，应自然之冲妙，大行大名，未尽盛美。今后纬图，始睹尊号，其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，以章灵命之先后，圣德之玄同。”庚戌，淮南侯司马国璠、池阳侯司马道赐等谋反，伏诛。六月丙寅，幸翳挟山。是月，晋恭帝禅位于宋。秋七月丁酉，西至五原。丁未，幸云中大室，赐从者大酺。八月癸亥，车驾还宫。闰月甲午，阴平王烈薨。是岁，西凉亡。

六年春二月己亥，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匹、大牛一头。三月甲子，阳平王熙薨。乙亥，制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匹。发京师六千余人筑苑，起自旧苑，东苞白登，周回四十余里。夏六月乙酉，北巡，至于蟠羊山。秋七月乙卯，车驾还宫。癸酉，西巡。猎于祚山，亲射猛兽，获之。遂至于河。八月庚子，大獮于犊渚。九月庚戌，车驾还宫。壬申，宋人来聘。冬十月己亥，行幸代。十二月丙申，西巡于云中。

七年春正月甲辰朔，自云中西幸屋窋城，赐从者大酺三日。二月丙戌，车驾还宫。三月乙丑，河南王曜薨。夏四月甲戌，封皇子焘为太平王，拜相国，加大将军；丕为乐平王，加车骑大将军；弥为安定王，加卫大将军；范为乐安王，加中军大将军；健为永昌王，加抚军大将军；崇为建宁王，加辅国大将军；俊为新兴王，加镇军大将军；献怀长公主子嵇敬为长乐王，拜大司马、大将军。初，帝服寒食散，频年发动，不堪万机，五月，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，临朝听政。是月，宋武帝殂。秋九月，诏司空奚斤等帅师伐宋。乙巳，幸堦南宫，遂如广宁。己酉，诏皇太子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，车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。辛亥，筑平城外郭，周回三十二里。辛酉，幸峽山，遣使

者祠黄帝、唐尧庙。因东幸幽州，见耆年，问其所苦，赐以爵号。分遣使者巡行州郡，观察风俗。冬十月甲戌，车驾还宫，复所过田租之半。奚斤等济河，攻滑台不拔，求济师，帝怒不许。议亲南征，为其声援。壬辰，南巡，出自天门关，逾恆岭，四方蕃附大人各帅所部从者五万余人。十一月，皇太子亲统六军镇塞上，安定王弥与北新公安同居守。丙午，曲赦司州殊死以下。丙辰，次于中山，问人疾苦。十二月丙戌，行幸冀州，存问人俗。遣寿光侯叔孙达等率众自平原东度，徇下青、兖诸郡。

八年春正月丙辰，行幸鄴，存问人俗。司空奚斤既平兖、豫，还围武牢，宋守将毛德祖距守不下。蠕蠕犯塞。二月戊辰，筑长城于长川之南，起自赤城，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余里，备置戍卫。三月乙卯，济自灵昌。夏四月丁卯，幸成皋，观武牢。而城内乏水，县绠汲河。帝令连舰，上施辘轳，绝其汲路；又穿地道，以夺其井。丁丑，幸洛阳，观石经。闰月丁未，还幸河内，北登太行，幸高都。己未，武牢溃。士众大疫，死者十二三。辛酉，幸晋阳，班赐王公以下至于厮役。五月丙寅，还次雁门，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。庚寅，车驾至自南巡。六月己亥，太尉、宜都公穆观薨。丙辰，北巡，至参合陂。秋七月，幸三会屋侯泉，诏皇太子率百官以从。八月，幸马邑，观于堽堽源。九月乙亥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癸卯，广西宫，起外墙，周回二十里。是岁饥，诏所在开仓振给。十一月己巳，帝崩于西宫，时年三十二。遗诏以司空奚斤所获军实赐大臣自司徒长孙嵩以下，至于士卒各有差。十二月庚子，上谥曰明元皇帝，葬于云中金陵，庙称太宗。

帝兼资文武，礼爱儒生，好览史传，以刘向所撰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，乃撰《新集》三十篇，采诸经

史，该洽古义云。

论曰：自古帝王之兴，诚有天命，亦赖累功积德，方契灵心。有魏奄宅幽方，代为君长。神元生自天女，桓、穆勤于晋室，冥符人事，夫岂徒然！

昭成以雄杰之姿，苞君人之量，征伐四克，威被遐荒。乃改都立号，恢隆大业，终百六十载，光宅区中，其原固有由矣。

道武显晦安危之中，屈申潜跃之际。驱率遗黎，奋其灵武。克翦方难，遂后中原。垂拱人神，显登皇极。虽冠履不暇，栖遑外土，而制作经谟，咸出长久，所谓大人利见，百姓与能，抑不世之神武也。而屯厄有期，祸生非虑，将人事不足，岂天实为之乎？

明元承运之初，属廓定之始，于时狼顾鸱峙，犹有窥觐。已加以天赐之末，内难尤甚。帝孝心睿略，权正兼运，纂业固基，内和外抚，终能周、郑款服，声教南被，祖功宗德，其义良已远矣！

## 卷第二

### 魏本纪第二

世祖太武皇帝讳焘，明元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杜贵嫔。天赐五年，生于东宫。体貌瑰异，道武奇之，曰：“成吾业者必此儿也。”泰常七年四月，封太平王。五月，立为皇太子。及明元帝疾，命帝总摄百揆。帝聪明大度，意豁如也。

八年十一月己巳，明元帝崩，壬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，追尊皇妣为密皇太后。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；司空奚斤为宜城王；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。其余普增爵位各有差。于是除禁锢，释嫌疑，开仓库，振穷乏。河南流人相率内属者甚众。

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，安定王弥薨。夏四月甲辰，东巡，幸大宁。六月，宋徐羨之弑其主义符。秋七月，车驾还宫。八月，蠕蠕六万骑入云中，杀略人吏，攻陷盛乐。帝帅轻骑讨之，虏乃退走。九月，大简輿徒于东郊，将北讨。冬十二月，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，车骑次祚山，蠕蠕北遁，诸军追之，大获而还。

二年春正月己卯，车驾至自北伐。三月丙辰，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。丁巳，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，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，宜城王奚斤为司空。庚申，营故东宫为万寿宫，起永安、安乐二殿、临望观、九华堂。初造新字千余。夏四月诏龙骧将军步堆使宋。五月，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。秋八月，



赫连屈丐死。九月，永安、安乐二殿成，丁卯，大飨以落之。冬十月癸卯，车驾北伐，东西五道并出。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寇，蠕蠕北走。

三年春正月壬申，车驾至自北伐。乞伏炽盘遣使朝贡，请讨赫连昌。二月，起太学于城东，祀孔子，以颜回配。夏五月辛卯，进中山公纂爵为王，复南安公素先爵常山王。六月，幸云中旧宫，谒陵庙，西至五原，田于阴山，东至和兜山。秋七月，筑马射台于长川，帝亲登台走马。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，赐金锦缯絮各有差。八月，车驾还宫。宋人来聘。帝以赫连屈丐死，诸子相攻，冬十月丁巳，车驾西伐，幸云中，临君子津。会天暴寒，数日冰合。十一月戊寅，率轻骑袭赫连昌。壬午，徙万余家而还。至祚山，班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。十二月，诏奚斤西据长安。秦、陇氐羌皆叛昌诣斤降。武都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使使内附。

四年春正月乙酉，车驾至自西伐，赐留台文武各有差。从人在道多死，到者裁十六七。己亥，行幸幽州。赫连昌遣其弟定向长安。帝闻之，遣就阴山伐木造攻具。二月，车驾还宫。三月丙午，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。丁丑，广平王连薨。夏四月丁未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使于宋。五月，车驾西讨赫连昌，次拔邻山。筑城舍辎重，以轻骑三万先行。戊戌，至黑水。帝亲祈天，告祖宗之灵而誓众。六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大破赫连昌，昌奔上邽。乙巳，车驾入城，虏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宫人万数，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。辛酉，班师。留常山王素、执金吾桓贷镇统万。秋七月己卯，筑坛于祚岭，戏马驰射，赐中者金帛缯絮各有差。蠕蠕寇云中，闻破赫连昌，惧而逃。八月壬子，车驾至自西伐，饮至策勋，告宗庙，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。冬十一月，以氐王杨玄为假征南

大将军、都督、梁州刺史、南秦王。十二月，行幸中山，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。癸卯，车驾还宫，复所过田租之半。

神䴥元年春正月，以天下守令多非法，精选忠良悉代之。辛未，京兆王黎薨。二月，改元。司空奚斤进军安定。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，禽昌。其余众立昌弟定为主，走还平凉。三月辛巳，侍中古弼送赫连昌至于京师。司空奚斤追赫连定于平凉马鬣岭，为定所禽。将军丘堆先在安定，闻斤败，东走长安。帝大怒，诏颉令斩之。夏四月，赫连定遣使朝贡。壬子，西巡。戊午，田于河西，大赦。南秦王杨玄遣使朝贡。五月，乞伏炽盘死。秋八月，东幸广宁，临观温泉。以太牢祭黄帝、尧、舜庙。九月，车驾还宫。冬十一月乙未朔，日有蚀之。是月，行幸河西，大校猎。十二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

二年夏四月，宋人来聘。庚寅，车驾北伐。五月丁未，次于沙漠，舍辎重，轻骑兼冀马至栗水。蠕蠕震怖，焚庐舍，绝迹西走。冬十月，振旅凯旋于京师，告于宗庙。列置新人于漠南，东至濡源，西暨五原、阴山，竟三千里。十一月，西巡，田于河西，至祚山而还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车驾还宫。壬寅，大赦。癸卯，行幸广宁，临温泉，作《温泉歌》。二月丁卯，司徒、平阳王长孙翰薨。戊辰，车驾还宫。三月壬寅，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。夏四月甲子，行幸云中。敕勒万余落叛走，诏尚书封铁追灭之。五月戊午，讨论敕勒功，大明赏罚。秋七月己亥，诏诸征镇将军、王公杖节边远者，听开府辟召，其次增置吏员。庚子，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、定、相三州诸军事、行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，镇鄯，为诸军节度。八月，宋将到彦之自清水入河，溯流西行。丙寅，彦之遣将度河攻治坂，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击破之。九月癸卯，立密皇太后庙于鄯。甲辰，行幸

统万，遂征平凉。是月，冯跋死。冬十月乙卯，冠军将军安颀济河攻洛阳，丙子，拔之。辛巳，安颀平武牢。十一月乙酉，车驾至平凉。己亥，行幸安定。庚子，帝自安西还临平凉，遂掘堑围守之。行幸纽城，安慰初附，赦秦、陇之人，赐复七年。辛丑，安颀帅诸军攻滑台。沮渠蒙逊遣使朝贡。壬寅，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杨王。十二月丁卯，赫连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缚出降，平凉，收其珍宝。定长安、临晋、武功守将皆奔走，关中南平。壬申，车驾还东，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。

四年春正月壬午，车驾次木根山，大飧群臣。丙申，宋将檀道济、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。丹杨王叔孙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，道济等不敢进。是月，赫连定灭乞伏慕末。二月辛酉，安颀、司马楚之平滑台。癸酉，车驾还宫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，赐留台百官各有差。战士赐复十年。定州人饥，诏开仓以振之。宋将檀道济、王仲德东走。三月庚戌，冠军将军安颀献宋俘万余人，甲兵三万。夏六月，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，为吐谷浑慕璆所执。闰月乙未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诏散骑侍郎周绍使于宋。秋七月己酉，行幸河西。起承华宫。八月乙酉，沮渠蒙逊遣子安周入侍。吐谷浑慕璆遣使奉表，请送赫连定。己丑，以慕璆为大将军，封西秦王。九月癸丑，车驾还宫。庚申，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，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癸亥，诏兼太常李顺持节拜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、加侍中、都督凉州持节及西域羌戎诸军事、行征西大将军、太傅、凉州牧、凉王。壬申，诏曰：“范阳卢玄、博陵崔绰、赵郡李灵、河间邢颖、勃海高允、广平游雅、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，冠冕州邦，有羽仪之用。《易》曰：‘我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’如玄之比，隐迹衡门，不曜名誉者，尽敕州郡以礼发遣。”遂征玄等。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，皆差次

叙用。冬十月戊寅，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。行幸漠南。十一月丙辰，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兽数百万诣行在所。帝因而大狩，以赐从者，勒石漠南，以记功德。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为公。十二月，车驾还宫。

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，尊保太后为皇太后，立皇后赫连氏，以皇子晃为皇太子，谒于太庙，大赦改元。三月丁未，追赠夫人贺氏为皇后。壬申，西秦王吐谷浑慕璿送赫连定于京师。夏五月，宋人来聘。六月庚寅，车驾伐和龙。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，以备蠕蠕。辛卯，诏兼散骑常侍邓颖使于宋。秋七月己巳，车驾至和龙，穿堑以守之。是月，筑东宫。九月乙卯，车驾西还。徙营丘、成周、辽东、乐浪、带方、玄菟六郡人三万家于幽州，开仓以振之。冬十月，吐谷浑慕璿遣使朝贡。十一月己巳，车驾至自和龙。十二月己丑，冯弘子长乐公崇及其母弟朗、朗弟邈以辽西内属。先是，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，诏以礼申喻，任其进退。

二年春二月庚午，诏兼鸿胪卿李继持节假冯崇车骑大将军、辽西王，承制，听置尚书已下。壬午，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宋。夏四月，沮渠蒙逊死，以其子牧犍为车骑将军，改封西河王。六月，遣永昌王健、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。辛巳，诏乐安王范发秦、雍兵一万筑小城于长安城内。秋八月，辽西王冯崇上表求说降其父，帝不听。九月，宋人来聘，并献驯象一。戊午，诏兼大鸿胪卿崔暕持节拜征虏将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南秦王。冬十二月己巳，大赦天下。辛未，幸阴山北。诏兼散骑常侍卢玄使于宋。

三年春正月乙未，车驾次于女水，大飧群臣。戊戌，冯弘遣使求和，帝不许。丙辰，南秦王杨难当克汉中，送雍州流人七千家于长安。二月戊寅，诏以频年屡征，有事西北，运输之

役，百姓勤劳，令郡县括贫富以为三级，富者租赋如常，中者复二年，下穷者复三年。辛卯，车驾还宫。三月甲寅，行幸河西。闰月甲戌，秦王赫连昌叛走。丙子，河西候将格杀之。验其谋反，群弟皆伏诛。己卯，车驾还宫。进彭城公粟爵为王。秋七月辛巳，东宫成，备置屯卫，三分西宫之一，壬午，行幸美稷，遂至隰城。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河西。九月戊子，克之。斩白龙及其将帅，屠其城。冬十一月，车驾还宫。十二月甲辰，行幸云中。

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，日有蚀之。壬午，降死罪刑已下各一等。癸未，出道武、明元宫人，令得嫁。甲申，大赦改元。二月庚子，蠕蠕、焉耆、车师各遣使朝贡。诏长安及平凉人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，听还乡里。丁未，车驾还宫。夏五月庚申，进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，宜城公奚斤为恆农王，广陵公娄伏连为广陵王。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。甲戌，行幸云中。六月甲午，诏曰：“去春小旱，东作不茂，忧勤克己，祈请灵祐。岂朕精诚有感，何报应之速。云雨震洒，流泽沾渥。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，既而亡去，莫知所在。印有三字，为龙鸟之形，要妙奇巧，不类人迹，文曰‘旱疫平’。推寻其理，盖神灵之报应也。比者以来，祯瑞仍臻，甘露流液，降于殿内；嘉瓜合蒂，生于中山；野木连理，殖于魏郡；在先后载诞之乡，白燕集于盛乐旧都，玄鸟随之，盖有千数；嘉禾频岁合秀于恆农；白兔并见于勃海，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。天降嘉贶，将何德以酬之？其令天下大酺五日，礼报百神，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，上答天意。”丙午，高丽、鄯善国并遣使朝贡。秋七月，田于柁阳。己卯，乐平王丕等五将东伐，至和龙，徙男女六千口而还。八月丙戌，行幸河西。粟特国遣使朝贡。九月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癸卯，

尚书左仆射安原谋反，伏诛。甲辰，行幸定州，次于新城宫。十一月己巳，校猎于广川。丙子，行幸鄴，祀密太后庙。诸所过亲问高年，褒礼贤俊。十二月癸卯，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，车驾还宫。二月戊子，冯弘遣使朝贡，求送侍子，帝不许。壬辰，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、东夷诸国，诏喻之。三月丙辰，宋人来聘。辛未，遣平东将军娥清、安西将军古弼讨冯弘。弘求救于高丽，高丽遣其大将葛蔓卢迎之。夏四月甲寅，皇子小兒、苗兒并薨。五月乙卯，冯弘奔高丽。戊午，诏散骑常侍封拔使高丽，征送冯弘。丁卯，行幸河西。赫连定之西也，杨难当窃据上邽，秋七月庚戌，命乐平王丕等讨之。诏散骑常侍游雅使于宋。八月丁亥，遣使六辈使西域。帝校猎于河西，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。甲辰，高车国遣使朝贡。九月庚戌，乐平王丕等至，略阳公难当奉诏摄上邽守。高丽不送冯弘，帝将伐之，纳乐平王丕计而止。冬十一月己酉，幸柁阳。驱野马于云中，置野马苑。闰月壬子，车驾还宫。乙丑，改封颍川王提为武昌王。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。是岁，吐谷浑慕瓌死。

三年春正月癸未，中山王纂薨。戊子，太尉、北平王长孙嵩薨。乙巳，丹杨王叔孙建薨。二月乙卯，行幸幽州，存恤孤老，问人疾苦。还幸上谷，遂至代，所过复田租之半。三月己卯，车驾还宫。丁酉，宋人来聘。夏五月己丑，诏天下吏人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。丙申，行幸云中。秋七月戊子，使永昌王健、上党王长孙道生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，灭之。八月甲辰，行幸河西。九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丁酉，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瓌弟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。冬十月癸卯，行幸云中。十一月壬申，车驾还宫。是岁，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，高丽、契丹、龟兹、悦般、焉耆、车师、粟特、

疏勒、乌孙、渴盘陁、鄯善、破洛那、者舌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三月庚辰，鄯善王弟素延耆来朝。癸未，罢沙门年五十以下。江阳王根薨。是月，高丽杀冯弘。夏五月戊寅，赦。秋七月壬申，车驾北伐。冬十一月丁卯朔，日有蚀之。十二月，车驾至自北伐。上洛巴、泉葷等相帅内附。诏兼散骑常侍高雅使于宋。

五年春正月庚寅，行幸定州。三月辛未，车驾还宫。庚寅，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镇上邽。夏五月癸未，遮逸国献汗血马。六月甲辰，车驾西讨沮渠牧犍。侍中、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，大将军长乐王嵇敬、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，以备蠕蠕。秋七月己巳，车驾至上都属国城，大飧群臣，讲武马射。壬午，留輜重，分部诸军。八月丙申，车驾至姑臧，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。乃分军围之。九月丙戌，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，帝解其缚，待以藩臣之礼。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，仓库珍宝不可称计。进张掖公秃发保周爵为王，与龙骧将军穆羆、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。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太守无讳，后奔晋昌；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。戊子，蠕蠕犯塞，遂至七介山，京都大骇。皇太子命上党王长孙道生等拒之。冬十月辛酉，车驾还宫。徙凉州人三万余家于京师。留乐平王丕、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。癸亥，遣张掖王秃发保周喻诸部鲜卑，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。十一月乙巳，宋人来聘，并献驯象一。十二月壬午，车驾至自西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杨难当寇上邽，镇将元勿头讨走之。是岁，鄯善、龟兹、疏勒、焉耆、高丽、粟特、渴盘陁、破洛那、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，沮渠无讳国酒泉。辛亥，分遣侍臣巡行州郡，观察风俗，问人疾苦。二月己巳，诏假通直常侍邢颖使于宋。发长安人五千浚昆明池。三月，酒泉陷。夏四

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庚辰，沮渠无讳寇张掖。秃发保周屯删丹。六月丁丑，皇孙浚生，大赦改元。秋七月，行幸阴山。己丑，永昌王健大破秃发保周，走之。丙申，保太后窦氏崩于行宫。癸丑，保周自杀，传首京师。八月甲申，沮渠无讳降。九月壬寅，车驾还宫。是岁，州镇十五饥，诏开仓振恤之。以河南主曜子羯儿为河间王，后改封略阳王。

二年春正月癸卯，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三月辛卯，葬惠太后于崱山。庚戌，新兴王俊、略阳王羯儿有罪，黜为公。辛亥，封蠕蠕郁久闾乞归为朔方王，沮渠万年为张掖王。夏四月丁巳，宋人来聘。秋八月辛亥，诏散骑侍郎张伟使于宋。九月戊戌，永昌王健薨。冬十一月庚子，镇南大将军奚眷平酒泉。十二月丙子，宋人来聘。

三年春正月甲申，帝至道坛，亲受符篆，备法驾，旗帜尽青。三月壬寅，北平王长孙颓有罪，削爵为侯。夏四月，酒泉王沮渠无讳走渡流沙，据鄯善。凉武昭王孙李宝据敦煌，遣使内附。五月，行幸阴山北。六月丙戌，杨难当朝于行宫。先是，起殿于阴山北，殿成而难当至，因曰广德焉。秋八月甲戌晦，日有蚀之。冬十月己卯，封皇子伏罗为晋王，翰为秦王，谭为燕王，建为楚王，余为吴王。十二月辛巳，太保、襄城公卢鲁元薨。丁酉，车驾还宫，李宝遣使朝贡，以宝为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沙州牧、敦煌公。

四年春正月庚午，行幸中山。二月丙子，次于恆山之阳，诏有司刊石勒铭。是月，克仇池。三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夏四月，武都王杨保宗谋反，诸将禽送京师。氐、羌复推保宗弟文德为主，围仇池。六月庚寅，诏复人赏赋三年，其田租岁输如常，牧守不得妄有征发。癸巳，大阅于西郊。九月辛丑，行幸



漠南。甲辰，舍輜重，以轻骑袭蠕蠕，分军为四道。冬十一月甲子，车驾还至朔方。诏曰：“夫阴阳有往复，四时有代谢，授子任贤，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。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，总统百揆。诸功臣勤劳日久，皆当以爵归第，随时朝请，飧宴朕前，论道陈谏而已，不宜复烦以剧职。更举贤俊，以备百官，明为科制，以称朕心。”十二月辛卯，车驾至自北伐。

五年春正月壬寅，皇太子始总百揆。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、司徒东都公崔浩、侍中广平公张黎、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。诸上书者皆称臣，上疏仪与表同。戊申，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，私养沙门、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，限今年二月十五日。过期不出，巫、沙门身死，主人门诛。庚戌，诏自三公已下至于卿士，其子息皆诣太学，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，不听私立学校，违者师身死，主人门诛。二月辛未，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后期，斩于都南。癸酉，乐平王丕薨。庚辰，行幸庐。三月戊辰，大会于那南。遣使者四辈使西域。甲辰，车驾还宫。夏四月乙亥，太宰、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。五月丁酉，行幸阴山北。六月，西平王吐谷浑慕利延杀其兄子纬代，立纬弟，叱力延等来奔，乞师。以叱力延为归义王。秋八月乙丑，田于河西。壬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高济使于宋。九月，帝自河西至于马邑，观于崞川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丁未，行幸漠南。冬十月癸未，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。慕利延走奔白兰，其部一万三千内附。十一月，宋人来聘。十二月丙戌，车驾还宫。

六年春正月辛亥，行幸定州，引见长老，存问之。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惜使于宋。二月，遂西幸上党，观连理树于玄氏。至吐京，讨徙叛胡，出配郡县。三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，以经义量决。夏六月戊子朔，日有蚀之。壬辰，

北巡。秋八月壬辰，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以轻骑至鄯善，执其王真达，与诣京师。帝大悦，厚待之。车驾幸阴山北，次于广德宫。诏发天下兵，三取一，各当戒严，以须后命。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。令人北徙畜牧至广漠，以饵蠕蠕。壬寅，征西大将军、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。军到蔓头城，慕利延驱其部落西度流沙，那急追，故西秦王莫璜世子被囊逆军拒战，那击破之。中山公杜丰追度三危，至雪山，禽被囊及慕利延兄子什归、炽盘子成龙，送于京师。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。九月，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。冬十一月，高凉王那振旅还京师。庚申，辽东王奚漏头薨。河东蜀薛永宗聚党入汾曲。西通盖吴，受其位号。盖吴自号天台王，署百官。辛未，车驾还宫。选六州兵勇猛者，使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，南略淮、泗以北。徙青、徐之人以实河北。癸未，西巡。

七年春正月戊辰，车驾次东雍，禽薛永宗，斩之。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。辛未，南幸汾阴。盖吴退走北地。二月丙戌，幸长安，存问父老。丁亥，幸昆明池，遂田于岐山之阳。所过诛与盖吴通谋反害守将者。三月，诏诸州坑沙门，毁诸佛像，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。夏四月甲申，车驾至自长安。戊子，毁鄴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其一刻其旁曰“魏所受汉传国玺”。五月，盖吴复聚杏城，自号秦地王。丙戌，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，起上谷，西至于河，广袤皆千里。六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秋八月，盖吴为其下人所杀，传首京师。复略阳公羯儿王爵。

八年春正月癸未，行幸中山。三月，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，伏诛。夏五月，车驾还宫。六月，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将坐盗没军资，所在虏掠，赃各千万计，并斩之。秋八月，乐安

王范薨。冬十一月，侍中、中书监、宜都王穆寿薨。十二月，晋王伏罗薨。

九年春正月，宋人来聘。二月癸卯，行幸定州。山东人饥，诏开仓振之。罢塞围作。遂西幸上党。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，又斩其凤凰山南足以断之。三月，车驾还宫。夏五月甲戌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征西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鄯善王，镇鄯善，赋役其人，比之郡县。六月辛酉，行幸广德宫。丁卯，悦般国遣使求与王师俱讨蠕蠕。帝许之。秋八月，诏中外诸军戒严。九月乙酉，练兵于西郊。丙戌，幸阴山。是月，成周公万度归千里驿上：大破焉耆国，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。冬十月辛丑，恆农王奚斤薨。癸卯，以婚姻奢靡，丧葬过度，诏有司更为科限。癸亥，大赦。十二月，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。皇太子朝于行宫。遂从北讨。至受降城，不见蠕蠕，因积粮城内，留守而还。北平王长孙敦坐事降爵为公。

十年春正月戊辰朔，帝在漠南，大飧百寮。甲戌，蠕蠕吐贺真惧，远遁。三月，薨于河西。庚寅，车驾还宫。夏四月丙申朔，日有蚀之。九月，阅武于磧上，遂北伐。冬十月庚子，皇太子及群官奉迎于行宫。十二月戊申，车驾至自北伐。己酉，以平昌公托真为中山王。

十一年春正月乙丑，行幸洛阳。所过郡国，皆亲对高年，存恤孤寡。二月甲午，大薨于梁山。皇子真薨。是月，大修宫室，皇太子居于北宫。车驾遂征悬瓠。夏四月癸卯，车驾还宫，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。六月己亥，诛司徒崔浩。辛丑，北巡阴山。秋七月，宋将王玄谟攻滑台。八月癸亥，田于河田。癸未，练兵于西郊。九月辛卯，车驾南伐。癸巳，皇太子北伐，屯于漠南。吴王余留守京都。庚子，曲赦定、冀、相三州死罪已下。冬十月乙丑，车驾济河，玄谟弃军而走，乃

命诸将分道并进。车驾自中道。十一月辛卯，至邹山。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。是月，颍盾国献师子一。十二月丁卯，车驾至淮。诏刈藿苇作筏数万而济，淮南皆降。癸未，车驾临江，起行宫于瓜步山。诸军同日皆临江，所过城邑，莫不望尘奔溃，其降附者不可胜数。甲申，宋文帝使献百牢，贡其方物，又请进女于皇孙，以求和好。帝以师婚非礼，许和而不许婚，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。帝诏皇孙为书，致马通问焉。

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，大会郡臣于江上，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。丁亥，车驾北旋。二月癸未，次于鲁口。皇太子朝于行宫。三月己亥，车驾至自南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，以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，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。夏五月壬寅，大赦。六月壬戌，改元。车师国王遣子入侍。诏以刑纲太密，犯者更众，命有司其案律令，务求厥中，自余有不便于人者，依比增损。诏太子少傅游雅、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。略阳王羯儿、高凉王那有罪赐死。戊辰，皇太子薨。壬申，葬景穆太子于金陵。秋七月丁亥，行幸阴山。省诸曹吏员三分之一。九月癸巳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庚申，行幸阴山。宋人来聘。诏殿中将军郎法祐使于宋。己巳，司空、上党王长孙道生薨。十二月丁丑，车驾还宫。封皇孙浚为高阳王，寻以皇孙世嫡，不宜在藩，乃止。改封秦王翰为东平王，燕王谭为临淮王，楚王建为广阳王，吴王余为南安王。

二年春正月庚辰朔，南来降人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，州军讨平之。冀州刺史、张掖王沮渠万年与降人通谋，赐死。三月甲寅，中常侍宗爱构逆，帝崩于永安宫，时年四十五。秘不发丧。爱又矫皇后令，杀东平王翰，迎周安王余立。大赦，改元为永平。尊谥曰太武皇帝，葬于云中金陵，庙号世祖。帝生不逮密太后，及有所识，言则悲恻，哀感傍人，明元闻而嘉叹。

及明元不豫，衣不释带。性清俭率素，服御饮膳，取给而已，不好珍丽，食不二味。所幸昭仪、贵人，衣无兼彩。群臣白帝，更峻京邑城隍以从《周易》设险之义，又陈萧何壮丽之说。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在德不在险。屈丐蒸土筑城，而朕灭之，岂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须人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为。萧何之对，非雅言也。”每以财者军国之本，无所轻费。至于赏赐，皆是勋绩之家，亲戚爱宠，未尝横有所及。临敌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间。左右死伤者相继，而帝神色自若。是以人思效命，所向无前。命将出师，指授节度，从命者无不制胜，违爽者率多败失。性又知人。拔士于卒伍之中，唯其才效所长。不论本末，兼甚严断，明于刑赏。功者赏不遗贱，罪者刑不避亲，虽宠爱之，终不亏法。常曰：“法者，朕与天下共之，何敢轻也。”故大臣犯法，无所宽假。雅长听察，瞬息之间，下无以措其奸隐。然果于诛戮，后多悔之。司徒崔浩死后，帝北伐，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，传者以为卒，帝闻而悼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李宣城可惜。”又曰：“朕向失言，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哀。”褒贬雅意，皆此类也。

景穆皇帝讳晃，太武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贺夫人。延和元年正月丙午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五岁。明慧强识，闻则不忘。及长，好读经史，皆通大义。太武甚奇之。及西征凉州，皇太子监国。初，太武之伐河西，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，不可行师。太子有疑色。及车驾至姑臧，乃诏太子曰：“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，合于城北，其大如河，泽草茂盛，可供大军数年。人之多言，亦可恶也。”太子谓宫臣曰：“为人臣不实若此，岂是忠乎！吾初闻有疑，但帝决行耳。几误人大事，言者复何面目见帝也。”

真君四年，从征蠕蠕，至鹿浑谷，与贼遇。虏惶怖扰乱。

太子言于太武曰：“宜速进击，掩其不备。”尚书令刘洁固谏，以为尘盛贼多，须军大集。太子曰：“此由贼恒扰，何有营上而有此尘？”太武疑之，遂不急击，蠕蠕远遁。既而获虏候骑，乃云不觉官军卒至，上下惶惧。北走经六七日，知无追者，乃徐行。帝深恨之。自是太子所言军国大事，多见纳用，遂知万机。及监国，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贸。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，于是垦田大增。

正平元年六月戊辰，薨于东宫，时年二十四。庚午，命持节兼太尉张黎、兼司空奚瑾奉策即柩谥景穆太子。文成即位，追尊为景穆皇帝，庙号恭宗。

高宗文成皇帝讳浚，景穆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闾氏。真君元年六月，生于东宫。帝少聪达，太武常置左右，号世嫡皇孙。年五岁，太武北巡，帝从在后，逢虏帅桎一奴，将加罚。帝谓曰：“奴今遭我，汝宜释之。”帅奉命解缚。太武闻之曰：“此儿虽小，欲以天子自处。”意奇之。及长，风格异常，每参决大政可否。

正平二年三月，中常侍宗爱弑逆，立南安王余。十月丙午朔，又贼余。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奉迎世嫡皇孙。

兴安元年冬十月戊申，皇帝即位于永安前殿。大赦，改元，正平二年为兴安。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以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、仪同三司。十一月丙子，二人争权，并赐死。癸未，广阳王建、临淮王谭薨。甲申，皇妣闾氏薨。进平南将军、宋子侯周怵爵为乐陵王，南部尚书、常安子陆丽为平原王，文武各加位一等。壬寅，追尊皇考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，妣闾氏为恭皇后，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。十二月戊申，祔葬恭皇后于金陵。乙卯，初复佛法。丁巳，以乐陵王周怵为太尉，平原王陆丽为司徒，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。

保达、沙猎等国各遣使朝贡。戊寅，进建业公陆侯爵为东平王，进广平公杜遣爵为王。癸亥，诏以营州蝗，开仓振恤。甲子，太尉、乐陵王周怵有罪赐死。进濮阳公閆若文爵为王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，进司空杜元宝爵为京兆王。广平王杜遗薨。进尚书仆射、东安公刘尼爵为王。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。癸未，诏与百姓杂调十五。丙戌，进尚书、西平公源贺爵为王。二月己未，司空、京兆王杜元宝谋反，伏诛。建宁王崇、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，各赐死。乙丑，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泉池。是月，宋太子劭杀文帝。三月，尊保太后为皇太后。进安丰公閆武皮爵为河间王。夏五月，宋孝武帝杀太子劭而自立。闰月乙亥，太皇太后赫连氏崩。秋七月辛亥，行幸阴山。濮阳王閆若文、永昌王仁谋反。乙卯，仁赐死，若文伏诛。己巳，车驾还宫。是月，筑马射台于南郊。八月戊戌，诏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风雨顺序，边方无事，众瑞兼呈。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，其文曰‘子孙长寿’。群公卿士咸曰休哉，岂朕一人，克臻斯应，实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。思与兆庶，共兹嘉庆。其令百姓大酺三日，降殊死已下囚。”九月壬子，阅武于南郊。冬十一月辛酉，行幸信都、中山，观察风俗。十二月甲午，车驾还宫。复北平公长孙敦王爵。是岁，疏勒、渴盘陀、库莫奚、契丹、鬬宾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，以侍中、河南公伊瑒为司空。二月甲午，帝至道坛，登受图箓。礼华，曲赦京师。夏六月，行幸阴山。秋七月丙申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子，皇子弘生。辛丑，大赦改元。八月甲戌，赵王深薨。乙亥，车驾还宫。乙丑，皇叔武头、龙头薨。九月，库莫奚国献名马，有一角，状如麟。闭都门，大索三日，获奸人亡命数百人。冬十一月戊戌，行幸中山，遂幸信都。十二月丙子，还幸灵丘，至温泉宫。庚辰，车

驾还宫。出于、叱万单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，奉太武、景穆神主于太庙。乐平王拔有罪，赐死。二月癸未，武昌王提薨。三月己亥，以太武、景穆神主入太庙，改元，曲赦京师死囚已下。夏六月壬戌，诏名皇子弘，曲赦。癸酉，诏尚书穆真等二十人巡行州郡，观察风俗，大明赏罚。冬十月庚午，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，进爵为王。是岁，遮逸、波斯、疏勒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立皇后冯氏。二月丁巳，立皇子弘为皇太子，大赦。夏六月，羽林中郎于判、元提等谋逆，诛。秋八月，田于河西。平西将军、渔阳公尉眷北击伊吾，克其城，大获而还。九月辛巳，进河东公闾毗、零陵公闾纥爵，并为王。冬十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甲午，曲赦京师。十一月，改封西平王源贺陇西王。嚧哒、普岚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，征渔阳公尉眷拜太尉，进爵为王，录尚书事。夏五月，封皇弟新成为阳平王。六月癸卯，行幸阴山。秋八月，田于阴山之北。己亥，还宫。冬十月，将东巡，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。十二月，州镇五蝗，百姓饥，使开仓振给之。是岁，粟特、于阗等五十余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丙午朔，初设酒禁。乙卯，行幸广宁温泉宫，遂东巡。庚午，至辽西黄山宫。游宴数日，亲对高年，劳问疾苦。二月丙子，登碣石山，观沧海，大飧群臣于山上，班赏进爵各有差。改碣石山为乐游山，筑坛记行于海滨。戊寅，南幸信都，田于广川。三月丁未，观马射于中山。所过郡国赐复一年。丙辰，车驾还宫。起太华殿。乙丑，东平王陆俟薨。夏五月壬戌，诏曰：“比年以来，杂调减省，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。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，贪秽过度，谁使之然？自今常调不充，人不安业，宰人之徒，加以死罪。”六月丙申，田于松山。秋



七月庚午，行幸河西。九月丁巳，还宫。辛亥，太华殿成。丙寅，飡群臣，大赦。冬十月甲戌，北巡，至阴山。有故冢毁废，诏曰：“昔姬文葬枯骨，天下归仁。自今有穿坟垆者，斩之。”辛卯，次于车轮山，累石记行。十一月，车驾渡漠，蠕蠕绝迹远遁。十二月，中山王托真薨。

五年春二月己酉，司空、河南公伊瑋薨。三月庚寅，曲赦京师死罪已下。夏四月己巳，封皇弟子推为京兆王。五月，居常国遣使朝贡。六月戊申，行幸阴山。秋八月庚戌，遂幸云中。壬戌，还宫。九月戊辰，仪同三司、敦煌公李宝薨。冬十二月戊申，诏以六镇、云中、高平、二雍、秦州遍遇灾旱，年谷不收，开仓廩振乏。有徙流者，喻还桑梓。

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，大赦改元。庚午，诏散骑侍郎冯阐使于宋。夏四月戊戌，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。五月癸酉，葬昭太后于广宁鸣鸡山。六月甲午，诏征西大将军、阳平王新城等讨吐谷浑什寅。崔浩之诛也，史官遂废，至是复置。秋七月，西征诸军至西平，什寅走保南山。九月庚申朔，日有蚀之。是月，诸军济河，追什寅。遇瘴气，多病疫，乃引还。庚午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，居常王献驯象三。十一月，诏散骑侍郎卢度世使于宋。

二年春正月乙酉，诏曰：“刺史牧人，为万里之表。自顷每因发调，逼人假贷，大商富贾，要射时利，上下通同，分以润屋。为政之弊，莫过于此，其一切禁绝。犯者，十疋以上皆死。布告天下，咸令知禁。”二月，行幸中山，遂幸信都。三月，宋人来聘。车驾所过，皆亲对高年，问疾苦。诏年八十，一子不从役。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，乃诏群臣仰射山峰，无能逾者。帝弯弧发矢，出三十余丈，过山南二百二十步。遂刊石勒铭。是月，发并、肆州五千余人修河西猎道。辛巳，车驾

还宫。夏四月乙未，河东王閼毗薨。五月癸未，诏南部尚书黄卢头、李敷业考课诸州。秋七月戊寅，封皇弟小新成为济阴王，天赐为汝阴王，万寿为乐良王，洛侯为广平王。八月，波斯国遣使朝贡。冬十月，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。广平王洛侯薨。

三年春正月壬午，以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。癸未，乐良王万寿薨。二月壬子朔，日有蚀之。癸酉，田于崞山，遂观渔于旋鸿池。三月甲申，宋人来聘。高丽、漵王、契啗、思厌、于师、疏勒、石那、悉居半、渴盘陀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夏六月庚申，行幸阴山。秋七月壬寅，幸河西。九月壬辰，常山王素薨。冬十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。十一月壬寅，车驾还宫。十二月乙卯，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，因大雉曜兵，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，以示威武。戊午，零陵王閼拔薨。

四年春三月乙未，赐京师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，以终其年。皇子胡仁薨，追封乐陵王。夏四月癸亥，上幸西苑，亲射猛兽三头。五月壬辰，侍中、渔阳王尉眷薨。壬寅，行幸阴山。秋七月壬午，诏曰：“朕每岁闲月，命群臣讲武。所幸之处，必立宫坛。糜费之功，劳损非一，宜仍旧费，何必改作也。”八月丙寅，遂田于河西。九月辛巳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，以定、相二州陨霜伤稼，免其田租。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。十二月辛丑，诏以丧葬嫁娶，大礼未备，命有司为之条格，使贵贱有章，上下咸序，著之于今。壬寅，诏曰：“婚姻者，人道之始。比者以来，贵族之门多不率法，或贪利财赂，或因缘私好，在于苟合，无所择选。尘秽清化，亏损人伦，将何以宣示典谟，垂之来裔。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，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，犯者加罪。”

五年春正月丁亥，封皇弟云为任城王。二月，诏以州镇十

四去岁虫水，开仓振恤。夏四月癸卯，进封顿丘公李峻为王。闰月戊子，帝以旱故，减膳责身。是夜，澍雨大降。五月，宋孝武帝殂。六月丁亥，行幸阴山。秋七月壬寅，行幸河西。九月辛丑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，琅邪侯司马楚之薨。十二月，南秦王杨难当薨。吐呼罗国遣使朝贡。

六年春正月丙申，大赦。二月丁丑，行幸楼烦宫。高丽、徙王、对曼等国各遣使朝贡。三月戊戌，相州刺史、西平郡王吐谷浑权薨。乙巳，车驾还宫。夏四月，破洛那国献汗血马，普岚国献宝剑。五月癸卯，帝崩于太华殿，时年二十六。六月丙寅，奉尊谥曰文成皇帝，庙号高宗。八月，葬云中之金陵。

显祖献文皇帝讳弘，文成皇帝之长子也，母曰李贵人。兴光元年七月生于阴山之北。太安二年二月，立为皇太子。

和平六年五月甲辰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、平阳公贾爱仁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。戊申，司徒公、平原王陆丽自汤泉入朝，又杀之。己酉，以浑为太尉公，以录尚书事、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公，以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公。六月，封繁阳侯李嶷为丹杨王，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。秋七月癸巳，以太尉乙浑为丞相，位居诸王上，事无大小皆决焉。九月庚子，曲赦京师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先朝以州牧亲人，宜置良佐，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，使前政选吏以待后人。然牧司举非其人，愆于典度。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，仰自举人望忠信，以为选官，不论前政，共相平置。若简任失所，以罔上论。”是月，宋义阳王刘昶自彭城来奔。冬十月，征阳平王新成、京兆王子推、济阴王小新成、汝阴王天赐、任城王云入朝。十一月，宋湘东王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。

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，大赦，改元。二月庚申，丞相、

太原王乙浑谋反，伏诛。乙亥，以侍中元孔雀为濮阳王，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。三月庚子，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公。辛丑，京宗文成皇帝神主祐于太庙。辛亥，帝幸道坛，亲受符箓。曲赦京师。秋九月己酉，初立乡学，郡置博士二人，助教二人，学生六十人。冬十二月，皇弟安平王薨。是岁，州镇十一旱，人饥，开仓振恤。

皇兴元年春正月癸巳，镇南大将军尉元大破宋将张永、沈攸之于吕梁东。宋人来聘。庚子，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，其司马段太阳斩之，传首京师。道符兄弟皆伏诛。闰月，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。二月，济阴王小新成薨。宋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，遏绝王使，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诸军往讨。三月甲寅，克之。秋八月丁酉，幸武州山石窟寺。戊申，皇子宏生。大赦，改元。九月己巳，进冯翊公李白为梁郡王。冬十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癸卯，田于那男池。濮阳王孔雀坐怠慢降为公。

二年春二月癸未，田于西山，亲射武豹。三月，慕容白曜进围东阳。戊午，宋人来聘。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丑，进南郡公李惠爵为王。五月乙卯，田于崢山，遂幸繁峙。辛酉，车驾还宫。六月庚辰，以河南避地，曲赦京师殊死已下。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。秋九月辛亥，封皇叔桢为南安王，长寿为城阳王，太洛为章武王，休为安定王。冬十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丑，田于冷泉。十一月，州镇二十七水旱，诏开仓振恤。十二月甲午，诏曰：“顷张永敢拒王威，暴骨原隰。天下之人一也，其永军残废之士，听还江南。露骸草莽者，敕州县收瘞之。”

三年春正月乙丑，东阳溃，虏沈文秀。戊辰，司空、平昌公和其奴薨。二月己卯，进上党公慕容白曜爵为济南王。夏四月壬辰，宋人来聘。丙申，名皇子宏，大赦。丁酉，田于崢山。

五月，徙青、齐人于京师。六月辛未，立皇子宏为皇太子。冬十月丁酉朔，日有蚀之。是月，太宰、顿丘王李峻薨。十一月，进襄城公韩颓爵为王。

四年春正月，州镇大饥，诏开仓振恤。二月，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公。诏征西大将军、上党王长孙观讨吐谷浑什寅。广阳王石侯薨。三月丙戌，诏天下人病者，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，所须药任医所量给之。夏四月辛丑，大赦。戊申，长孙观军至曼头山，大破什寅。五月，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。六月，宋人来聘。秋八月，蠕蠕犯塞。九月丙寅，车驾北伐，诸将俱会于女水，大破虏军。司徒、东安公刘尼坐事免。壬申，车驾至自北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冬十月，诛济南王慕容白曜、高平公李敷。十一月，诏弛山泽禁。十二月甲辰，幸鹿野苑、石窟寺。阳平王新成薨。

五年春二月乙亥，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宋。夏四月，北平王长孙敦薨。六月丁未，行幸河西。秋七月丙寅，遂至阴山。八月丁亥，车驾还宫。帝幼而神武，聪睿机悟，有济人之规。仁孝纯至，礼敬师友。及即位，雅薄时务，常有遗世之心，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，群臣固请，乃止。丙午，使太保建安王陆瑒、太尉源贺奉皇帝玺绶，册命皇太子升帝位。于是群公奏上尊号太上皇帝。己酉，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，采椽不斫，土阶而已。国之大事咸以闻。承明元年，文明太后有憾，帝崩于永安殿，年二十三。上尊谥曰献文皇帝，庙号显祖。葬云中金陵。

论曰：太武聪明雄断，威灵杰立。藉二世之资，奋征伐之气，遂戎轩四出，周旋夷险。平秦、陇，扫统万，翦辽海，荡河源。南夷荷担，北蠕绝迹，廓定四表，混一华戎。其为武功也大矣。遂使有魏之业，光迈百王。岂非神睿经纶，事当命世。

至于初则东储不终，末乃衅成所忽，固本贻防，殆弗思乎。

景穆明德令闻，夙世殂天，其戾园之悼欤。

文成属太武之后，内颇虚耗，既而国衅时艰，朝野楚楚。帝与时消息，静以镇之。养威布德，怀辑中外，自非机悟深裕，矜济为心，亦何能若此？可谓有君人之度矣。

献文聪睿夙成，兼资雄断，故能更清漠野，大启南服。而早有厌世之心，终致宫闱之变，将天意也。

## 卷第三

### 魏本纪第三

高祖孝文皇帝讳宏，献文皇帝之太子也。母曰李夫人。皇兴元年八月戊申，生于平城紫宫，神光照室，天地氛氲，和气充塞。帝洁白有异姿，襁褓岐嶷，长而弘裕仁孝，绰然有人君之表。献文尤爱异之。三年六月辛未，立为皇太子。五年，受禅。延兴元年秋八月丙午，皇帝即位于太华前殿，改皇兴五年为延兴。丁未，宋人来聘。九月壬戌，诏在位及人庶进直言。壬午，青州高阳人封辨聚党自号齐王，州军讨平之。冬十月丁亥，沃野、统万二镇敕勒叛，诏太尉、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，灭之。徙其遗迸于冀、定、相三州为户。十二月乙酉，封驸马都尉穆亮为赵郡王。壬辰，诏求舜后，获东莱人妨苟之。复其家毕世，以彰盛德之不朽。复前濮阳王孔雀本封。辛丑，徙赵郡王穆亮为长乐王。癸卯，日有蚀之。

二年春正月，大阳蛮酋桓诞率户内属，拜征南将军，封襄阳王。曲赦京师及河西，南至秦、泾，西至枹罕，北至凉州及诸镇。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宋。二月丁巳，诏曰：“顷者，淮徐未宾，尼父庙隔非所，致令祠典寝顿，礼章殄灭，遂使女巫妖覡淫进非礼。自今有祭孔庙，制用酒脯而已，不听妇女杂合，以祈非望之福。犯者以违制论。其公家有事，自如常礼。”蠕蠕犯塞，太上皇帝次于北郊，诏诸将讨之，悉皆遁走。北部敕勒叛，奔蠕蠕。太上皇帝追至石碛，不及而还。三月戊

辰，以散骑常侍、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封安城王。庚午，亲耕籍田。连川敕勒谋叛，徙配青、徐、齐、兖四州为营户。夏四月庚子，诏工商杂伎，尽听赴农。诸州课人益种菜果。辛亥，宋人来聘。癸酉，诏沙门不得去寺，行者以公文。是月，宋明帝殂。五月丁巳，诏军警给玺印传符，次给马印。六月，安州遭水雹，诏丐租振恤。丙申，诏：“今年贡举，尤为猥滥。自今所遣，皆可门尽州郡之高，才极乡闾之选。”戊午，行幸阴山。秋七月壬寅，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，赴九月讲武，当亲问风俗。八月，百济遣使请兵伐高丽。九月辛巳，车驾还宫。戊申，统万镇将、河间王閼武皮坐贪残赐死。己酉，诏以州镇十一水旱，丐其田租，开仓振恤。又诏流迸之人，皆令还本，违者徙边。冬十月，蠕蠕犯塞，及五原。十一月，太上皇帝亲讨之，将度漠。蠕蠕闻之，北走数千里。丁亥，封皇叔略为广川王。壬辰，分遣使者巡省风俗，问人疾苦。帝每月一朝崇光宫。十二月庚戌，诏曰：“顷者以来，官以劳升，未久而代。牧守无恤人之心，竞为聚敛，送故迎新，相属于路，非所以固人志、隆政道也。自今牧守温良仁俭、克己奉公者，可久于其任。岁积有成，迁位一级；其贪残非道，侵削黎庶者，虽在官甫尔，必加黜罚。著之于令，以为彝准。”诏以代郡事同丰沛，代人先配边戍者免之。是岁，高丽、地豆干、库莫奚、高昌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庚辰，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使于宋。丁亥，改崇光宫为宁光宫。二月戊午，太上皇帝至自北讨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甲戌，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，兼理二县，即食其禄；能静三县者，三年迁为郡守。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，亦如之，三年迁为刺史。三月壬午，诏诸仓屯谷麦充积者，出赐贫人。夏四月戊申，诏假司空、上党王长孙观等讨吐谷浑拾



寅。壬子，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，给十户以供洒扫。六月甲子，诏曰：“往年县召秀才二人，问守宰善恶，而赏者未几，罪者众多，肆法伤生，情所未忍。诸为人所列者，特原其罪，尽可代之。”秋七月，诏河南六州人，户收绢一匹、绵一斤、租三十石。丁亥，行幸阴山。八月庚申，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。拾寅谢罪请降，许之。九月辛巳，车驾还宫。丁亥，宋人来聘。己亥，诏曰：“今京师及天下囚未判，在狱致死，无近亲者，给衣衾棺槨葬之，不得暴露。”辛丑，诏遣十使，循行州郡，检括户口。冬十月，太上皇帝将南讨，诏州郡之人，十丁取一，充行；户租五十石，以备军粮。十一月戊寅，诏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，致新邦百姓莫能上达。遣使者观风察狱，黜陟幽明，搜扬振恤。癸巳，太上皇帝南巡至怀州，所过问人疾苦，赐高年孝悌力田布帛。十二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庚戌，诏关外苑囿，听人樵采。是岁，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、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州镇十一水旱，丐人田租，开仓振恤。相州人饿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。妖人刘举自称天子，齐州刺史、武昌王平原捕斩之。

四年春正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。丁丑，太尉、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。二月甲辰，太上皇帝至自南巡。辛未，禁寒食。三月丁亥，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武使于宋。夏四月丁卯诏：自今非谋反大逆，干纪外奔，罪止其身而已。秋七月己卯，曲赦仇池。八月戊申，大阅于北郊。九月，以宋乱故，诏将军元兰等伐蜀汉。冬十月庚子，宋人来聘。十一月，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，观察风俗，抚慰初附。是岁，粟特、敕勒、吐谷浑、高丽、曹利、阔悉、契丹、库莫奚、地豆干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州镇十三大饥，丐人田租，开仓振之。

五年春二月癸丑，诏定考课，明黜陟。夏四月，诏禁畜鹰

鹞，开相告之制。五月丙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武使于宋。丁未，幸武州山。辛酉，幸车轮山。六月庚午，禁杀牛马。壬申，曲赦京师死罪，遣备蠕蠕。秋九月癸卯，洛州人贾伯奴称恆农王，豫州人田智度称上洛王，郡讨平之。冬十月，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。十二月丙寅，改封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。己丑，城阳王长寿薨。庚寅，宋人来聘。是岁，高丽、吐谷浑、龟兹、契丹、库莫奚、地豆干、蠕蠕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承明元年春二月，司空、东郡王陆定国坐事免官爵为兵。夏五月，冀州人宋伏龙聚众自称南平王。郡县捕斩之。六月甲子，诏中外戒严。分京师见兵为三等，第一军出，遣第一兵，二等亦如之。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壬申，大赦，改元。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安城王万安国坐法赐死。戊寅，以征西大将军、安乐王长乐为太尉；尚书左仆射、南平公目辰为司徒，进封宜都王；以南部尚书李诜为司空。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临朝称制。秋七月甲辰，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。濮阳王孔雀有罪赐死。八月甲子，诏群公卿士，有使人益国者，具状以闻。甲戌，以长安二蚕多死，丐人岁赋之半。九月丁亥，曲赦京师。冬十月丁巳，起七宝永安行殿。乙丑，进假东阳王丕爵为王。己未，诏群官卿士下及吏人，各听上书，直言极谏，勿有所隐。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风俗者，有司以闻。辛未，幸建明佛寺，大宥罪人。进济南公罗拔为王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库莫奚、波斯、契丹、宕昌、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，改元。辛亥，起太和、安昌二殿。己酉，秦州略阳人王元寿聚众，自号冲天王。云中饥，开仓振恤。二月辛未，秦益二州刺史、武都公尉洛侯讨破王元寿。三月庚子，以雍州刺史、东阳王丕为司徒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去年牛疫，死伤大半。今东作既兴，人须肄业，其敕在所督课田农，

有牛者加勤于常岁，无牛者倍庸于余年。一夫制田四十亩，中男二十亩，无令人有余力，地有遗利。”夏四月，乐安王良薨。诏复前东郡王陆定国官爵。五月，车驾祈雨于武州山，俄而澍雨大洽。秋七月壬辰，京兆王子推薨。庚子，定三等死刑。己酉，起殊明、思贤门。是月，宋人杀其主昱。八月壬子，大赦。丙子，诏曰：“工商阜隶，各有厥分，而有司纵滥，或染清流。自今户内有工役者，唯止本部丞，已下准次而授。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，不从此制。”戊寅，宋人来聘。九月乙酉，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。庚子，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，穿神泉池。冬十月辛亥朔，日有蚀之。癸酉，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，赐以衣服。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役。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仇池。十一月丁亥，怀州人伊祁苟自称尧后，应王，聚众于重山。洛州刺史冯熙讨平之。闰月庚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长仁使于宋。十二月壬寅，征西将军皮喜攻陷葭芦，斩杨文度，传首京师。丁未，州郡八水旱蝗，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是岁，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、蠕蠕、车多罗、西天竺、舍卫、叠伏罗、栗杨婆、员闾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。二月丁亥，行幸代之汤泉，所过问人疾苦，以宫女赐贫人无妻者。癸卯，车驾还宫。乙酉晦，日有蚀之。三月丙子，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。夏四月己丑，宋人来聘。京师旱。甲辰，祈天灾于北苑，亲自礼焉，减膳避正殿。丙午，澍雨大洽，曲赦京师。五月，诏曰：“乃者人渐奢尚，婚葬越轨。又皇族贵戚及士庶之家，不惟氏族高下，与非类婚偶。先帝亲发明诏，为之科禁。而百姓习常，仍不肃改。朕念宪章旧典，永为定准，犯者以违制论。”六月庚子，皇叔若薨。秋八月，分遣使者，考察守宰，问人疾苦。丙戌，诏罢诸州禽兽之贡。九月己巳朔，

日有蚀之。丙辰，曲赦京师。冬十月壬辰，诏员外散骑常侍郑发使于宋。十二月癸巳，诛南郡王李惠。是岁，龟兹国献名驼龙马珍宝甚众。吐谷浑、蠕蠕、勿吉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州镇二十余水旱，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坤德六合殿成。庚申，诏罢行察官。二月辛巳，帝、太皇太后幸代郡汤泉，问人疾苦。鰥寡贫者妻以宫女。己亥，还宫。三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曲赦京师。夏四月壬申，宋人来聘。癸未，乐良王乐平薨。甲午，宋顺帝禅位于齐。庚子，进淮阳公尉元爵为王。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。五月丁巳，帝祈雨于北苑，闭阳门，是日澍雨大洽。六月辛未，以雍州人饥，开仓振恤。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。秋七月壬寅，诏免宫人年老及病者。八月壬申，诏群臣进直言。乙亥，幸方山，起思远佛寺。丁丑，还宫。九月壬子，以司徒、东阳王丕为太尉；赵郡公陈建为司徒，进爵魏郡王；河南公苟颀为司空，进爵河东王。进太原公王睿中山王，陇东公张祐新平王。乙未，定州刺史、安乐王长乐有罪赐死。庚申，陇西王源贺薨。冬十月己巳朔，大赦。十一月癸卯，赐京师贫穷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衣服布帛各有差。癸丑，进假梁郡公元嘉爵为假王，督二将出淮阴；陇西公元琛三将出广陵；河东公薛豹子三将出广固，至寿春。是岁，吐谷浑、高丽、蠕蠕、地豆干、契丹、库莫奚、龟兹、粟特、州逸、河龚、叠伏罗、员阔、悉万斤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乾象六合殿成。乙卯，广川王略薨。丁巳，罢畜鹰鹞之所，以其地为报德佛寺。戊午，襄城王韩瑒有罪，削爵徙边。二月癸巳，以旱故，诏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，修饰祠堂，荐以牲璧。人有疾苦，所在存问。夏四月乙卯，幸廷尉、籍坊二狱，引见诸囚。诏随轻重决遣，以赴耕

耘。甲申，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廩一年。六月丁卯，以澍雨大洽，曲赦京师。秋七月辛亥，行幸火山。壬子，诏会京师耆老，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，复家人不徭役。闰月丁亥，幸兽圈，亲录囚徒，轻者皆免之。壬辰，顿丘王李钟葵有罪赐死。八月乙酉，诏诸州置冰室。九月乙亥，思义殿成。壬午，东明观成。戊子，诏曰：“隆寒雪降，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囚所，察饥寒者给以衣食，桎梏者代以轻锁。”是岁，郡镇十八水旱，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蠕蠕、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乙卯，南巡。丁亥，至中山，亲见高年，问人疾苦。二月辛卯朔，大赦。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，谷帛各有差。免宫人之老者，还其亲。丁酉，至信都，存问如中山。癸卯，还中山。己酉，讲武于唐水之阳。庚戌，车驾还宫。沙门法秀谋反，伏诛。假梁郡王嘉大破齐，俘获三万余口，送京师。三月辛酉朔，幸肆州。癸亥，讲武于云水之阳。所经考察守宰，黜陟之。己巳，车驾还宫。诏曰：“法秀妖诈乱常，妄说符瑞。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，谋为大逆。有司科以族诛，诚合刑宪。但矜愚重命，犹所不忍。其五族者降止同祖，三族止一门，门诛止身。”夏四月己亥，行幸方山。建永固石室，于山立碑焉。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。又起鉴玄殿。甲寅，以旱故，诏所在掩骸骨，析祓寿神祇。任城王云薨。五月庚申，以农月时霎，诏天下勿使有留狱。六月甲辰，中山王睿薨。戊午，封皇叔简为齐郡王，猛为安丰王。秋七月庚申朔，日有蚀之。甲子，齐人来聘。九月庚午，阅武于南郊，大飨群臣。齐使车僧朗以班在宋使殷灵诞后，辞不就席。宋降人解奉君刁僧朗于会中。诏诛奉君等。乙亥，封昌黎王冯熙世子诞为南平王。冬十二月癸巳，州镇十二饥，诏开仓振恤。是岁，邓

至、蠕蠕等国并使朝贡。

六年春正月甲戌，大赦。二月辛卯，诏以灵丘郡土既褊脊，又诸州路冲，复其人租十五年。癸巳，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。乙未，诏曰：“萧道成逆乱江淮，戎旗频举。七州之人既有征运之劳，深乖轻徭之义，其复常调三年。”癸丑，赐王公已下清勤著称者，谷帛有差。三月庚辰，幸兽圈。诏曰：“武狼猛暴，食肉残生，从今勿复捕贡。”辛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，赐贫老衣服。是月，齐高祖殂。夏四月甲辰，赐畿内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粟帛各有差。秋七月，发州郡五万人修灵丘道。八月癸未朔，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，丐其租赋，贫俭不自存者，赐以粟帛。庚子，罢山泽禁。九月辛酉，以氐杨后起为武都王。是岁，地豆干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正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宽政，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。今秀孝计掾对多不实，甚乖朕虚求之意。宜案以大辟，明罔上必诛。然情犹未忍。可恕罪听归，申下天下，使知后犯无恕。”丁卯，诏青、齐、光、东徐四州户，运仓粟一十万石送瑕丘、琅邪，复租算一年。三月甲戌，以冀、定二州饥，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，又弛关津之禁。夏四月庚子，幸崞山，赐所过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。壬寅，车驾还宫。闰月癸丑，皇子生，大赦。六月，定州上言，为粥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。秋七月甲申，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。改封济南王罗拔为赵郡王。九月壬寅，诏求谗言。冀州上言，为粥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。冬十月戊午，皇信堂成。十一月辛丑，齐人来聘。十二月乙巳朔，日有蚀之。癸丑，诏曰：“夏、殷不嫌一族之婚，周世始绝同姓之娶。斯皆教随时设，政因事改者也。皇运初基，日不暇给，古风遗朴，未遑厘改。自今悉禁绝之，有犯者以不道论。”庚午，开林虑

山禁，与人共之。州镇十三饥，诏开仓振恤。

八年春正月，诏陇西公琛、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，褒善罚恶。夏五月己卯，诏振赐河南七州戍兵。甲申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。六月丁卯，诏曰：“置官班禄，行之尚矣。自中原丧乱，兹制中绝。先朝因循，未遑厘改。朕顾宪章旧典，始班俸禄，罢诸商人，以简人事。户增调三匹、谷二斛九斗，以为官司之禄。均预调为二匹之赋，即兼商用。虽有一时之烦，终克永逸之益。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。变法改度，宜为更始，其大赦天下，与之惟新。”戊辰，武州水坏人居。秋八月甲辰，诏以班制俸禄，更兴刑书，宽猛未允，人或异议。制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便宜，勿有所隐。九月甲午，齐人来聘。戊戌，诏俸制十月为首，每季一请。于是内外百官，受禄有差。冬十一月乙未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。十二月，州镇十五水旱，人饥，诏使者开仓振恤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九年春正月戊寅，诏禁图讖秘纬及名《孔子闭房记》，留者以大辟论。又诸巫覡假称神鬼，妄说吉凶，及委巷诸非坟典所裁者，严加禁断。癸未，大飧群臣于太华殿，班赐皇诰。二月己亥，制皇子封王者、皇孙皇曾孙绍封者、皇女封者，岁禄各有差。封广阳王建第二子嘉为广阳王。乙巳，诏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书极谏，靡有所隐。三月丙申，封皇弟禧为咸阳王，干为河南王，羽为广陵王，雍为颍川王，勰为始平王，详为北海王。夏五月，齐人来聘。秋七月丙午朔，新作诸门。癸未，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。八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数州灾水，饥馑荐臻，致有卖鬻男女者。天谴在予一人，百姓横罹艰毒。今自太和六年已来，买定、冀、幽、相四州饥人良口者，尽还所亲。虽娉为妻妾，遇之非理，情不乐者，亦离

之。”冬十月丁未，诏使者循行州郡，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，还受以生死为断。劝课农桑，兴富人之本。辛酉，司徒、魏郡王陈建薨。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。十二月乙卯，以侍中、淮南王他为司徒。是岁，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。宕昌、高丽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年春正月癸亥朔，帝始服衮冕，朝飧万国。二月甲戌，初立党、里、邻三长，定人户籍。三月庚戌，齐人来聘。夏四月辛酉朔，始制五等公服。甲子，帝初法服御辇祀西郊。六月乙卯，名皇字曰恂，大赦。秋八月乙亥，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珠衣玉珮大小组绶。九月辛卯，诏起明堂辟雍。冬十月癸酉，有司议依故事配始祖于南郊。十一月，议定州郡县官依口给俸。十二月乙酉，汝南、颍川饥，诏丐人田租，开仓振恤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吐谷浑、勿吉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，诏定乐章，非雅者除之。二月甲子，肆州之雁门及代郡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夏五月癸巳，南平王浑薨。甲午，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已上，赋役无所与。六月辛巳，秦州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秋七月己丑，诏今年谷不登，听人出关就食。遣使者造籍，分遣去留，所在开仓振恤。八月壬申，蠕蠕犯塞，遣平原王陆睿讨之。庚辰，大议北伐。辛巳，罢山北苑，以其地赐贫人。冬十月辛未，诏罢起部无益之作，出宫人不执机杼者。甲戌，诏曰：“乡饮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。孟冬十月，人闲岁隙，宜于此时，导以德义。可下诸州，党、里之内，推贤而长者，教其里人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顺、夫和、妻柔。不率长教者，具以名闻。”十一月丁未，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，百姓欲造，任之无禁。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绉锦、太官杂器、太仆乘具、内库弓矢，出其大半，班赉百官及京师人庶，下至工商阜隶，逮于六镇戍士，各有差。戊申，



诏今寒气劲切，杖捶难任。自今月至来年孟夏，不听拷问罪人。又岁饥，轻囚宜速决了，无令薄罪久留狱犴。十二月，诏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，依纪传体。是岁大饥，诏所在开仓振恤。吐谷浑、高丽、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，初建五牛旌旗。乙未，诏镇戍流徙之人，年满七十，孤单穷独，无成人子孙，旁无期亲者，具状以闻。二月辛亥朔，日有蚀之。三月丁亥，中散梁众保等谋反，伏诛。夏四月甲子，大赦。己巳，齐将陈显达攻陷沔阳，长乐王穆亮率骑讨之。五月丁酉，诏六镇、云中、河西及关内郡，各修水田，通渠溉灌。壬寅，增置彝器于太庙。秋九月甲午，诏曰：“日蚀修德，月蚀修刑。乃者癸巳夜，月蚀尽，公卿已下，宜慎刑罚，以答天意。”丁酉，起宣文堂、经武殿。癸卯，淮南王他薨。冬闰十月甲子，帝观筑圆丘于南郊。十一月，雍、豫二州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梁州刺史、临淮王提坐贪纵，配北镇。是岁，高丽、宕昌、吐谷浑、勿吉、武兴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三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圆丘，初备大驾。乙丑，兖州人王伯恭聚众劳山，自称齐王，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。戊辰，齐人寇边，淮南太守王僧俊击走之。二月庚子，引群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。三月，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财削封。夏四月丁丑，诏曰：“升楼散物，以赍百姓，至使人马腾践，多有毁伤。今可断之。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。”州镇十五大饥，诏所在开仓振恤。五月庚戌，祀方泽。六月，汝阴王天赐、南安王桢并坐赃贿，免为庶人。秋七月，立孔子庙于京师。八月乙亥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使于齐。九月，出宫人赐北镇人贫鰥者。冬十一月己未，安丰王猛薨。十二月丙子，司空、河东王苟颓薨。甲午，齐人来聘。己亥，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，左仆射穆亮为司空。是岁，高丽、吐谷浑、阴平、中赤、武兴、

宕昌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十四年春正月己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三月戊寅，初诏定起居注制。诏遣侍臣巡行州郡，问人疾苦。夏四月，地豆干频犯塞。甲戌，征西大将军、阳平王熙击走之。甲午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使于颐齐。五月己酉，库莫奚犯塞，安州都将楼龙兒击走之。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，谋破平原郡，禽获伏诛。秋七月甲辰，诏罢都牧杂制。八月，诏议国之行次。九月癸丑，太皇太后冯氏崩。诏听藩镇曾经内侍者，前后奔赴。冬十月戊辰，诏将亲侍龙舆，奉诀陵隧，诸常从之具，悉可停之。其武卫之官，防侍如法。癸酉，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。甲戌，车驾谒永固陵。群臣固请公除，帝不许。己卯，车驾谒永固陵。庚辰，帝居庐，引见群僚于太和殿。太尉、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。帝引古礼往复，群臣乃止。京兆王太兴有罪，免官削爵。诏曰：“公卿屡依金册遗旨，中代权制，式请过葬即吉。朕思遵远古，终三年之制。依礼，既虞卒哭。此月二十一日授服，以葛易麻。既以衰服在上，公卿不得独释于下，故于朕之授服，变从练礼已下复为节降。斟酌古今，以制厥衷。且取遗旨速除之一端，粗申臣子罔极之巨痛。”癸未，诏曰：“朕远遵古式，欲终三年之礼。百辟群臣，据金册顾命，将夺朕心，从先朝之制。朕仰惟金册，俯自推省，取诸二衷，不许众议。以衰服过期，终四节之慕。又奉遵圣训，聿修诰旨，不敢暗默自居，以旷机政。庶不愆遗令之意，差展哀慕之情。并下州镇，长至、三元，绝告庆之礼。”甲申，车驾谒永固陵。十一月甲寅，诏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，冬至之日，尽听入临。三品已下衰服者，至夕复临。其余唯旦临而已。其拜哭之节，一依别仪。丁巳，齐人来聘。十二月壬午，诏依准丘井之式，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。隐口漏丁，即听附实。若朋附豪势，陵抑孤独，

罪有常刑。是岁，吐谷浑、宕昌、武兴、阴平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五年春正月丁巳，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。初分置左右史官。癸亥晦，日有蚀之。二月己丑，齐人来聘。三月甲辰，车驾谒永固陵。夏四月癸亥，帝始进蔬食。乙丑，谒永固陵。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，有司奏祈百神。诏曰：“何宜四气未周，便行礼事，唯当考躬责己，以待天谴。”甲戌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。己卯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五月己亥，议改律令。于东明观折疑狱。乙卯，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吐谷浑所置洮阳、泥和二戍克之，俘获三万余人。诏悉免归。丙辰，诏造五辂。六月丁未，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。秋七月乙丑，谒永固陵。规建寿陵。己卯，诏议祖宗，以道武皇帝为太祖。乙酉，车驾巡省京邑，听讼而还。八月壬辰，议养老。又议肆类上帝、禋于六宗礼，帝亲临决。诏郡国有时物可以荐宗庙者，贡之。戊戌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，改曰崇虚寺。己亥，诏诸州举秀才，先尽才学。乙巳，亲定禘祫礼。丁巳，议律令事，仍省杂祀。九月辛巳，齐人来聘。冬十月庚寅，车驾谒永固陵。是月，明堂太庙成。十一月丁卯，迁七庙神主于新庙。乙亥，大定官品。戊寅，考诸牧守。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聘于齐。丙戌，初罢小岁贺。丁亥，诏二千石考上上者，假四品将军，赐乘黄马一匹；上中者，五品将军；上下者，衣一袭。十二月壬辰，迁社于内城之西。癸巳，班赐刺史已下衣冠。以安定王休为太傅，齐郡王简为太保。帝为高丽王璉举哀于城东行宫。己酉，车驾迎春于东郊。辛卯，诏简选乐官。是岁，吐谷浑、悉万斤、高丽、邓至、宕昌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朝飧群臣于太华殿。帝始为王公兴县而不乐。己未，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遂升

台以观云物，降居青阳左个，布政事。每朔依以为常。辛酉，始以太祖配南郊。壬戌，诏定行次，以水承金。甲子，诏罢袒裸。乙丑，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者，皆降为公，公为侯，侯为伯，子男仍旧。皆除将军之号。戊辰，帝临思义殿，策问秀、孝。丙子，始以孟月祭庙。二月戊子，帝移御永乐宫。庚寅，坏太华殿，经始太极殿。辛卯，罢寒食享。壬辰，幸北部曹，历观诸省。巡省京邑，听理冤讼。甲午，车驾初朝日于东郊，遂以为常。丁酉，诏祀唐尧于平阳，虞舜于广宁，夏禹于安邑，周文于洛阳。丁未，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，告谥孔庙。三月丁卯，巡省京邑。癸酉，省西郊郊天杂事。乙亥，车驾初迎气于南郊，自此为常。辛巳，以高丽王琔孙云为其国王。齐人来聘。夏四月丁亥朔，颁新律令，大赦。甲寅，幸皇宗学，亲问博士经义。五月癸未，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，流徒限制，帝亲临决之。秋七月壬戌，诏曰：“自今选举，每以季月，本曹与吏部铨简。”甲戌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使于齐。八月庚寅，车驾初祀夕月于西郊，遂以为常。乙未，诏阳平王颐、左仆射陆睿督十二将北讨蠕蠕。丙午，宕昌王梁弥承来朝。司徒尉元以老逊位。己酉，以尉元为三老，游明根为五更。又养国老、庶老，将行大射之礼。雨，不克成。癸丑，诏曰：“国家虽宗文以怀九服，修武以宁八荒。然于习武之方，犹为未尽。将于马射之前，先行讲武之式。可敕有司豫修场埒。其列阵之仪，五戎之数，别俟后敕。”九月甲寅朔，大序昭穆于明常，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堂。辛未，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，哭于陵左，绝膳三日，哭不辍声。辛巳，武兴王杨集始来朝。冬十月己亥，以太傅、安定王休为大司马，特进冯诞为司徒。甲辰，诏以功臣配飨太庙。庚戌，太极殿成，飨群臣。十一月乙卯，依古六寝，权制三室，以安昌殿为内寝，皇信堂为

中寝，四下为外寝。十二月，赐京邑老人鸠杖。齐人来聘。是岁，高丽、邓至、契丹、齿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，飧百寮于太极殿。乙丑，诏大赐诸蕃君长车、旗、衣、马、锦彩、缯纙，多者一千，少者三百，各以命数为差。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。丙子，以吐谷浑伏连筹为其国王。庚辰，蠲大司马安定王休、太保齐郡王简朔望之朝。二月乙酉，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。己酉，车驾始籍田于都南。三月戊辰，改作后宫。夏四月戊戌，立皇后冯氏。是月，齐直阁将军蛮酋田益宗率部落内属。五月壬戌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，帝亲与之齿，行家人礼。甲子，帝临朝堂，引见公卿以下。决疑政，录囚徒。丁丑，以旱彻膳。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其部内徙，居于太和川。六月庚辰朔，日有蚀之。丙戌，帝将南伐，诏造河桥。乙未，讲武。乙巳，诏曰：“比百秩虽陈，事典未叙。自八元树位，躬加省览，作职员令二十一卷。事迫戎期，未善周悉，须待军回，更论所阙。权可付外施行。”立皇子恂为皇太子。秋七月癸丑，以皇太子立，诏赐人为父后者爵一级，为公士。曾为吏属者爵二级，为上造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粟五斛。戊午，中外戒严。是月，齐武帝殂。八月乙酉，三老山阳郡公尉元薨。丙戌，车驾类于上帝，遂临尉元丧。丁亥，帝辞永固陵。己丑，发京师南伐，步骑三十余万。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，诏以临戎不语内事，不许。壬寅，车驾至肆州。人年七十已上，赐爵一级。路见眇跛，停驾亲问，赐衣食，复终事。戊申，幸并州，亲见高年，问疾苦。九月壬子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聘于齐。丁巳，诏车驾所经，伤人秋稼者，亩给谷五斛。戊辰，济河。诏洛、怀、并、肆所过四州，赐高年爵，恤鳏寡孤独各有差。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，皆以名闻。又诏厮养户不得与庶士婚，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，

同庶族例，听之。庚午，幸洛阳，周巡故宫基迹。帝顾谓侍臣曰：“晋德不修，荒毁至此！”遂咏《黍离诗》，为之流涕。壬申，观河桥。幸太学，观石经。丙子，六军发轸。丁丑，帝戎服执鞭，御马而出。群臣稽顙于马前，请停南伐，帝乃止。仍议迁都计。冬十月戊寅朔，幸金墉城。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。己卯，幸河南城。乙酉，幸豫州。癸巳，次于石济。乙未，解严。设坛于滑台宫。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，赐爵一级。应募者，加二级。主将加三级。癸卯，幸鄴城。乙巳，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口于代，车驾送于漳水上。初，帝之南伐，起宫殿于鄴西。十一月癸亥，宫成，徙御焉。十二月戊寅，巡省六军。乙未，诏隐恤军士，死亡疾病，务令优给。是岁，勿吉、吐谷浑、宕昌、阴平、契丹、库莫奚、高丽、邓至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，朝群臣于鄴宫澄鸾殿。癸亥，南巡。诏相、亮、豫三州赐高年爵，恤鰥寡孤老各有差。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，皆以名闻。戊辰，经殷比干墓，祭以太牢。乙亥，幸洛阳西宫。二月己丑，行幸河阴，规建方泽之所。丙申，徙封河南王干为赵郡王，颍川王雍为高阳王。壬寅，北巡。癸卯，齐人来聘。甲辰，诏喻天下以迁都意。闰月癸亥，次勾注陞南。皇太子朝于蒲地。壬申，至平城宫。癸酉，临朝堂，部分迁留。甲戌，谒永固陵。三月庚辰，罢西郊祭天。壬辰，帝临太极殿，喻在代群臣迁移之略。夏五月甲戌朔，日有蚀之。乙亥，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飧。六月己巳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使于齐。秋七月乙亥，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。壬辰，北巡。戊戌，谒金陵。辛丑，幸朔州。是月，齐萧鸾杀其主昭业。八月亥亥，皇太子朝于行宫。甲辰，行幸阴山，观云川。丁未，幸阅武台，临观讲武。因幸怀朔、武川、抚冥、柔玄等四镇。乙丑，南还。

所过皆亲见高年，问人疾苦，贫窘孤老者，赐以粟帛。丙寅，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老孤贫废疾者，赐粟宥罪各有差。戊辰，车驾次旋鸿池。庚午，谒永固陵。辛未，还平城宫。九月壬申朔，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自古通经，三考黜陟，以彰能否。朕今三载一考，考即黜陟。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拥于下位。各令当曹，考其优劣为三等。六品已下，尚书重问；五品已上，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。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黜之，中中者守其本任。”壬午，帝临朝堂，亲加黜陟。壬辰，阴平王杨灵来朝。冬十月甲辰，以太尉、东阳王丕为太傅。戊申，亲告太庙，奉迎神主。辛亥，车驾发平城宫。壬戌，次于中山之唐湖。乙丑，分遣侍臣，巡问疾苦。己巳，幸信都。庚午，诏曰：“比闻缘边之蛮，多有窃掠，致有父子乖离，室家分绝。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，勒诸蛮人，勿有侵暴。”是月，齐萧鸾杀其主昭文而自立。十一月辛未朔，诏冀、定二州，赐高年爵，恤鰥寡孤老各有差。孝义廉贞文武应求者，具以名闻。丁丑，幸鄴。甲申，经比干墓，亲为吊文，树碑刊之。己丑，车驾至洛阳。十二月辛丑朔，分命诸将南征。壬寅，革衣服之制。癸卯，诏中外戒严。戊申，复代迁户租赋三岁。己酉，诏王、公、伯、子、男开国食邑者：王食半；公三分食一；侯、伯四分食一；子、男五分食一。辛亥，车驾南伐。丁卯，诏郢、豫二州赐高年爵，恤孤寡鰥老各有差。缘路之丁，复田租一岁。孝悌廉贞文武应求者，具以名闻。戊辰，车驾至悬瓠。己巳，诏寿阳、钟离、马头之师所获男女口皆放还南。是岁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九年春正月辛未朔，朝飧群臣于悬瓠。癸酉，诏禁淮北人不得侵掠，犯者以大辟论。壬午，讲武于汝水西，大赉六军。平南将军王肃、左将军元丽并大破齐军。己亥，车驾济淮。二

月甲辰，幸八公山。路中雨甚，诏去盖。见军士病者，亲隐恤之。戊申，车驾巡淮南，东人皆安堵，租运属路。丙辰，幸钟离。戊午，军士禽齐人三千。帝曰：“在君为君，其人何罪？”于是免归。辛酉，发钟离，将临江水。司徒冯诞薨。壬戌，诏班师。丁卯，遣使临江，数齐主罪恶。三月戊子，太师冯熙薨。夏四月丁未，曲赦徐、豫二州，其运转之士，复租三年。辛亥，诏赐高年爵，恤孤寡老疾各有差。德著丘园者，具以名闻。齐人降者，给复十五年。癸丑，幸小沛。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。己未，幸瑕丘。使以太牢祠岱岳。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。庚申，幸鲁城。亲祠孔子庙。辛酉，诏拜孔氏四人，颜氏二人为官。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堪军国及守宰政绩者，具以名闻。诏赐兖州人爵及粟帛如徐州。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，邑一百户，以奉孔子祀。命兖州为孔子起园栢，修饰坟陇，更建碑铭，褒扬圣德。戊辰，行幸碭碭。太和庙成。五月己巳，城阳王鸾赭阳失利，降为定襄县王。广川王谐薨。庚午，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。甲戌，行幸滑台。丙子，次于石济。庚辰，皇太子朝于平桃城。癸未，车驾至自南伐。甲申，灭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。乙酉，行饮至礼，班赐各有差。甲午，皇太子冠于庙。六月己亥，诏不得以北俗之语，言于朝廷。违者，免所居官。辛丑，诏复军士从驾渡淮者租赋三年。癸卯，诏皇太子赴平城宫。壬子，诏济州、东郡、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，赐高年爵，恤孤寡老疾各有差。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，具以名闻。癸丑，求天下遗书。秘阁所无，有裨时用者，加以厚赏。乙卯，曲赦梁州，复人田租三岁。丙辰，诏迁洛人，死葬河南，不得还北。于是代人南迁者，悉为河南洛阳人。戊午，诏改长尺大斗，依《周礼》制度，班之天下。秋八月，幸西宫。路见坏冢露棺，驻辇埋之。乙巳，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



林、武贲，以充宿卫。丁巳，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，皆听还本。金墉宫成。甲子，引群臣历宴殿堂。九月，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。丙戌，行幸鄴。丁亥，诏诸墓旧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，三公及位从公者，去墓三十步。尚书令仆、九列，十五步。黄门、五校，十步：各不听垦殖。壬辰，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墓。乙未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月甲辰，曲赦相州，赐高年爵，恤孤老痼疾各有差。丙辰，车驾至自鄴。辛酉，诏州郡举士。壬戌，诏诸州牧考属官为三等之科以闻，将加亲览，以定升降。诏徐、兖、光、南、青、荆、洛七州严纂戎备，应须赴集。十一月，行幸委粟山。议定圆丘。甲申，祀圆丘。丙戌，大赦。十二月乙未朔，引见群臣光极堂，宣下品令，为大选之始。辛酉，以咸阳王禧为长兼太尉，复前南安王桢本爵。甲子，引见群臣光极堂，班赐冠服。是岁，高丽、邓至、吐谷浑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二十年春正月丁卯，诏改姓元氏。壬辰，封始平王勰为彭城王，复封定襄王鸞为城阳王。二月辛丑，幸华林，听讼于都亭。壬寅，诏自非金革，皆听终三年丧。丙午，诏畿内七十已上，暮春赴京师，将行养老礼。庚戌，幸华林，听讼于都亭。癸丑，诏介山之邑，听为寒食，自余禁断。三月丙寅，宴群臣及国老、庶老于华林园。诏国老黄耆以上，假中散大夫、郡守。耆年以上，假给事中、县令。庶老直假郡县。各赐鸠杖衣裳。丁丑，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人望，年五十已上，守素衡门者，授以令长。夏五月丙子，诏敦劝农功，令畿内严加课督。墮业者申以楚挞，力田者具以名闻。丙戌，初营方泽于河阴。遣使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、章三帝陵。又诏汉、魏、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。丁亥，祀方泽。秋七月，废皇后冯氏。戊寅，帝以久旱，咸秩群神。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。是夜，澍

雨大洽。八月壬辰朔，幸华林园，亲录囚徒，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。丁巳，南安王桢薨。幸华林园听讼。九月戊辰，车驾阅武于小平津。癸酉，还宫。丁亥，将通洛水入谷，帝亲临观。庚寅晦，日有蚀之。冬十月戊戌，以代迁之士，皆为羽林、武贲。司州之人，十二夫调一吏，为四年更卒，岁开番假，以供公私方役。己酉，曲赦京师。十一月乙酉，复封前汝阴王天赐孙景和为汝阴王，前京兆王太兴为西河王。十二月甲子，以西北州郡旱俭，遣侍臣巡察，开仓振恤。乙丑，开盐池禁。丙寅，废皇太子恂为庶人。戊辰，置常平仓。乐陵王思誉知恆州刺史穆泰谋反不告，削爵为庶人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，立皇子恪为皇太子。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己亥，遣侍臣巡方省察，问人疾苦，黜陟守宰。乙巳，北巡。二月壬戌，次于太原。亲见高年，问所不便。乙丑，诏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，假以郡守。先是，定州人王金钩讹言自称应王。丙寅，州郡捕斩之。癸酉，车驾至平城。甲戌，谒永固陵。乙未，南巡。甲寅，诏汾州赐高年爵各有差。丙辰，次平阳。使以太牢祭唐尧。夏四月庚申，幸龙门。使以太牢祭夏禹。癸亥，幸蒲坂。使以太牢祭虞舜。修尧、舜、夏禹庙。辛未，幸长安。壬申，武兴王杨集始来朝。乙亥，亲见高年，问所疾苦。丙子，遣侍臣分省县邑，振赐谷帛。戊寅，幸未央殿、阿房宫，遂幸昆明池。癸未，宋王刘昶薨。丙戌，使以太牢祀汉帝诸陵。五月丁亥朔，卫大国遣使朝贡。己丑，车驾东旋，泛渭入河。庚寅，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，假华郡太守。九十以上，假荒郡。八十以上，假华县。七十以上，假荒县。庶老以年各减一等，七十已上，赐爵三级。其营船夫，赐爵一级。孤寡鰥贫，各赐谷帛。其孝友德义文武才干，悉仰贡举。壬辰，使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，祭周武王于镐。癸卯，遣使祭华岳。

六月庚申，车驾至自长安。壬戌，诏冀、定、瀛、相、济五州，发卒士二十万，将以南讨。癸亥，司空穆亮逊位。秋七月甲午，立昭仪冯氏为皇后。甲寅，帝亲为群臣讲《丧服》于清徽堂。八月丙辰，诏中外戒严。壬戌，立皇子愉为京兆王，恽为清河王，怀为广平王。戊辰，讲武于华林园。庚辰，车驾南讨。九月丙申，诏司州洛阳人年七十以上无子孙，六十以上无期亲，贫不自存者，给以衣食。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，无大功亲，穷困无以自疗者，皆于别坊，遣医救护，给太医师四人，豫请药物疗之。辛丑，帝留诸将攻赭阳，引师南讨。丁未，车驾发南阳，留太尉咸阳王禧、前将军元英攻之。己酉，车驾至新野。冬十月丁巳，四面进攻不克，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。乙亥，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。十一月丁酉，大破齐军于沔北。于是人皆复业。九十以上，假以郡守。六十五以上，假以县令。十二月丁卯，诏流、徙之囚，皆勿决遣，登城之际，令其先锋自效。庚午，车驾临沔，遂东还。戊寅，还新野。己卯，亲行营垒，恤六军。以齐郡王子琛绍河间王若后。高昌国遣使朝贡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，飨群臣于新野行宫。丁亥，拔新野，斩其太守刘忌于宛。庚午，至自新野。辛未，诏以穰人首归大顺始终若一者，给复三十年，标其所居曰归义乡。次降者，给复十五年。三月壬午朔，大破齐将崔慧景、萧衍军于邓城。庚寅，行幸樊城，观兵襄沔，耀武而还。曲赦二荆、鲁阳。辛亥，行幸悬瓠。夏四月，赵郡王干薨。秋七月壬午，诏后之私府损半。六宫嫔御、五服男女恒恤恒供，亦令减半。在戎之亲，三分省一：以供赏。是月，齐明帝殂。八月辛亥，皇太子自京师来朝。壬戌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九月己亥，帝以礼不伐丧，诏反旆。丙午，车驾发悬瓠。冬十月乙酉朔，曲赦二豫州殊死已下，复人田租一岁。十一月辛巳，幸鄴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，朝飧群臣于鄴。先是，帝不豫，至是有瘳。庚辰，群臣上寿，大飧于澄鸾殿。壬午，幸西门豹祠，遂历漳水而还。戊戌，车驾至自鄴。癸卯，行饮至策勋之礼。甲辰，大赦。太保、齐郡王简薨。二月辛亥，以长兼太尉、咸阳王禧为太尉。癸亥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彭城王勰为司徒。复乐陵王思誉本封。癸酉，齐将陈显达攻陷马圈戍。三月庚辰，车驾南伐。癸未，次梁城。丙戌，帝不豫。丁酉，车驾至马圈。戊戌，频战破之。己亥，收其戎资亿计。诸将追奔汉水，斩获及赴水死者十八九。庚子，帝疾甚，车驾北次谷塘原。甲辰，诏赐皇后冯氏死。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。以北海王详为司空，王肃为尚书令，广阳王嘉为左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。与太尉咸阳王禧、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。夏四月丙午朔，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，时年三十三。秘讳至鲁阳发丧，还京师。上谥曰孝文皇帝，庙曰高祖。五月丙申，葬长陵。

帝幼有至性。年四岁时，献文患痢，帝亲自吮脓。五岁受禅，悲泣不自胜。献文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”献文甚叹异之。文明太后以帝聪圣，后或不利冯氏，将谋废帝。乃于寒月，单衣闭室，绝食三朝，召咸阳王禧将立之。元丕、穆泰、李冲固谏乃止。帝初不有憾，唯深德丕等。抚念诸弟，始终曾无纤介。惇睦九族，礼敬俱深。虽于大臣，持法不纵。然性宽慈，进食者曾以热羹覆帝手，又曾于食中得虫秽物，并笑而恕之。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，太后杖帝数十，帝默受，不自申明。太后崩后，亦不以介意。

听览政事，从善如流。哀矜百姓，恆思所以济益。天地、五郊、宗庙、二分之礼，帝必躬亲，不以寒暑为倦。尚书奏案，多自寻省；百官大小，无不留心。务于周洽，每言：凡为人君，患于不均，不能推诚遇物；苟能均诚，胡越之人，亦可亲如兄

弟。常从容谓史官曰：“直书时事，无讳国恶。人君威福自己，史复不书，将何所惧！”南北征巡，有司奏请修道，帝曰：“粗修桥梁，通舆马便止，不须去草剷令平也。”凡所修造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为不急之事，重损人力。巡幸淮南，如在内地。军事须伐人树者，必留绢以酬其直。人苗稼无所伤践。诸有禁忌禳厌之方非典籍所载者，一皆除罢。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。

《五经》之义，览之便讲。学不师受，探其精奥；史传百家，无不该涉。善谈庄、老，尤精释义。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；诗赋铭颂，在兴而作。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；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，诏册皆帝文也。自余文章，百有余篇。爱奇好士，情如饥渴。待纳朝贤，随才轻重。常寄以布素之意，悠然玄迈，不以世务婴心。又少善射，有膂力：年十余，能以指弹碎羊膊骨；射禽兽，莫不随行所至而毙之。至十五，便不复杀生，射猎之事悉止。性俭素，常服浣濯之衣，鞍勒铁木而已。帝之雅志，皆此类也。

论曰：有魏始基代朔，廓平南夏；辟土经世，咸以威武为业。文教之事，所未遑也。孝文纂承洪绪，早著睿圣之风。时以文明摄事，优游恭己；玄览独得，著自不言；神契所标，固以符于冥化。及躬总大政，一日万机，十许年间，曾不暇给；殊涂同归，百虑一致。夫生灵所难行，人伦之高迹，虽尊居黄屋，尽蹈之矣。若乃钦明稽古，协御天人，帝王制作，朝野轨度。斟酌用舍，焕乎其有文章。海内黔黎，咸受耳目之赐。加以雄才大略，爱奇好士，视下如伤，役己利物，亦无得而称之。其经纬天地，岂虚谥也！

## 卷第四

### 魏本纪第四

世宗宣武皇帝讳恪，孝文皇帝第二子也。母曰高夫人。初，梦为日所逐，避于床下。日化为龙，绕己数匝，寤而惊悸，遂有娠。太和七年闰四月，生帝于平城宫。二十一年正月丙申，立为皇太子。

二十三年四月丙午，孝文帝崩。丁巳，太子即皇帝位。谅闇，委政宰辅。五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卯，分遣侍臣，巡行州郡，问人疾苦，考察守令，黜陟幽明，褒礼名贤。戊辰，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。秋八月戊申，遵遗诏，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，悉免归家。癸丑，增官臣位一级。冬十月癸未，邓至国王象舒彭来朝。丙戌，谒长陵。丁酉，享太庙。十一月，幽州人王惠定聚众反，自称明法皇帝。刺史李肃捕斩之。是岁，州镇十八水饥，分遣使者，开仓振恤。

景明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日有蚀之。壬寅，谒长陵。乙巳，大赦，改元。丁未，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。二月戊戌，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。齐将胡松、李居士军屯宛，陈伯之水军逼寿春。夏四月丙申，司徒彭城王勰、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。己亥，皇弟桃薨。五月甲寅，北镇饥，遣兼侍中杨播巡抚振恤。六月丙子，以司徒、彭城王勰为大司马。秋七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齐将陈伯之寇淮南。八月乙酉，彭城王勰破伯之于肥口。九月，齐州人柳世明聚众反。冬十月丁卯朔，谒长陵。庚寅，

齐、兖二州讨世明平之。丁亥，改授彭城王勰司徒、录尚书事。十一月丁巳，阳平王颐薨。是岁，州镇十七大饥，分遣使者，开仓振恤。高丽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丙申朔，谒长陵。庚戌，帝始亲政。遵遗诏。听司徒、彭城王勰以老归第。进太尉、咸阳王禧位太保，以司空、北海王详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丁巳，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，告以览政之意。壬戌，以太保、咸阳王禧领太尉，以大将军、广陵王羽为司空。分遣大使。黜陟幽明。二月庚午，进宿卫之官位一级。甲戌，大赦。三月乙未朔，诏以比年连有军旅，正调之外，皆蠲罢。壬戌，青、齐、徐、兖四州大饥，人死者万余口。是月，齐雍州刺史萧衍奉其南康王宝融为主，东赴建鄴。夏五月壬子，广陵王羽薨。壬戌，太保、咸阳王禧谋反，赐死。六月丁亥，考诸州刺史，加以黜陟。秋七月癸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乙巳，蠕蠕犯塞。辛酉，大赦。九月丁酉，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，四旬罢。己亥，立皇后于氏。乙卯，免寿春营户，并隶扬州。冬十一月丙申，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。丁酉，以大将军、北海王详为太傅，领司徒。壬寅，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。乙卯，仍有事焉。十二月，齐直后张齐杀其主萧宝卷以降萧衍。是岁，高丽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二月戊寅，以旱故，诏州郡掩骸骨。三月，齐建安王宝融来奔。夏四月，诏抚军将军李崇讨鲁阳反蛮。齐主萧宝融逊位于梁。闰四月丁巳，司空穆亮薨。秋七月丁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八月丁卯，以前太傅、平阳公元丕为三老。九月丁巳，行幸鄴。丁卯，诏使者吊比干墓。戊寅，阅武于鄴南。冬十月庚子，帝躬御弧矢射，远及一里五十步，群臣勒铭于射所。甲辰，车驾还宫。十二月壬寅，以太极前殿初成，飧群臣，赐布

帛有差。是岁，河州大饥，死者二千余口。西域二十七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三月己巳，皇后先蚕于北郊。四月癸未朔，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，封丹杨郡公、齐王。庚寅，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。戊戌，为旱故，命鞠冤狱。己亥，减膳彻悬。辛丑，澍雨大洽。五月甲戌，行梁州事杨椿大破反氏。六月壬午朔，封皇弟悦为汝南王。秋七月乙卯，三老平阳公元丕薨。庚午，诏复收盐池利。辛未，以彭城王勰为太师。八月，勿吉国贡楛矢。冬十一月己未，封武兴国世子杨绍先为武兴王。

正始元年春正月丙寅，大赦，改元。夏五月丁未朔，太傅、北海王详以罪废为庶人。六月，以旱故，彻乐减膳。癸巳，诏有司修案旧典，祇行六事。甲午，帝以旱故，亲荐享于太庙。戊戌，诏立周旦、夷、齐庙于首阳山。庚子，以旱故，公卿以下，引咎责躬。又录京师见囚，殊死以下皆减一等；鞭杖之坐，悉原之。秋七月丙子，假镇南将军李崇大破诸蛮。八月丙子，假镇南将军元英破梁将马仙琕于义阳。诏洛阳令有大事，听面敷奏。乙酉，元英攻拔义阳。辛卯，英又大破梁军，仍清三关。丁酉，封英为中山王。九月，诏诸州蠲停徭役，不得横有征发。蠕蠕犯塞，诏左仆射源怀讨之。冬十月乙未，诏断群臣白衣募吏。十一月戊午，诏有司依汉、魏旧章，营缮国学。十二月丙子，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户。己卯，诏群臣议定律令。闰月癸卯朔，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。乙丑，以高阳王雍为司空。是岁，高丽遣使来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丙子，封宕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。二月，梁州氐、蜀反，绝汉中运路，州刺史邢峦频大破之。夏四月己未，城阳王鸾薨。乙丑，诏曰：“中正所铨，但为门第，吏部彝伦，



仍不才举。八坐可审议往代擢贤之礼，必令才学并申，资望兼致。”邢峦遣统军王足西伐，频破梁诸军，遂入剑阁。秋七月戊子，王足击破梁军，因逼涪城。八月壬寅，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。冬十一月戊辰朔，武兴王杨绍先叔父集起谋反，诏光禄大夫杨椿讨之。王足围涪城，益州诸郡戍降者十二三，送编籍者五万余户。既而足引军退。是岁，邓至国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丁卯朔，皇子昌生，大赦。壬申，梁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，克武兴。秦州人王智等聚众，自号王公，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，年号建明。己卯，杨集起兄弟相率降。二月丙辰，诏求说言。戊午，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兒。三月己巳，以戎旅兴，诏停诸作。己卯，乐良王长命坐杀人，赐死。庚寅，平南将军、曲江县公陈伯之自梁城南奔。夏四月丁未，诏罢盐池禁。五月丙寅，诏以时泽未降，春稼已旱，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，因以致死，暴露沟塹者，令洛阳部尉，依法棺埋。秋七月庚辰，元丽大破秦贼，降吕苟兒及其王公三十余人，秦、涇二州平。戊子，中山王英大破梁徐州刺史王伯敖于阴陵。己丑，诏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并、肆六州卒十万，以济南军。八月壬寅，安东将军邢峦破梁将桓和于孤山。诸将所在克捷，兖州平。壬戌，曲赦涇、秦、岐、凉、河五州。九月癸酉，邢峦大破梁军于淮南，遂攻钟离。冬十一月甲子，帝为京兆王愉、清河王怿、广平王怀、汝南王悦讲《孝经》于式乾殿。是岁，高丽、蠕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夏四月戊戌，钟离大水，中山王英败绩而还。六月己丑朔，诏有司准前式，置国子，立太学，树小学于四门。秋八月己亥，中山王英、齐王萧宝夤坐钟离败，除名。辛丑，敦煌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九月己未，诏以徙正宫极，庸绩未酬，以司空、高阳王雍为太尉，尚书令、广阳王嘉为司空，百官悉进

位一级。庚申，夏州长史曹明谋反，伏诛。甲子，开斜谷旧道。丙戌，司州人饥，诏开仓振恤。闰月甲午，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。冬十月丁卯，皇后于氏崩。自碣石至于剑阁，东西七千里，置二十二郡尉。是岁，西域、东夷四十余国并遣使朝贡。

永平元年春三月戊子，皇子昌薨。丙午，以去年旱俭，遣使者所在振恤。夏五月辛卯，帝以旱故，减膳彻悬。六月壬申，诏依洛阳旧图，修听讼观。秋七月甲午，立夫人高氏为皇后。八月壬子朔，日有蚀之。癸亥，冀州刺史、京兆王愉据州反。丁卯，大赦，改元。九月丙戌，复前中山王英本封。戊戌，杀太师、彭城王勰。癸卯，假镇北将军李平克信都，冀州平。冬十月，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，据城南叛。十二月己未，尚书邢峦克悬瓠，斩早生，禽梁将齐苟兒等。是岁，北狄、东夷、西域十八国并遣使朝贡。高昌国王曲嘉表求内徙。

二年春正月，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，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。夏四月己酉，武川镇饥，诏开仓振恤。甲子，诏缘边州镇，自今一不听寇盗境外，犯者罪同境内。五月辛丑，帝以旱故，减膳彻悬，禁断屠杀。甲辰，幸华林都亭录囚徒，死罪以下，降一等。六月辛亥，诏曰：“江海方同，车书宜一，诸州轨辙，南北不等。今可申敕四方，远近无二。”秋八月丙午朔，日有蚀之。戊申，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。九月辛巳，封故北海王子颢为北海王。壬午，诏定诸门閤名。冬十月癸丑，以司空、广阳王喜为司徒。庚午，郢州献七宝床，诏不纳。冬十一月甲申，诏禁屠杀含孕，以为永制。己丑，帝于式乾殿为诸僧、朝臣讲《维摩诘经》。冬十二月，诏五等诸侯，其同姓者出身：公，正六下；侯，从六上；伯，从六下；子，正七上；男，正七下。异族出身：公，从七上；侯，从七下；伯，正八上；子，正八下；男，从八上。清修出身：公，从八下；侯，

正九上；伯，正九下；子，从九上；男，从九下。是岁，西域、东夷二十四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二月壬子，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，州郡捕斩之。癸亥，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反，州军讨平之。三月丙戌，皇子翊生，大赦。夏四月，平阳郡之禽昌、襄陵二县大疫，自正月至此月，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。五月丁亥，冀、定二州旱俭，诏开仓振恤。六月甲寅，诏重求遗书于天下。冬十月辛卯，中山王英薨。丙申，诏太常立馆，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，咸令居处。严敕医署分师救疗，考其能否而行赏罚。又令有司集诸医工，惟简精要，取三十卷以班九服。十二月辛巳，江阳王继坐事除名。甲申，诏于青州立孝文皇帝庙。殿中侍御史王敞谋反，伏诛。是岁，西域、东夷、北狄十六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丁巳，汾州刘龙驹聚众反，诏谏议大夫薛和讨之。二月壬午，青、齐、徐、兖四州人饥甚，遣使振恤。三月壬戌，司徒、广阳王嘉薨。夏四月，梁遣其镇北将军张穆及马仙琕寇朐山。诏徐州刺史卢昶率众赴之。五月己亥，迁代京铜龙置天泉池西。丙辰，诏禁天文学。冬十一月，朐山城陷，卢昶大败而还。十二月壬戌朔，日有蚀之。是岁，西域、东夷、北狄二十九国并遣使朝贡。

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，以频年水旱，百姓饥弊，分遣使者，开仓振恤。丙辰，以尚书令高肇为司徒，清河王怿为司空。三月甲午，州郡十一大水，诏开仓振恤。以京师谷贵，出仓粟八十万石以振恤贫者。己未，安乐王诤薨。夏四月，诏以旱故，断食粟之畜。丁卯，诏曰：“迁京嵩县，年将二纪，博士端然虚禄。靖言念之，有兼愧慨。可严敕有司，国子学，孟冬使成。太学、四门，明年暮春令就。”戊辰，以旱故，诏尚书与群司鞠理狱讼。辛未，诏饥人就谷六镇。丁丑，帝以旱故，减膳彻

悬。癸未，诏曰：“肆州地震陷裂，死伤甚多。亡者不可复追，生病宜加疗救。可遣太医、折伤医并给所须药就疗。”乙酉，大赦，改元。诏立理诉殿、讼车，以尽冤穷之理。五月丙午，诏天下有粟之家，供年之外，悉贷饥人。自二月不雨至于是月。己未晦，日有蚀之。六月壬申，澍雨大洽。戊寅，通河南牝马之禁。庚辰，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，以振京师及州郡饥人。冬十月乙亥，立皇子诩为皇太子。十一月丙申，诏以东宫建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，量给粟帛。十二月己巳，诏守宰为御史弹赦免者，及考在中第，皆代之。是岁，西域、东夷十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，帝御讼车，亲理冤讼。二月丙辰朔，振恤京师贫人。甲戌，以六镇大饥，开仓拯贍。己卯，进太尉、高阳王雍位太保。闰月辛丑，以苑牧地赐代迁人无田者。是春，人饥，死者数万口。夏四月庚子，以绢十五万疋振河南郡人。五月甲寅朔，日有蚀之。是月，寿春大水。遣平东将军奚康生等步骑数千赴之。六月乙酉，青州人饥，诏使者开仓振恤。甲午，曲赦扬州。辛亥，帝御讼车，亲理冤讼。是夏，十三郡大水。秋八月辛卯，诏以水旱饥俭，百姓多陷罪辜，降死以下刑。九月丙辰，以贵族豪门，崇习奢侈，诏尚书严立限级，节其流宕。冬十月，诏以恆、肆地震，人多死伤，重丐一年租赋。十二月丙戌，丐洛阳、河阴二县租赋。乙巳，诏以恆、肆地震，人多离灾，其有课丁没尽，老幼单立，家无受复者，各赐廩粟，以接来稔。是岁，东夷、西域十余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二月乙未，诏曰：“肆州秀容郡敷城县、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，山鸣地震，于今不已。告谴彰咎，朕甚惧焉。可恤痍宽刑，以答灾谴。”夏四月，青州人饥。辛巳，开仓振恤。乙巳，上御讼车，亲理冤讼。秋八月甲申，帝临

朝堂，考百司而加黜陟。冬十一月辛亥，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，步骑十五万，西伐益州。丁巳，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，自号净居国明法王。州郡捕斩之。十二月庚寅，诏立明堂。是岁，东夷、西域八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帝不豫。丁巳，崩于式乾殿，时年三十三。二月甲戌朔，上尊谥曰宣武皇帝，庙号世宗。甲午，葬景陵。帝幼有大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雅性俭素。初，孝文欲观诸子志尚，大陈宝物，任其所取。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，帝唯取骨如意而已。孝文大奇之。及庶人恂失德，孝文谓彭城王勰曰：“吾国疑此儿有非常志相，今果然矣！”乃见立为储贰。雅爱经史，尤长释氏之义，每至讲论，连夜忘疲。善风仪，美容貌，临朝深默，端严若神，有人君之量矣。

肃宗孝明皇帝讳诩，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。母曰胡充华。永平三年三月丙戌，生于宣光殿之东北，有光照于庭中。延昌元年十月乙亥，立为皇太子。

四年正月丁巳，宣武帝崩。是夜，太子即皇帝位。戊午，大赦。己未，征下西讨东防诸军。庚申，诏太保、高阳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，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，百官总已以听二王。二月庚辰，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。辛巳，司徒高肇至京师，以罪赐死。癸未，进太保、高阳王雍位太傅，领太尉。以司空、清河王怿为司徒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广平王怀为司空。乙亥，尊胡充华为皇太妃。三月甲辰朔，皇太后出俗为尼，徙御金墉城。丙辰，诏进宫臣位一级。乙丑，进文武群官位一级。夏六月，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，杀阜城令，自称大乘。秋八月乙亥，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、尚书裴植，免太傅、高阳王雍官，以王还第。丙子，尊皇太妃为皇太后。戊子，帝朝太后于宣光殿。大赦。己丑，进司徒、清河王怿为太傅，领太尉。以司空、

广平王怀为太保，领司徒。任城王澄为司空。庚寅，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，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，并仪同三司。壬辰，复江阳王继本国，复济南王彧先封为临淮王。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。九月乙巳，皇太后亲览万机。甲寅，征西大将军元遥破斩法庆，传首京师。安定王燮薨。冬十二月辛丑，以高阳王雍为太师。己酉，镇南将军崔亮破梁将赵祖悦军，遂围硖石。丁卯，帝、皇太后谒景陵。是岁，东夷、西域、北狄十八国并遣使朝贡。

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，大赦，改元。荆沔都督元志大破梁军。以吏部尚书李平为行台，节度讨硖石诸军。二月乙巳，镇东将军萧宝夤大破梁将于淮北。癸亥，初听秀才对策，第中上已上叙之。乙丑，镇南崔亮、镇军李平等克硖石，斩赵祖悦，传首京师，尽俘其众。三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夏四月戊戌，以瀛州人饥，开仓振恤。五月丁卯朔，以炎旱，命厘察狱讼，权停作役。庚午，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。秋七月庚午，重申杀牛禁。八月丙午，诏古帝诸陵四面各五十步，勿听耕稼。九月丁丑，淮堰破，梁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是岁，吐谷浑、宕昌、邓至、高昌、阴平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，大乘余贼，复相聚攻瀛州，刺史宇文福讨平之。甲戌，大赦。庚寅，诏遣大使巡行四方，问疾苦，恤孤寡，黜陟幽明。二月丁未，封御史中尉元匡为东平王。三月丁亥，太保、领司徒、广平王怀薨。夏四月丁酉，诏京尹所统年高者，板赐郡各有差。戊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胡国珍为司徒。乙卯，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，即日还宫。改封安定王超为北平王。五月庚辰，重申天文禁，犯者以大辟论。秋七月乙亥，仪同三司、汝南王悦坐杀人免官，以王还第。己巳，享太庙。八月戊戌，宴道武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，申家人礼。己亥，诏庶

族子弟年未十五，不听入仕。庚子，诏咸阳、京兆二王子女，还附属籍。丁未，诏太师、高阳王雍入居门下，参决尚书奏事。冬十月，以幽、冀、沧、瀛、光五州饥，遣使巡抚，开仓振恤。是岁，东夷、西域、氐、羌等十一国并遣使朝贡。

神龟元年春正月甲子，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。壬申，诏给京畿及诸州老人板郡县各有差，及赐鰥寡孤独粟帛。庚辰，诏以杂役户或冒入清流，所在职人，皆令五人相保。无人任保者，夺官还役。乙酉，秦州羌反。幽州大饥，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人。诏刺史开仓振恤。二月己酉，诏以神龟表瑞，大赦，改元。东益州氐反。三月，南秦州氐反。夏四月丁酉，司徒胡国珍薨。甲辰，改封江阳王继为京兆王。六月，自正月不雨，是月辛卯，澍雨乃降。秋七月，河州人却铁勿聚众反，自称水池王。闰月甲辰，开恆州银山禁。八月癸丑朔，诏京师见囚殊死以下，悉减一等。甲子，却铁勿诣行台源子恭降。九月戊申，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。冬十月丁卯，以尼礼葬高太后于芒山。十二月辛未，诏曰：“人生有终，下归兆域。京邑隐振，口盈亿万，贵贱攸凭，未有定所。今制乾脯山以西，拟为九原。”是岁，东夷、西域、北狄十一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丁亥，诏曰：“皇太后撝挹自居，称号弗备。宜遵旧典，称诏宇内，以副黎蒸元元之望。”是月，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。二月乙丑，齐郡王祐薨。庚午，羽林千余人焚征西将军张彝第，殴伤彝，烧杀其子均。乙亥，大赦。丁丑，诏求直言。壬寅，诏以旱故，命依旧雩祈，察理冤狱，掩骼埋骼，振穷恤寡。三月甲辰，澍雨大洽。夏五月戊戌，以司空、任城王澄为司徒，京兆王继为司空。秋八月乙未，御史中尉、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。九月庚寅，皇太后幸嵩高山。癸巳，还宫。冬十二月癸丑，司徒、任城王澄薨。庚申，

大赦。诏除淫祀，焚诸杂神。是岁，吐谷浑、宕昌、嚧哒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日有蚀之。夏四月丙辰，诏尚书长孙承业巡抚北蕃，观察风俗。五月辛巳，以炎旱故，诏八坐鞠见囚，申枉滥。秋七月丙子，侍中元叉、中常侍刘腾奉帝幸前殿，矫皇太后诏，归政逊位。乃幽皇太后北宫，杀太傅、清河王怿，总勒禁旅，决事殿中。辛卯，帝加元服，大赦，改元。内外百官进位一等。八月甲寅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举兵欲诛腾。不果，见杀。九月壬辰，蠕蠕主阿那瑰来奔。戊戌，以太师、高阳王雍为丞相。冬十月乙卯，以仪同三司、汝南王悦为太尉。十一月己亥，封阿那瑰为朔方郡公、蠕蠕王。十二月壬子，诏送蠕蠕王阿那瑰归北。辛酉，以司空、京兆王继为司徒。

二年春正月，南秦州氐反。二月，车驾幸国子学，讲《孝经》。三月庚午，幸国子学，祠孔子，以颜回配。甲午，右卫将军奚康生于禁中将杀元叉，不果，为叉所害。以仪同三司刘腾为司空。夏四月庚子，进司徒、京兆王继位太保。壬寅，以仪同三司崔光为司徒。五月丁酉朔，日有蚀之。秋七月己丑，以旱故，诏有司修案旧典，祇行六事。八月己巳，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代来奔怀朔镇。十二月甲戌，诏司徒崔光、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。庚辰，以东益、南秦州氐反，诏河间王琛讨之，失利。是岁，乌菴、居密、波斯、高昌、勿吉、伏罗、高车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辛亥，耕籍田。夏四月庚辰，以高车国主覆罗伊匐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公、高车国王。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六月己巳，以旱故，诏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。命理冤狱，止土功，减膳彻悬，禁止屠杀。冬十一月己丑朔，日有蚀之。己巳，祀圆丘。丙午，诏班历，大赦。



十二月癸酉，以太保、京兆王继为太傅，司徒崔光为太保。是岁，波斯、不溪、龟兹、吐谷浑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二月壬申，追封故咸阳王禧为敷城王，京兆王愉为临洮王，清河王怿为范阳王，以礼加葬。丁丑，河间王琛、章武王融并以贪污削爵除名。己卯，蠕蠕主阿那瑰率众犯塞。遣尚书左丞元孚为北道行台，持节喻之。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代来朝。司空刘腾薨。夏四月，阿那瑰执元孚北遁。秋八月癸未，追复故范阳王怿为河间王。九月丁酉，诏太尉、汝南王悦入居门下，与丞相、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。冬十一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丙申，赵郡王谧薨。丁酉，太保崔光薨。十二月，以太尉、汝南王悦为太保。徐州刺史、北海王颢坐贪污，削爵除官。是岁，宕昌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。三月，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，聚众杀镇将，号真王元年。夏四月，高平酋长胡琛反，自称高平王，攻镇以应拔陵。别将卢祖迁击破之。五月，都督北征诸军事、临淮王彧攻讨，败于五原，削除官爵。壬申，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，率广阳王渊等北讨。六月，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，自称秦王，杀刺史李彦。大提寻死，子念生代立，僭称天子，年号天建，置立百官。丁酉，大赦。秋七月戊午，复河间王琛、临淮王彧本封。是月，凉州幢帅于菩提、呼延雄执刺史宋颖，据州反。念生遣其兄高阳王天生下陇东寇。八月甲午，雍州刺史元志西讨，大败于陇东，退守岐州。丙申，诏诸州镇军元非犯配者，悉免为编户。改镇为州，依旧立称。九月壬申，诏尚书左仆射、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、大都督。复抚军、北海王颢官爵，为都督。并率诸将西讨。乙亥，帝幸明堂，饯宝夤等。吐谷浑主伏连筹遣兵讨凉州。于菩提走，追斩之。城人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。冬十月，营州城人刘安定、就德

兴据城反，执刺史李仲遵。城人王恶兒斩安定以降。德兴东走，自号燕王。十二月，诏太傅、京兆王继为太师、大将军，率诸将西讨。汾州正平、平阳胡叛逆，诏复征东将军、章武王融封爵，为大都督，率众讨之。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，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。是岁，嚙哒、契丹、地豆干、库莫奚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，自称宋王，年号天后。遣其子景仲归梁。梁遣其将豫章王综入守彭城。法僧拥其僚属南入。诏临淮王彧、尚书李宪为都督，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，俱讨徐州。癸亥，萧宝夤及征西将军崔延伯大破贼于黑水。天生退走入陇，泾、岐及陇悉平。以太师、大将军、京兆王继为太尉。二月，诏追复故乐良王长命爵，以其子忠绍之。戊戌，大赦。三月甲戌，诏五品以上，各荐所知。夏四月辛卯，皇太后复临朝摄政，引群臣面陈得失。壬辰，征西将军、都督崔延伯大败于泾川，战歿。六月癸未，大赦，改元。蠕蠕主阿那瑰大破拔陵。是月，诸将逼彭城，萧综夜潜出降，梁诸将奔退，众军追蹙，免者十一二。秋八月癸酉，诏断远近贡献珍丽，违者免官。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，年号真王。九月乙卯，诏减天下诸调之半。壬戌，诏五品以上，各举所知。辛未，曲赦南北秦州。冬十月，蠕蠕遣使朝贡。十一月辛亥，诏父母年八十以上者，皆听居官。时四方多事，诸蛮复反。十二月，山胡刘蠡升反，自称天子。

二年春正月庚戌，封广平王怀长子诲为范阳王。壬子，以太保、汝南王悦领太尉。是月，五原鲜于修礼反于定州，年号鲁兴。二月庚申，帝及皇太后临大夏门，亲览冤讼。三月庚子，追复中山王熙本爵，以其子叔仁绍之。夏四月，大赦。戊申，北讨都督河间王琛、长孙承业失利奔还，诏并免官爵。五月丁

未，车驾将北讨，内外戒严。前给事黄门侍郎元略自梁还朝，封义阳王。以丞相、高阳王雍为大司马。六月己巳，曲赦齐州。绛蜀陈双炽聚众反，自号始建王。曲赦平阳、建兴、正平三郡。诏假镇西将军、都督长孙承业讨双炽，平之。丙子，改封义阳王略为东平王。戊寅，诏复京兆王继本封江阳王。戊子，诏曰：“自运属艰棘，历载于兹。朕威德不能遐被，经略无以及远，何以苟安黄屋，无愧黔黎！今便避居正殿，蔬食素服。当亲自招募，收集忠勇。其有直言正谏之士，敢决徇义之夫，二十五日，悉集华林东门。人别引见，共论得失。”秋八月丙子，进封广川县公元为常山王。戊子，进武城县公子攸为长乐王。癸巳，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，为贼党葛荣所杀。九月辛亥，葛荣败都督广阳王深、章武王融于博野白牛逻。融歿于阵。荣自称天子，国号齐，年称广安。冬十一月戊戌，杜洛周攻陷幽州，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。丙午，税京师田租，亩五升。借赁公田者，亩一斗。闰月，税市，人出入者，各一钱，店舍为五等。梁将元树逼寿春，扬州刺史李宪力屈而降。初留州县及长史、司马、戎主副质子于京师。诏：“顷旧京沦覆，中原丧乱，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内为杂户滥门拘辱者，悉听离绝。”是岁，叠伏罗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，仪同三司萧宝夤为司空。辛巳，葛荣陷殷州，刺史崔楷固节死之。甲申，诏峻铸钱之制。萧宝夤大败于泾州，北海王颢寻亦败走。曲赦关西及正平、平阳、建兴。戊子，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。己丑，以四方未平，诏内外戒严，将亲征。二月丁酉，诏开输赏格。输粟入瀛、定、岐、雍四州者，官斗二百斛赏一阶；入二华州者，五百石赏一阶。不限多少，粟毕授官。虜贼据潼关。三月甲子，诏将西讨，中外戒严。虜贼走，复潼关。秋七月，相州刺史、

安乐王鉴据州反。己丑，大赦。八月，都督源子邕、李神轨、裴衍攻鄴。丁未，斩鉴，相州平。九月己未，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城南叛。秦州城人杜粲杀莫折念生，自行州事。冬十月戊申，曲赦恆农已西河北、正平、平阳、邵郡及关西诸州。甲寅，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，自号齐，年称隆绪。十一月己丑，葛荣攻陷冀州，执刺史元孚，逐出居人，冻死者十六七。十二月戊申，都督源子邕、裴衍与荣战，败于阳平东北，并歿。是月，杜粲为骆超所杀。超遣使归罪。是岁，蠕蠕遣使朝贡。

武泰元年春正月乙丑，生皇女，秘言皇子。丙寅，大赦，改元。丁丑，雍州人侯终德相率攻萧宝夤。宝夤度渭走，雍州平。二月癸丑，帝崩于显阳殿，时年十九。甲寅，皇子即位，大赦。皇太后诏曰：“皇家握历受图，年将二百，祖宗累圣，社稷载安。高祖以文思先天，世宗以下武继世。大行在御，重以宽仁奉养，率由温明恭顺。实望穹灵降祐，麟趾众繁。自潘充华有孕椒宫，冀诞储两，而熊罴无兆，唯虺遂彰。于时直以国步未康，假称统胤。欲以底定物情，系仰宸极。何图一旦弓剑莫追！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，体自高祖，天表卓异。大行平日养爱特深，义齐若子，事符当璧，允膺大宝。即日践祚。可班宣远迹，咸使知之。”乙卯，幼主即位。仪同三司、大都督尔硃荣抗表请入奔赴，勒兵而南。是月，杜洛周为葛荣所并。三月甲申，上尊谥曰孝明皇帝。乙酉，葬于定陵，庙号肃宗。四月戊戌，尔硃荣济河。庚子，皇太后、幼主崩。

论曰：宣武承圣考德业，天下想望风化，垂拱无为，边徼稽服。而宽以摄下，从容不断，太和之风替矣。比之汉世，元、成、安、顺之侔欤。宣武之后，继以元成，孝明冲龄统业，灵后妇人专制，任用非人，赏罚乖舛。于是衅起宇内，祸延邦畿。卒于享国不长，抑亦沦胥之始也。

## 卷第五

### 魏本纪第五

敬宗孝庄皇帝讳子攸，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。母曰李妃。明帝初，以勰有鲁阳翼卫之勋，封帝武城县公。幼侍明帝书于禁中；及长，风神秀慧，姿貌甚美，雅为明帝亲待。孝昌二年八月，进封长乐王，历位侍中、中军将军。以兄彭城王劭事，转为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，实见出也。武泰元年二月，明帝崩。大都督尔硃荣谋废立。以帝家有忠勋，且兼人望，阴与帝通，率众来赴。帝与兄弟夜北度河，会荣于河阳。

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，帝南济河，即皇帝位。以皇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，皇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。以尔硃荣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，封太原王。己亥，百僚相率，有司奉玺绶，备法驾，奉迎于河梁。西至陶渚，荣以兵权在己，遂有异志。乃害灵太后及幼主，次害无上王劭、始平王子正，又害丞相、高阳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，列骑卫帝，迁于便幕。荣寻悔，稽颡谢罪。

辛丑，车驾入宫，御太极殿。大赦，改武泰为建义元年。壬寅，荣表请追谥无上王为皇帝。余死河阴者，诸王、刺史赠三司，三品者令仆，五品者刺史，七品已下及庶人，郡、镇。诸死者子孙，听立后，授封爵。诏从之。癸卯，以前太尉、江阳王继为太师、司州牧。相州刺史、北海王颢为太傅、开府，仍刺史。封光禄大夫、清泉县侯李延实为阳平王，位太保，迁

太傅；以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，封上党王。以仪同三司杨椿为司徒。以仪同三司、顿丘郡公穆绍为司空，领尚书令，进爵为王。以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冯翊王。以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，封魏郡王。以给事黄门侍郎元瑱为东海王。甲辰，以敷城王坦为咸阳王。以谏议大夫元贵平为东莱王。以直阁将军元肃为鲁郡王。以秘书郎中元晔为长广王。以冯翊郡公源绍景复先爵陇西王。扶风郡公冯冏、东郡公陆子彰、北平公长孙悦并复先王爵。以北平王超还复为安定王。丁未，诏中外解严。庚戌，封大将军尔硃荣次子义罗为梁郡王。诏蠕蠕王阿那瓌赞拜不名，上书不称臣。是月，汝南王悦、北海王颢、临淮王彧前后奔梁。五月丁巳朔，以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，光禄勋元欣副之。循方黜陟，先行后闻。辛酉，大将军尔硃荣还晋阳，帝餞于邙阴。六月癸卯，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，袭爵泰临县伯、高昌王。帝以寇难未夷，避正殿，责躬撤膳。又班募格，收集忠勇。有直言正谏之士者，集华林园，面论时事。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移人万余户，反于北海，自署汉王，年号天统。秋七月乙丑，加大将军尔硃荣柱国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壬子，光州人刘举聚众反于濮阳，自称皇武大将。是月，高平镇人万俟丑奴僭称大位。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。八月，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。甲辰，诏大都督宗正珍孙讨刘举。平之。九月己巳，以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。壬申，柱国大将军尔硃荣率骑七千讨葛荣于滏口，破禽之。冀、定、沧、瀛、殷五州平。乙亥，以葛荣平，大赦，改元为永安。辛巳，以尔硃荣为大丞相，进荣子平昌郡公文殊、昌乐郡公文暢爵并为王。以司徒杨椿为太保，城阳王徽为司徒。冬十月丁亥，尔硃荣槛送葛荣于京师。帝临闾阖门，荣稽顙谢罪，斩于都市。戊戌，江阳王继薨。癸丑，复胶东县侯李侃希

祖爵南郡王。是月，大都督费穆大破梁军。禽其将曹义宗，檻送京师。梁以北海王顓为魏主，年号孝基，入据南兖之铎城。十一月戊午，以无上王世子韶为彭城王；陈留王子宽为陈留王；宽弟刚为浮阳王；刚弟质为林虑王。癸亥，行台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丘。侃奔梁。戊寅，封前军元凝为东安王。是岁，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。

二年春二月甲午，追尊皇考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。皇妣为文穆皇后。夏四月癸未，迁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，降畿内死罪已下刑。辛丑，上党王天穆大破邢杲于济南。杲降，送于京师，斩于都市。五月壬子朔，元顓克梁国。乙丑，内外戒严。癸酉，元顓陷荥阳。甲戌夜，车驾北巡。乙亥，幸河内。丙子，元顓入洛。丁丑，进封城阳县公元祉为平原王；安昌县公元鸞为华山王。戊寅，太原王尔硃荣会车驾于长子，即日反旆。上党王天穆北度，会车驾于河内。秋七月戊辰，都督尔硃兆、贺拔胜从硖石夜济。破顓子冠受及安丰王延明军。元顓败走。庚午，车驾入居华林园，升大夏门大赦。壬申，以柱国大将军、太原王尔硃荣为天柱大将军。癸酉，临颖县卒江丰斩元顓，传首京师。甲戌，以大将军、上党王天穆为太宰，以司徒、城阳王徽为大司马、太尉。己卯，以南青州刺史元旭为襄城王；南兖州刺史元暹为汝阳王。闰月辛巳，帝始居宫内。辛卯，以兼吏部尚书杨津为司空。八月己未，以太傅李延实为司徒。丁卯，封瓜州刺史元太宗为东阳王。九月，大都督侯深破韩楼于蓟，斩之。幽州平。冬十月己酉朔，日有蚀之。丁丑，以前司空、丹杨王萧赞为司徒。十一月己卯，就德兴自荣州遣使请降。丙午，以大司马、太尉、城阳王徽为太保，以司徒、丹杨王萧赞为太尉，以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司徒。

三年夏四月丁卯，雍州刺史尔硃天光讨万俟丑奴、萧宝夤

于安定。破禽之，囚送京师。甲戌，以关中平，大赦。斩丑奴于都市，赐宝羹死。六月戊午，嚧哒国献师子一。是月，白马龙泗胡王庆云僭称帝号于永洛城。秋七月丙子，尔硃天光平水洛城，禽庆云。九月辛卯，天柱大将军尔硃荣、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。戊戌，帝杀荣、天穆于明光殿，及荣子菩提。乃升闾阖门，大赦。遣武卫将军奚毅、前燕州刺史侯深率众镇北中。是夜，左仆射尔硃世隆、荣妻乡郡长公主率荣部曲，自西阳门出屯河阴。己亥，攻河桥，禽毅等，屠杀之。据北中城，南逼京师。冬十月癸卯朔，封大鸿胪卿宝炬为南阳王，汝阳县公修为平阳王，新阳伯诞为昌乐王，琅邪公昶为太原王。甲辰，徙封魏郡王湛为赵郡王，湛弟子赵郡王宣为平昌王。戊申，皇子生，大赦。乙卯，通直散骑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桥，尔硃世隆退走。壬申，世隆停建兴之高都，尔硃兆自晋阳来会之，共推长广王晔为主。大赦所部，年号建明。徐州刺史尔硃仲远反，率众向京师。十一月乙亥，以司徒长孙承业为太尉，以临淮王彧为司徒。丙子，进雍州刺史、广宗郡公尔硃天光爵为王。十二月甲辰，尔硃兆、尔硃度律自富平津上，率骑涉度以袭京城。事出仓卒，警卫不守。帝步出云龙门。兆逼帝幸永宁寺，杀皇子。乱兵杀司徒临淮王彧、左仆射范阳王诲。戊申，尔硃度律自镇京师。甲寅，尔硃兆迁帝于晋阳。甲子，帝遇弑于城内三级佛寺，时年二十四。并害陈留王宽。中兴二年，废帝奉谥为武怀皇帝。及孝武立，又以庙讳故，改谥孝庄皇帝，庙号敬宗。葬静陵。

节闵皇帝讳恭，字修业，广陵惠王羽之子也。母曰王氏。帝少有志度，事祖母、嫡母以孝闻。正始中，袭爵。位给事黄门侍郎。帝以元叉擅权，托称暗病，绝言垂一纪。居于龙花佛寺，无所交通。永安末，有白庄帝，言帝不语，将有异图。人



间游声，又云常有天子气。帝惧祸，遂逃匿上洛。寻见追蹙，送京师，拘禁多日，以无状获免。及庄帝崩，尔硃世隆等以元晔疏远，又非人望所推，以帝有过人之量，将谋废立。恐实不语，乃令帝所亲申意，兼迫胁。帝曰：“天何言哉。”世隆等大悦。及元晔至邙南，世隆等奉帝东郭外，行禅让礼。太尉尔硃度律奉路车，进玺绂。服袞冕，百官侍卫，入自建春、云龙门。

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，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，群臣拜贺。礼毕，遂登阊阖门大赦。以魏为大魏。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。罢税市及税盐之官。庚午，诏曰：“自秦之末竟为皇帝，忘负乘之深殃，垂贪鄙于万叶。予今称帝，已为褒矣！可普告令知。”是月，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。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于蓟。河北大使高乾及其弟昂夜袭冀州。执刺史元嶷，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。三月癸酉，封长广王晔为东海王。以青州刺史、鲁郡王肃为太师。沛郡王欣为太傅、司州牧，改封淮阳王。以徐州刺史彭城王尔硃仲远、雍州刺史陇西王尔硃天光并为大将军。以柱国大将军。并州刺史、颍川王尔硃兆为天柱大将军。封晋州刺史、平阳郡公高欢为勃海王。以特进、清河王亶为太傅。以尚书令、乐平王尔硃世隆为太保。以赵郡王谧为司空。丙申，定州刺史侯深破刘灵助于安国城。斩之，传首京师。夏四月壬子，享太庙。癸亥，陇西王尔硃天光破宿勤明达。禽送京师，斩之。丙寅，以侍中尔硃彥伯为司徒。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。罢细作之条，无禁邻国还往。五月丙子，尔硃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勣等讨崔祖螭于东阳，斩之。六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庚申，勃海王高欢起兵信都，以诛尔硃氏为名。秋七月壬申，尔硃世隆等害前太保杨椿、前司空杨津。丙戌，司徒尔硃彥伯以旱逊位。九月，以彭城王尔硃仲远为太

宰。庚辰，以陇西王尔硃天光为大司马。癸巳，追尊皇考为先帝，皇妣王氏为先太妃。封皇弟永业为高密王，皇子子恕为勃海王。冬十月壬寅，高欢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。

二年春闰二月，高欢败尔硃天光等于韩陵。夏四月辛巳，高欢与废帝至芒山。使魏兰根慰喻洛邑，且观帝之为人。兰根忌帝雅德，还致毁谤，竟从崔陵议，废帝于崇训佛寺。而立平阳王修，是为孝武帝。帝既失位，乃赋诗曰：“硃门久可患，紫极非情玩。颠覆立可待，一年三易换。时运正如此，唯有修真观。”五月丙申，帝遇弑，殁于门下外省，时年三十五。孝武帝诏百司赴会，葬用王礼。加九旒、銮辂、黄屋、左纛，班剑百二十人。后西魏追谥节闵皇帝。

废帝讳朗字仲哲，章武王融第三子也。母曰程氏。帝少称明悟。元晖建明二年正月戊子，为勃海太守。普泰元年十月，勃海王高欢奉帝以主号令。

中兴元年冬十月壬寅，皇帝即位于信都西。大赦，改普泰元年为中兴。以勃海王高欢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以河北大使高乾为司空。辛亥，高欢大破尔硃兆于广阿。十一月，梁将元树入据谯城。

二年春二月甲子，以勃海王高欢为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及欢败尔硃氏于韩陵，四月辛巳，帝于河阳逊位于别邸。五月，孝武封帝为安定郡王。十一月，殁于门下外省。时年二十。永熙二年，葬于鄴西南野马岗。

孝武皇帝讳修，字孝则，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。母曰李氏。帝性沈厚，学涉，好武事，遍体有鳞文。年十八，封汝阳县公。梦人有从讳谓己曰：“汝当大贵，得二十五年。”永安三年，封平阳王。普泰中，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

中兴二年，高欢既败尔硃氏，废帝自以疏远，请逊大位。

欢乃与百寮议。以孝文不可无后，时召汝南王悦于梁。至，将立之，宿昔而止。又诸王皆逃匿，帝在田舍。先是，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，候之乃帝也。于是造第密言之。居五旬而高欢使斛斯椿求帝。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。帝变色曰：“非卖我耶？”椿遂以白欢。欢遣四百骑奉迎帝入氈帐，陈诚，泣下沾襟。让以寡德。欢再拜，帝亦拜。欢出，备服御，进汤沐。达夜严警。昧爽，文武执鞭以朝。使斛斯椿奉劝进表。椿入帷门，罄折延首而不敢前。帝令思政取表，曰：“视，便不得不称朕矣。”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。即位于东郭之外。用代都旧制，以黑氈蒙七人，欢居其一。帝于氈上西向拜天讫，自东阳、云龙门入。

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，皇帝御太极前殿，群臣朝贺。礼毕，升闾阖门大赦。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。壬辰，高欢还鄴。五月丙申，节闵帝殂。以太傅、淮阳王欣为太师，改封沛郡王。以司徒、赵郡王湛为太保。以司空、南阳王宝炬为太尉。以太保长孙承业为太傅。辛丑，复前司空高乾位。己酉，以仪同三司、清河王亶为司徒。乙卯，内外解严。六月癸亥朔，帝于华林园纳讼。丁卯，南阳王宝炬坐事，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，以王归第。己卯，临显阳殿纳讼。丙戌，诏曰：“间者，凶权诞恣，法令变常，遂立夷貊轻赋，冀收天下之意。随以箕敛之重，终纳十倍之征，掩目捕雀，何能过此！今岁租调，且两收一亏，明年复旧。”秋七月庚子，以南阳王宝炬为太尉。乙卯，帝临显阳殿，亲理冤狱。是月，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大破梁军于谯城，禽其将元树。八月丁卯，封西中郎将元宁为高平王。九月癸卯，进燕郡公贺拔允爵为王。癸丑，改封沛郡王欣为广陵王；节闵子勃海王子恕为沛郡王。冬十月辛酉朔，日有蚀之。十一月丁酉，祀圜丘。甲辰，杀安定王朗及东海王晔。己酉，

以汝南王悦为侍中、大司马，开府。葬太后胡氏。十二月丁亥，杀大司马、汝南王悦。大赦，改元为永兴。以同明元时年号，寻改为永熙。是岁，蠕蠕、嚙哒、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、高昌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庚寅朔，朝飧群臣于太极前殿。丁酉，勃海王高欢大败尔硃氏，山东平。罢诸行台。丁巳，追尊皇考为武穆皇帝，太妃冯氏为武穆皇后，皇妣李氏曰皇太妃。二月，以咸阳王坦为司空。三月甲午，太师、鲁郡王肃薨。丁巳，以太保、赵郡王湛为太尉。以太尉、南阳王宝炬为尚书令、太保，开府。是月，阿至罗十万户内附。诏复以勃海王高欢为大行台，随机裁处。夏四月己未朔，日有蚀之。秋七月壬辰，以太师、广陵王欣为大司马，以太尉、赵郡王湛为太师，并开府。庚戌，以前司徒、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。冬十月癸未，以卫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临县伯、高昌王麹子坚为仪同三司，进爵郡公。十二月丁巳，狩于嵩阳，士卒寒苦。己巳，遂幸温汤。丁丑，还宫。

三年春二月壬戌，大赦。壬午，封左卫将军元斌之为颍川王。夏四月癸丑朔，日有蚀之。辛未，高平王宁坐事降爵为公。五月丙戌，置勋府庶子，箱别六百人；骑官，箱别二百人；阁内部曲，数千人。帝内图高欢，乃以斛斯椿为领军，使与王思政等统之，以为心膂。军谋朝政，咸决于椿。分置督将及河南、关西诸刺史。辛卯，下诏戒严，杨声伐梁，实谋北讨。是夏，契丹、高丽、吐谷浑并遣使朝贡。秋七月己丑，帝亲总六军十余万，次河桥。高欢引军东度。丙午，帝率南阳王宝炬、清河王亶、广阳王湛、斛斯椿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杨王别舍。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。有牛百头，尽杀以食军士。众知帝将出，其夜亡者过半。清河、广阳二王亦逃归。略阳公宇文泰遣都督骆超、李贤和各领数百骑赴。骆超先至。甲戌，贤和

会帝于崤中。己酉，高欢入洛，遣娄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领左右侍官追帝，请回驾。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。帝鞭马长骛至湖城，饥渴甚，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。帝甘之，复一村十年。是岁二月，荧惑入南斗，众星北流，群鼠浮河向鄴。梁武跌而下殿，以禳星变。及闻帝之西，惭曰：“虜亦应天乎？”帝至稠桑，潼关大都督毛洪宾迎献食。八月，宇文泰遣大都督赵贵、梁御甲骑二千来赴，乃奉迎。帝过河谓御曰：“此水东流而朕西上，若得重谒洛阳庙，是卿等功也。”帝及左右皆流涕。宇文泰迎帝于东阳，帝劳之，将士皆呼万岁。遂入长安。以雍州公廨为宫，大赦。甲寅，高欢推司徒、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承制总万机，居尚书省。欢追车驾至潼关。九月己酉，欢东还洛阳。帝亲督众攻潼关，斩其行台华长瑜，又克华州。其冬十月，高欢推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，徙都鄴，是为东魏。魏于此始分为二。帝之在洛也，从妹不嫁者三：一曰平原公主明月，南阳王同产也；二曰安德公主，清河王恹女也；三曰蒺藜，亦封公主。帝内宴，命诸妇人咏诗。或咏鲍照乐府曰：“硃门九重门九闰，愿逐明月入君怀。”帝既以明月入关。蒺藜自缢。宇文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。帝不悦，或时弯弓，或时推案，君臣由此不安平。闰十二月癸巳，潘弥奏言：“今日当慎有急兵。”其夜，帝在逍遥园宴阿至罗，顾侍臣曰：“此处仿佛华林园，使人聊增凄怨。”命取所乘波斯骝马，使南阳王跃之。将攀鞍，蹶而死，帝恶之。日晏还宫，至后门，马惊不前，鞭打入。谓潘弥曰：“今日幸无他不？”弥曰：“过夜半则大吉，”须臾，帝饮酒，遇鸩而崩，时年二十五。谥曰孝武。殯于草堂佛寺。十余年乃葬云陵。始宣武、孝明间谣曰：“狐非狐，貉非貉，焦梨狗子啮断索。”识者以为索谓本索发，焦梨狗子指宇文泰，俗谓之黑獺也。

文皇帝讳宝炬，孝文皇帝之孙，京兆王愉之子也。母曰杨氏。帝正始初坐父愉罪，兄弟皆幽宗正寺。及宣武崩，乃得雪。正光中，拜直阁将军。时胡太后多嬖宠，帝与明帝谋诛之。事泄，免官。武泰中，封邵县侯。永安三年，进封南阳王。孝武即位，拜太尉，加侍中。永熙二年，进位太保、开府、尚书令。三年，孝武与高欢构难，以帝为中军四面大都督。及从入关，拜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孝武崩，丞相、略阳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劝进，三让乃许焉。

大统元年春正月戊申，皇帝即位于城西，大赦，改元。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，皇妣杨氏为皇后。己酉，进丞相、略阳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改封安定郡公。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，广平王赞为司徒。乙卯，立妃乙氏为皇后，立皇子钦为皇太子。甲子，以广陵王欣为太傅，以仪同三司万俟寿乐干为司空。东魏将侯景攻陷荊州。二月，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兖州刺史樊子鹄，以州降东魏。夏五月，降罪人。加安定公宇文泰位柱国。秋七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，以司空万俟寿乐干为司徒；以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。梁州刺史元罗以州降梁。九月，有司诏煎御香泽，须钱万贯。帝以军旅在外，停之。冬十月，太师、上党王长孙承业薨。十二月，以太尉念贤为太傅，以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。

二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，改以神元皇帝配。东魏攻陷夏州。二月，仪同三司段敬讨叛羌梁士定平之。三月，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，以司徒万俟寿乐干为太宰。夏五月，司空越勒肱薨。秦州刺史、建忠王万俟普拔及其子太宰寿乐干率所部奔东魏。秋九月，以扶风王孚为司空，以太保斛斯椿为太傅。冬十一月，追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，道武皇帝为烈祖。是岁，关中大饥，人相食，死者十七八。

三年春二月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。夏四月，太傅斛斯椿薨。五月，以广陵王欣为太宰，贺拔胜为太师。六月，以司空、扶风王孚为太保，以太尉梁景睿为太傅，以司徒、广平王赞为太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王盟为司空。冬十月，安定公宇文泰大破东魏军于沙苑，拜泰柱国大将军。十二月，司徒李叔仁自凉州通使于东魏，建昌太守贺兰植攻斩之。

四年春正月辛酉，拜天于清晖室，终帝世遂为常。二月，东魏攻陷南汾、颍、豫、广四州。废皇后乙氏。三月，立蠕蠕女郁久闾氏为皇后，大赦。以司空王盟为司徒。秋七月，东魏将侯景等围洛阳，帝与安定公宇文泰东伐。九月，车驾至自东伐。以抚军将军梁人山定为南洮州刺史，安西蕃。

五年春二月，赦京城内。夏五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。免妓乐杂役之徒，皆从编户。秋七月，诏自今恆以朔望亲阅京师见禁囚徒。以司空、扶风王孚为太尉。冬十月，于阳武门外县鼓，置纸笔，以求得失。

六年春正月庚戌，朝群臣。自西迁至此，礼乐始备。太尉、扶风王孚薨。二月，铸五铢钱。降罪人。冬十一月，太师念贤薨。

七年春二月，幽州刺史、顺阳王仲景以罪赐死。三月，夏州刺史刘平谋反，大都督于谨讨禽之。秋九月，诏班政事之法六条。冬十一月，叛羌梁人山定徒党屯于赤水城，秦州刺史独孤信击平之。尚书奏班十二条制。十二月，御凭云观。引见诸王，叙家人之礼。手诏为宗诫十条以赐之。

八年春三月，初置六军。夏四月，鄯善王兄鄯陁那率众内附。秋八月，以太尉王盟为太保。冬十月，诏皇太子镇河东。十二月，行幸华州，起万寿殿于沙苑北。

九年春正月，降罪人。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。闰月，

车驾至自华州。二月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内附，以仲密为侍中、司徒，封勃海郡公。秋七月，大赦。以太保王盟为太傅，以太尉、广平王赞为司空。冬十二月，以司空李弼为太尉。

十年春正月甲子，诏公卿已下，每月上封事三条，极言得失。刺史二千石铜墨已上，有谗言嘉谋，勿有所讳。夏五月，太师贺拔胜薨。秋七月，更权衡度量。

十一年夏五月，太傅王盟薨。诏诸鞠大辟狱，皆命三公覆审，然后加刑。冬，始筑圆丘于城南。封皇子俭。

十二年春二月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，秦州刺史独孤信讨平之。三月，铸五铢钱。夏五月，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，勿得以嫁。秋九月，东魏勃海王高欢攻玉壁，晋州刺史韦孝宽力战御之。冬十二月，欢烧营而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开白渠以溉田。二月，诏自今应宫刑者，直没官，勿刑。亡奴婢应黥者，止科亡罪。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。东魏勃海王欢薨高。其司徒侯景据颍川率河南六州内附。授景太傅、河南大行台、上谷郡公。三月，大赦。夏五月，以太傅侯景为大将军，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。晋王谨薨。秋七月，司空若干惠薨。大将军侯景据豫州叛。封皇子宁为赵王。

十四年春正月，赦颍、豫、广、北、洛、东荆、襄等七州。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。皇孙生，大赦。夏五月，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，广陵王欣为太傅，太尉李弼为大宗伯，前太尉赵贵为大司寇，以司空于谨为大司空。

十五年己巳五月，侯景杀梁武帝。初，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，并令复旧。六月，东魏勃海王高澄攻陷颍川。秋八月，盗杀东魏勃海王高澄。冬十二月，封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察



为梁王。

十六年夏四月，封皇子儒为燕王，公为吴王。五月，东魏静帝逊位于齐。秋七月，安定公宇文泰东伐，至恆农。齐师不出，乃还。九月，大赦。

十七年春三月庚戌，帝崩于乾安殿，时年四十五。夏四月庚辰，葬于永陵，上谥曰文皇帝。

帝性强果，始为太尉时，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欢之党，骄狎公卿。因公会，帝劝酒不饮，怒而殴之。骂曰：“镇兵，何敢尔也！”孝武以欢故，免帝太尉。归第，命羽林守卫，月余复位。及欢将改葬其父，朝廷追赠太师，百僚会吊者尽拜。帝独不屈，曰：“安有生三公而拜赠太师耶！”及跻大位，权归周室。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，因谓左右曰：“望此，令人有脱屣之意。若使朕年五十，便委政储宫，寻山饵药，不能一日万机也。”既而大运未终，竟保天禄云。

废帝讳钦，文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乙皇后。大统元年正月乙卯，立为皇太子。十七年三月，即皇帝位。是月，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，大将军杨忠讨禽之。

元年冬十一月，梁湘东王萧绎讨侯景，禽之。遣其舍人魏彦来告，仍嗣位于江陵。

二年秋八月，大将军尉迟迥克成都，剑南平。冬十一月，安定公宇文泰杀尚书元烈。

三年春正月，安定公宇文泰废帝而立齐王廓。帝自元烈之诛，有怨言。淮安王育、广平王赞等并垂泣谏，帝不听，故及于辱。

恭皇帝讳廓，文皇之第四子也。大统十四年，封为齐王。废帝三年正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。

元年夏四月，蠕蠕乙旃达官寇广武。五月，柱国李弼追击

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輜重而还。冬十一月，魏师灭梁，戕梁元帝。梁太尉王僧辩奉元帝子方智为王，承制，居建业。

二年秋七月，梁太尉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明于齐，奉以为主。梁王方智为太子。九月，梁司空陈霸先杀僧辩，废萧明，复奉方智为帝。是岁，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，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丁丑，初行《周礼》，建六官，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、冢宰；以柱国李弼为大司徒；赵贵为太保、大宗伯；以尚书令独孤信为大司马；以于谨为大司空；以侯莫陈崇为大司空。冬十月乙亥，安定公宇文泰薨。十二月庚子，帝逊位于周。周闵帝元年正月，封帝为宋公，寻殂。

东魏孝静皇帝讳善见，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。母曰胡妃。永熙三年八月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孝武帝既入关，勃海王高欢乃与百僚会议，推帝以奉明帝之后，时年十一。

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，皇帝即位于城东北。大赦，改元。庚午，以太师、赵郡王湛为大司马；以司空、咸阳王坦为太尉；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；以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。壬申，享太庙。丙子，车驾北迁于鄴。诏勃海王高欢留后部分。改司州为洛州。以尚书令元弼为仪同三司、洛州刺史，镇洛阳。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、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据瑕丘反。庚寅，车驾至鄴，居北城相州之廨。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，魏郡太守为魏尹。徙鄴旧人西径百里，以居新迁人。分鄴置临漳县。以魏郡、林虑、广平、阳丘、汲郡、黎阳、东濮阳、清河、广宗等郡为皇畿。十二月丁卯，燕郡王贺拔允薨。庚午，诏内外戒严，百司悉依旧章，从容雅服，不得以务衫从事。丙子，进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，巡喻天下。丁丑，赦畿内。闰月，梁以元庆和为魏王，入据平瀨乡。孝武崩于长安。初置四中郎将，

于礪石桥置东中，蒲泉置西中，济北置南中，洺水置北中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，破走之。二月壬午，以太尉、咸阳王坦为太傅，以司州牧、西河王邕妻为太尉。己丑，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樊子鹄以降，兖州平。戊戌，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，刺史尧雄击走之。三月辛酉，以司徒高盛为太尉，以司空高昂为司徒，济阴王暉业为司空。勃海王高欢讨平山胡刘蠡升。辛未，以旱故，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瘞骸骨。是春，高丽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夏四月，前青州刺史侯梁反，攻掠青、齐。癸未，济州刺史蔡俊讨平之。壬辰，降京师见囚。夏五月，大旱。勒城门殿门及省府寺署坊门浇人，不简王公，无限日，得雨乃止。六月，元庆和寇南顿，豫州刺史尧雄大破之。秋七月甲戌，封汝南王悦孙綽为琅邪王。八月辛卯，司空、济阴王暉业坐事免。甲午，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。九月丁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襄城王旭为司空。冬十一月丁未，梁柳仲礼寇荊州，刺史王元击破之。癸丑，祀圜丘。甲寅，闾阖门灾。龙见并州人家井中。十二月壬午，车驾狩于鄴东。甲午，文武百官量事各给禄。是岁，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也。

三年春正月癸卯朔，飡群臣于前殿。戊申，诏百官举士。举不称才者，两免之。二月丁未，梁光州刺史郝树以州内附。丁酉，加勃海王世子澄为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大都督。三月甲寅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山王鸞为大司马。丁卯，阳夏太守卢公纂据郡南叛，大都督元整破之。夏四月丁酉，昌乐王诞薨。五月癸卯，赐鰥寡孤独贫穷人衣物各有差。丙辰，以录尚书事、西河王邕妻为司州牧。戊辰，太尉高盛薨。六月辛巳，赵郡王湛薨。秋七月庚子，大赦。梁夏州刺史田独鞞、颍川防城都督刘鸾庆并以州内附。八月，并、肆、涿、建四州霜陨，大饥。九

月壬寅，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、南道行台，节度诸军南讨。丙辰，平阳人路季礼聚众反。辛酉，御史中尉窦泰讨平之。冬十一月戊申，诏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。侯景攻克梁楚州，获刺史桓和。十二月，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。辛未，遣使者板假老人官，百岁已下，各有差。壬申，大司马、清河王亶薨。癸未，以太傅、咸阳王坦为太师。是岁，高丽、勿吉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，以汝阳王暹为录尚书事。夏四月辛未，迁七帝神主入新庙。大赦，内外百官普进一阶。先是，荻阳人张俭等聚众反于大騄山，通西魏。壬辰，武卫将军高元咸讨破之。六月己巳，幸华林园理讼。辛未，诏尚书掩骼埋胔，推录囚徒。壬午，闾阖门灾。秋七月甲辰，遣兼散骑常侍李楷聘于梁。八月，西魏克陕州，刺史李徽伯死之。九月，侍中元子思与其弟子华谋西入，并赐死。闰月乙丑，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，伏诛。禁京师酤酒。冬十月，以咸阳王坦为录尚书事。壬辰，勃海王高欢西讨，败于沙苑。己酉，西魏行台宫景寿、都督杨白驹寇洛州，大都督韩贤大破之。西魏又遣其大行台元季海、大都督独孤信逼洛州，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阙，季海、信遂据金墉。十一月丙子，以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。十二月甲寅，梁人来聘。河间人邢磨纳、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聚众反。是岁，高丽、蠕蠕并遣使朝贡。

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，日有蚀之。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，南兖州获送于鄴。丁卯，大赦，改元。二月丙辰，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聘于梁。夏四月庚寅，曲赦畿内，开酒禁。六月壬辰，帝幸华林都堂，听讼。是夏，山东大水，虾蟆鸣于树上。秋七月乙亥，高丽遣使朝贡。八月辛卯，大败西魏于河阴。九月，大都督贺拔仁击邢磨纳、卢仲礼等破平之。冬十月，梁人来聘。

十二月庚寅，遣陆操聘于梁。

兴和元年春正月辛酉，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。三月甲寅朔，封常山郡王第二子曜为陈郡王。五月甲戌，立皇后高氏。乙亥，大赦。是月，高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，寻为东北道行台，差选勇士。庚寅，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，简发勇士。丁酉，梁人来聘。戊申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汝阳王暹薨。秋八月壬辰，遣兼散骑常侍王元景聘于梁。九月甲子，发畿内十万人城鄴，四十日罢。辛未，曲赦畿内死罪已下，各有差。冬十一月癸亥，以新宫成，大赦，改元。八十已上赐绫帽及杖。七十旁无期亲及有疾废者，各赐粟帛。筑城之夫，给复一年。

二年春正月壬申，以太保尉景为太傅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保。丁丑，库御新宫，大赦。内外百官普进一阶，营构主将别优一阶。三月乙卯，梁人来聘。夏五月己酉，西魏行台宫延和、陕州刺史宫元庆率户内属，置之河北马场，振廩各有差。壬子，遣兼散骑常侍李象聘于梁。闰月丁丑朔，日有蚀之。己丑，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，皇弟威为清河王。谦为颍川王。六月壬子，大司马、华山王鸞薨。冬十月丁未，梁人来聘。十二月乙卯，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聘于梁。是岁，高丽、蠕蠕、勿吉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二月甲辰，阿至罗出吐拔那浑大率部来降。三月乙酉，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，自号天王，阳夏镇将讨禽之。夏四月戊申，阿至罗国主副伏罗越君子去宾来降，封为高车王。六月乙丑，梁人来聘。秋七月己卯，宜阳王景植薨。八月甲子，遣兼散骑常侍李骞聘于梁。先是，诏群官于麟趾阁；议定新制，冬十月甲寅，班于天下。己巳，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，三十五日罢。癸亥，车驾狩于西山。十一月戊寅，还宫。丙戌，以开

府仪同三司、彭城王韶为太尉，以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勿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丙辰，梁人来聘。夏四月丙寅，遣兼散骑常侍李绘聘于梁。乙酉，以侍中、广阳王湛为太尉，以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，以太尉、彭城王韶为录尚书事。丁亥，太傅尉景坐事，降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辛卯，以太保库狄干为太傅，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，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丙申，复前侍中、乐良王忠爵。丁酉，复陈留王景皓、常山王绍宗、高密王永业爵。秋八月庚戌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、河南行台、随机讨防。冬十月甲寅，梁人来聘。十一月壬午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西河王宇文弼妻薨。十二月辛亥，使兼散骑常侍阳斐使于梁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吐谷浑并遣使朝贡。

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己巳，车驾薨于邯鄲之西山。癸酉，还宫。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西叛。三月丙午，帝亲纳谏。戊申，勃海王高欢大败西魏师于邙山，追奔至恆农而还。豫、洛二州平。夏四月，封彭城王韶弟袭为武安王。五月壬辰，以克复武牢，降天下死罪已下囚。乙未，以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。六月乙亥，梁人来聘。戊寅，封前员外散骑侍郎元长春为南郡王。八月乙丑，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。壬午，遣兼散骑常侍李浑聘于梁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车驾狩于西山。乙巳，还宫。是岁，吐谷浑、高丽、蠕蠕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二月丁卯，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，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。三月，梁人来聘。以旱故，宥死罪已下囚。丙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。壬子，以勃海王世子高澄为大将军，领中书监。元弼为录尚书事。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。

以太原公高洋为左仆射。夏五月甲午，遣散骑常侍魏季景聘于梁。丁酉，太尉、广阳王湛薨。秋八月癸酉，尚书令司马子如坐事免。九月甲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济阴王暉业为太尉。太师、咸阳王坦坐事免，以王还第。冬十月丁巳，太保孙腾、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，凡获逃户六十余万。十一月，西河地陷，有火出。甲申，以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，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。庚子，祀圆丘。辛丑，梁人来聘。是岁，吐谷浑、地豆干、室韦、高丽、蠕蠕、勿吉等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，遣兼散骑常侍李奖聘于梁。二月庚申，吐谷浑国奉其从妹以备后庭，纳为容华嫔。夏五月甲辰，大赦。秋七月庚子，梁人来聘。冬十月，遣中书舍人尉瑾聘于梁。十二月，以司空侯景为司徒，以中书令韩轨为司空。戊子，以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。是岁，高丽、吐谷浑、蠕蠕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夏五月壬寅，梁人来聘。六月庚子，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行台，应机讨防。秋七月壬寅，遣兼散骑常侍元廓聘于梁。八月，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鄴。是岁，室韦、勿吉、地豆干、高丽、蠕蠕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午，勃海王高欢薨。辛亥，司徒侯景降于西魏以求救。西魏遣其将李弼、王思政赴之。思政等入据颍川，景乃出走豫州。乙丑，梁人来聘。二月，侯景复背西魏归梁。夏四月壬申，大将军高澄来朝。甲午，遣兼散骑常侍李纬聘于梁。五月丁酉朔，大赦。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、襄城王旭为太尉。甲辰，以太原公高洋为尚书令，领中书监。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。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。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。以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。以司空韩轨为司徒。以领军将军可硃浑道元为司空。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，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斌为右仆射。

戊午，大司马尉景薨。六月乙酉，帝为勃海王举哀于东堂，服缞衰。秋九月辛丑，梁贞阳侯萧明寇徐州，堰泗水于寒山，灌彭城，以应侯景。冬十一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，与大都督高岳、潘相乐大破禽之，及其二子瑀道。十二月乙亥，萧明至，帝御阖闾门，让而有之。岳等回师讨侯景。是岁，高丽、勿吉并遣使朝贡。

六年春正月己亥，大都督高岳等于涡阳大破侯景。俘斩五万余人，其余溺死于涡水，水为不流。景走淮南。二月己卯。梁遣使求和。许之。三月癸巳，以太尉、襄城王旭为大司马，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。辛亥，以冬春亢旱，赦罪人各有差。夏四月甲子，吏部令史张永和、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，事觉纠检，首者六万余人。甲戌，太尉高岳、司徒韩轨、大都督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颍川，引洧水灌其城。九月乙酉，梁人来聘。冬十月戊申，侯景济江，推梁临贺王正德为主，以攻建业。是岁，高丽，室韦、蠕蠕、吐谷浑并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正月戊辰，梁北徐州刺史、中山侯萧正表以镇内附，封兰陵郡公、吴郡王。三月丁卯，侯景克建业。夏五月丙辰，侯景杀梁武帝。戊寅，勃海王高澄帅师赴颍川。六月，克之，获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等。秋八月辛卯，立皇子长仁为太子。盗杀勃海王高澄。癸巳，大赦，内外百官并进二级。甲午，太原公高洋如晋阳。冬十月癸未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咸阳王坦为太傅。甲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。十二月甲辰，吴郡王萧正表薨。己酉，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。是岁，蠕蠕、地豆干、室韦、高丽、吐谷浑并遣使朝贡。

八年春正月辛酉，帝为勃海王高澄举哀于东堂。戊辰，诏太原公高洋嗣事，徙封齐郡王。甲戌，地豆干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二月庚寅，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。三月庚申，进齐郡王



高洋爵为齐王。夏四月乙巳，蠕蠕遣使朝贡。五月甲寅，诏齐王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备九锡之礼。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，王妃为王后。丙辰，逊帝位于齐。天保元年己未，封帝为中山王，邑一万户，上书不称臣，答不称诏，载天子旌旗，行魏正朔，乘五时副车。封王诸子为县公，邑各一千户。奉绢一万疋，钱一万贯。粟二万石，奴婢三百人，水碾一具，田百顷，园一所，于中山国立魏宗庙。二年十二月己酉，中山王殂，时年二十八。三年二月，奉谥曰孝静皇帝。葬于鄴西漳北。其后发之，陵崩，死者六十人。

帝好文，美容仪。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，射无不中。嘉辰宴会，多命群臣赋诗。从容沉雅，有孝文风。勃海王高澄嗣事，甚忌焉。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、黄门侍郎，令监察动静，小大皆令季舒知。澄与季舒书曰：“痴人复何似？痴势小差未？”帝尝与猎于鄴东，驰逐如飞。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：“天子莫走马，大将军怒！”澄尝侍帝饮，大举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。”帝不悦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活！”澄怒曰：“朕，朕，狗脚朕！”澄使季舒殴帝三拳，奋衣而出。明日，澄，使季舒劳帝，帝亦谢焉。赐绢，季舒未敢受，以后澄。澄使取一段。帝束百疋以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尔。”帝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志义动君子。”常侍、侍讲荀济知帝意，乃与华山王大器、元瑾密谋于宫中。伪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。至千秋门，门者觉地下响动，以告澄。澄勒兵入营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耶？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耶？”及将杀诸妃嫔。帝正色曰：“王自欲反，何关于我？我尚不惜身，何况妃嫔！”澄下床叩头，大啼，谢罪。于是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帝于含章堂。大器、瑾等皆见烹于市。及将禅位于文

宣，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奏事。帝在昭阳殿见之。旭曰：“五行递运，有始有终。齐王圣德钦明，万姓归仰。臣等昧死闻奏，愿陛下则尧禅舜。”帝便敛容答曰：“此事推挹已久，谨当逊避。”又云：“若尔，须作诏书。”侍郎崔劼、裴让之奏云：“诏已作讫。”即付杨愔进于帝，凡十条。书讫，曰：“将安朕何所？复若为而去？”杨愔对曰：“在北城，别有馆宇，还备法驾，依常仗卫而去。”帝乃下御座，步就东廊。口咏范蔚宗《后汉书赞》云：“猷生不辰，身播国屯，终我四百，永作虞宾。”所司奏请发。帝曰：“古人念遗簪弊履，欲与六宫别，可乎？”高隆之曰：“今天下犹陛下之天下，况在后宫！”乃与夫人嫔以下诀，莫不歔歔掩涕。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：“王其爱玉体，俱享黄发期。”皇后已下皆哭。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，候于东上阁。帝上车，德超上车，持帝。帝肘之，曰：“朕畏天顺人，授位相国，何物奴，敢逼人！”赵德尚不下。及出云龙门，王公百僚衣冠拜辞。帝曰：“今日不减常道乡公、汉献帝。”众皆悲怆，高隆之泣洒。遂入北城，下司马子如南宅。及文宣行幸，常以帝自随。帝后封太原公主，常为帝尝食，以护视焉。竟遇鸩而崩。

论曰：庄帝运接交丧，招纳勤王。虽时事孔棘，而卒有四海。猾逆剪除，权强擅命，神虑独断，芒刺未除；而天未忘乱，祸不旋踵。自兹之后，魏室土崩。始则制屈强胡，终乃权归霸政。主祭祀者不殊于寄坐，遇黜辱者有甚于弈棋。虽以节闵之明，孝武之长，祇以速是奔波。文帝以刚强之质，终以守雌自宝。静、恭运终天禄，高蹈唐、虞，各得其时也。

## 卷第六

### 齐本纪上第六

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，讳欢，字贺六浑，勃海蓼人也。六世祖隐，晋玄菟太守。隐生庆，庆生泰，泰生湖，三世仕慕容氏。及慕容宝败，国乱。湖率众归魏，为右将军。湖生四子。第三子谧，仕魏，位至侍御史，坐法徙居怀朔镇。谧生皇考树生，性通率，不事家业。住居白道南，数有赤光紫气之异。邻人以为怪，劝徙居以避之。皇考曰：“安知非吉？”居之自若。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，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。神武既累世北边，故习其俗，遂同鲜卑。长而深沈有大度，轻财重士，为豪侠所宗。目有精光，长头高权，齿白如玉，少有人杰表。家贫，及娉武明皇后，始有马，得给镇为队主。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，谓曰：“君有康济才，终不徒然。”便以子孙为托。及贵，追赠长司空，擢其子宁而用之。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。尝乘驿过建兴，云务书晦，雷声随之，半日乃绝，若有神应者。每行道路，往来无风尘之色。又尝梦履众星而行，觉而内喜。为函使六年，每至洛阳，给令史麻祥使。祥尝以肉啖神武。神武性不立食，坐而进之。祥以为慢己，笞神武四十。及自洛阳还，倾产以结客。亲故怪问之，答曰：“吾至洛阳，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财物岂可常守邪？”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。

怀朔户曹史孙腾、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。刘贵尝得一白鹰，与神武及尉景、蔡俊、子如、贾显智等猎于沃野。见一赤兔，每搏辄逸，遂至迴泽。泽中有茅屋，将奔入，有狗自屋中出噬之，鹰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鸣镝射之，狗毙。屋中乃有二人出，持神武襟甚急。其母两目盲，曳杖，呵其二子，曰：“何故触大家！出甕中酒，烹羊以待客。因自言善暗相，遍扪诸人，言皆贵，而指麾俱由神武。又曰：“子如历位显，智不善终。”饮竟，出行数里，还更访之。则本无人居，乃向非人也。由是诸人益加敬异。

孝昌元年，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，神武乃与同志从之。丑其行事，私与尉景、段荣、蔡俊图之，不果而逃，为其骑所追。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，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。文襄屡落牛，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，后呼荣求救，赖荣透下取之以免。遂奔葛荣，又亡归尔硃荣于秀容。先是刘贵事荣，盛言神武美，至是始得见。以憔悴故，未之奇也。贵乃为神武更衣，复求见焉。因随荣之厩，厩有恶马，荣命剪之，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，竟不蹄啮。已而起曰：“御恶人亦如此马矣。”荣遂坐神武于床下，屏左右而访时事。神武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色别为群，将此竟何用也？”荣曰：“但言尔意。”神武曰：“方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孽宠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时奋发，讨郑俨、徐纥而清帝侧，霸业可举鞭而成。此贺六浑之意也。”荣大悦，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。自是每参军谋。后从荣徙据并州，抵扬州邑人庞苍鹰，止围焦中。每从外归，主人遥闻行响动地。苍鹰母数见围焦，上赤气赫然属天。又苍鹰尝夜欲入，有青衣人拔刀叱曰：“何故触王？”言讫不见。始以为异，密觇之。唯见赤蛇蟠床上，乃益惊异。因杀牛分肉，厚以相奉。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。及得志，以其宅为第，号

为南宅。虽门巷开广，堂宇崇丽，其本所住团焦，以石堊涂之，留而不毁。至文宣时，遂为宫。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。于时魏明帝衔郑俨、徐纥，逼灵太后。未敢制，私使荣举兵内向。荣以神武为前锋。至上党，明帝又私诏停之。及帝暴崩，荣遂入洛。因将篡位，神武谏恐不听，请铸像卜之。铸不成，乃止。孝庄帝立，以定策勋，封铜鞮伯。及尔硃荣击葛荣，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。后与行台于晖破羊侃于太山。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。累迁第三镇人酋长。尝在荣帐内，荣尝问左右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皆称尔硃兆。荣曰：“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。堪代我主众者，唯贺六浑耳。”因诫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子穿鼻。”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。于是大聚敛，因刘贵货荣下要人，尽得其意。时州库角无故自鸣，神武异之，无几而孝庄诛荣。

及尔硃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，召神武。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、汾胡欲反，不可委去。兆恨焉。腾复命，神武曰：“兆举兵犯上，此大贼也，吾不能久事之。”自是始有图兆计。及兆入洛，执庄帝以北。神武闻之大惊。又使孙腾伪贺兆，因密觐孝庄所在，将劫以举义，不果。乃以书喻之，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。兆不纳，杀帝而与尔硃世隆等立长广王晔。改元建明，封神武为平阳郡公。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，逼晋阳，兆征神武。神武将往，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。神武乃往逗留，辞以河无桥，不得渡。步藩军盛，败走。初，孝庄之诛尔硃荣，知其党必有逆谋，乃密敕步藩，令袭其后。步藩既败兆等，以兵势日盛，兆又求救于神武。神武内图兆，复虑步藩后之难除，乃与兆悉力破之，藩死。深德神武，誓为兄弟。时世隆、度律、彦伯共执朝政，天光据关右，兆据并州。仲远据东郡，各拥兵为暴，天下苦之。葛荣众流入并、肆者二

十余万，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。大小二十六反，诛夷者半，犹草窃不止。兆患之，问计于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宜选王素腹心者，私使统焉。若有犯者，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。”兆曰：“善！谁可行也？”贺拔允时在坐，请神武。神武拳殴之，折其一齿，曰：“生平天柱时，奴辈伏处分如鹰犬。今日天下安置在王，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，请杀之。”兆以神武为诚，遂以委焉。神武以兆醉，恐醒后或致疑贰，遂出，宣言：“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受令。”乃建牙阳曲川，陈部分。有款军门者，绛巾袍，自称梗杨驿子，愿厕左右。访之，则以力闻，尝于并州市搯杀人者，乃署为亲信。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，于是莫不皆至。

居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兆。以并、肆频岁霜旱，降户掘黄鼠而食之，皆面无谷色，徒污人国土。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而处分之。兆从其议。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：“不可，今四方扰扰，人怀异望，况高公雄略，又握大兵，将不可为。”兆曰：“香火重誓，何所虑邪？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难信，何论香火！”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，因谮绍宗与神武旧隙，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。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。路逢尔硃荣妻乡郡长公主自洛阳来，马三百匹，尽夺易之。兆闻，乃释绍宗而问焉。绍宗曰：“犹掌握中物也。”于是自追神武，至襄垣。会漳水暴长，桥坏。神武隔水拜曰：“所以借公主马，非有他故，备山东盗耳。王受公主言，自来赐追，今渡河而死，不辞，此众便叛。”兆自陈无此意，因轻马渡，与神武坐幕下，陈谢，遂授刀引头，使神武斫己。神武大哭，曰：“自天柱薨背，贺六浑更何所仰！愿大家千万岁，以申力用。今旁人构间至此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？”兆投刀于地，遂刑白马而盟，誓为兄弟，留宿夜饮。尉景伏壮士欲执兆，神武啮臂止之，曰：“今杀之，

其党必奔归聚结。兵饥马瘦，不可相支。若英雄屈起，则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。兆虽劲捷，而凶狡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兆归营，又召神武。神武将上马诣之，孙腾牵衣乃止。隔水肆骂，驰还晋阳。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。神武伪与之善，观其佩刀，因取之以杀其从者，尽散。于是士众咸悦，倍愿附从。

初，魏真君中，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，云在壶关大王山。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。累石为三封，斩其北凤皇山以毁其形。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，神武实居之。及是行，舍大王山，六旬而进。将出滏口，倍加约束，纤毫之物，不听侵犯。将过麦地，神武辄步牵马。远近闻之，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，益归心焉。遂前行屯鄴北，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，诞不供。有军营租米，神武自取之。

魏晋泰元年二月，神武军次信都，高乾、封隆之开门以待，遂据冀州。是月，尔硃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。欲霸縻神武，三月，乃白节闵帝，封神武为勃海王，征使入觐。神武辞。四月癸巳，又加授东道大行台、第一镇人酋长。庞苍鹰自太原来奔，神武以为行台郎，寻以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向山东，养士缮甲。禁兵侵掠，百姓归心。乃诈为书，言尔硃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皆愁。又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。发万人将遣之，孙腾、尉景伪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神武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。人号恸，哭声动地。神武乃喻之，曰：“与尔俱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在上乃尔征召！直向西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！”神武曰：“反是急计，须推一人为主。”众愿奉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尔乡里难制，不见葛荣乎？虽百万众，无刑法，终自灰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。不得欺汉儿，不得犯军令，生死任吾，

则可。不尔，不能为取笑天下。”众皆顿颡，死生唯命。神武曰：“若不得已，明日，椎牛飧士，喻以讨尔硃兆之意。”封隆之进曰：“千载一时，普天幸甚。”神武曰：“讨贼，大顺也。拯时，大业也。吾虽不武，以死继之，何敢让焉。”六月庚子，建义于信都，尚未显背尔硃氏。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，斩尔硃羽生首来谒，神武抚膺曰：“今日反决矣！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。是时，兵威既振，乃抗表罪状尔硃氏。世隆等秘表不通。八月，尔硃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来奔。孙腾以为朝廷隔绝，不权立天子，则众望无所系。十月壬寅，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为皇帝，年号中兴，是为废帝。时度律、仲远军次晋阳，尔硃兆会之。神武用窦泰策，纵反间。度律、仲远不战而还，神武乃败兆于广阿。十一月，攻鄴。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。神武起土山，为地道，往往建大柱，一时焚之，城陷入地。麻祥时为汤阴令，神武呼之曰麻都，祥惭而逃。

永熙元年正月壬午，拔鄴城，据之。废帝进神武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是时，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、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，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。闰三月，尔硃天光自长安，兆自并州，度律自洛阳，仲远自东郡，同会鄴。众号二十万，挟洹水而军。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，总督焉。神武令封隆之守鄴，自出顿紫陌。时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至三万，众寡不敌。乃于韩陵为圆阵，连牛驴以塞归道。于是将士皆为死志，四面赴击之。尔硃兆责神武以背己。神武曰：“本戮力者，共辅王室，今帝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神武曰：“我昔日亲闻天柱计，汝在户前立，岂得言不反邪？且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义绝矣。”乃合战，大败之。尔硃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此。”将轻走，绍宗反旗鸣角，收聚散卒，成军容而西上。高季式以七骑追奔，



度野马岗，与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见，哭曰：“丧吾弟矣！”夜久，季式还，血满袖。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。初，普泰元年十月，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聚于觜、参，色甚明。太史占云，当有王者兴。是时，神武起于信都，至是而破兆等。四月，斛斯椿执天光、度律以送洛阳。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、张欢入洛阳。执世隆、彦伯斩之。兆奔并州。仲远奔梁州，遂死焉。时凶蠹既除，朝廷庆悦。初，未战之前月，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至一大将军前，敕绍为军导向鄴。云佐受命者除残贼。绍回视之，兵不测，整疾无声。将至鄴，乃放焉。及战之日，尔硃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，盖神助也。既而神武至洛阳，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。孝武既即位，授神武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，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封并前十五万户。神武辞天柱，减户五万。壬辰，还鄴，魏帝饯于乾脯山，执手而别。七月壬寅，神武帅师北伐尔硃兆。封隆之言，侍中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硃，普皆反噬。今在京师宠任，必构祸隙。神武深以为然。乃归天光、度律于京师，斩之。遂自滏口入。尔硃兆大掠晋阳，北保秀容，并州平。神武以晋阳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。尔硃兆既至秀容，分兵守险，出入寇抄。神武扬声讨之，师出止者数四，兆意怠。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，遣窦泰以精骑驰之。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神武以大军继之。

二年正月，窦泰奄至尔硃兆庭。军人因宴休惰，忽见泰军，惊走。追破之于赤洪岭。兆自缢。神武亲临，厚葬之。慕容绍宗以尔硃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。降，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。

神武之入洛也，尔硃仲远部下都督桥宁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。神武以其助乱，且数反覆，皆斩之。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，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、魏光禄、王思政构神武于魏

帝。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，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。初，孝明之时，洛下以两拔相击，谣言：“铜拔打铁拔，元家世将末”。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、贺拔，言俱将衰败之兆。”

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，言魏帝之贰。神武封呈，魏帝杀之。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，令杀其弟昂。昂先闻其兄死，以槊刺柱，伏壮士执绍业于路。得敕书于袍领，遂来奔。神武抱其首哭曰：“天子枉害司空。”遽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。时乾次弟慎在光州，为政严猛。又纵部下取纳，魏帝使代之。慎闻难，将奔梁。其属曰：“公家勋重，必不兄弟相反。”乃弊衣推鹿车归勃海。逢使者，亦来奔。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。阿至罗虜正光以前常称藩，自魏朝多事，皆叛。神武遣使招纳，便附款。先是，诏以寇贼平，罢行台。至是以殊俗归降，复授神武大行台，随机处分。神武赍其粟帛，议者以为徒费无益。神武不从。抚慰如初。其酋帅吐陈等感恩，皆从指麾。救曹泥，取万俟受洛干，大收其用。河西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居苦池河，恃险拥众。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。

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西伐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于河西，灭之。迁其部落于河东。二月，永宁寺九层浮屠灾。既而人有从东莱至。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，俄而雾起，乃灭。说者以为天意。若曰：“永宁见灾，魏不宁矣。飞入东海，勃海应矣。”魏帝既有异图，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。隆之丧妻，魏帝欲妻以从妹。腾亦未之信。心害隆之，泄其言于斛斯椿。椿以白魏帝。又孙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。并亡来奔。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。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，谓腾曰：“语尔高王，元家儿拳正如此。”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。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，分置督将及河南、关西诸刺史。华山王鸢在徐州，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

皆神武同义，魏帝忌之。故省建州以去贤，使御史中尉綦俊察俊罪，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，俊拒之。魏帝逾怒。五月，下诏，云将征句吴，发河南诸州兵，增宿卫，守河桥。六月丁巳，密诏神武曰：“宇文黑獭自平破秦、陇，多求非分，脱有变非常，事资经略。但表后未全背戾，进讨事涉匆匆。遂召群臣，议其可否。金言假称南伐，内外戒严。一则防黑獭不虞，二则可威吴楚。”时魏帝将伐神武。神武部署将帅，虑疑，故有此诏。神武乃表曰：“荆州綰接蛮左，密迩畿服。关陇恃远，将有逆图。臣今潜勒兵马三万，拟从河东而渡。又遣恆州刺史库狄干，瀛州刺史郭琼，汾州刺史斛律金，前武卫大将军彭乐拟兵四万，从其来违津渡。遣领军将军娄昭，相州刺史窦泰，前瀛州刺史尧雄，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，以讨荆州。遣冀州刺史尉景，前冀州刺史高敖曹，济州刺史蔡俊，前侍中封隆之，拟山东兵七万，突骑五万，以征江左。皆约勒所部，伏听处分。”魏帝知觉其变，乃出神武表，命群官议之，欲止神武诸军。神武乃集在并僚佐，令其博议。还以表闻，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：“臣为嬖佞所间，陛下一旦赐疑，令猖狂之罪，尔殊时计。臣若不尽诚竭节，敢负陛下，则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佞臣一二人，愿斟量废出。”

辛未，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，以答神武。使舍人温子升草敕，子升逡巡未敢作。帝据胡床拔剑作色，子升乃为敕曰：

前持心血，远以示王，深冀彼此共相礼悉。而不良之徒，坐生间贰。近孙腾仓卒向彼，致使闻者疑有异谋。故遣御史中尉綦俊，具申朕怀。今得王后，言誓恳恻。反覆思之，犹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。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事背王，规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。还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胜应之。

故纂严，欲与王俱为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贺拔在南，开拓边境，为国立功，念无可责。君若欲分讨，何以为辞？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。先朝已来，置之度外，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。

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是谁。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闻库狄干语王云：“本欲取懦弱者为主，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御。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”如此议论，自是王间勋人，岂出佞臣之口？去岁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？腾既为祸始，曾无愧惧。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？王虽后图西去，而四道俱进。或欲南度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。言之者犹应自怪，闻之者宁能不疑？王若守诚不贰，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彼之心。王脱信邪弃义，举旗南指，纵无匹马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或谓实可。若为他所图，则彰朕之恶。假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齑粉，了无遗恨。何者？王既以德见推，以义见举，一朝背德舍义，便是过有所归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，分疏到此！古语云：“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；吾兄射我，泣而道之。”朕既亲王，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笔拊膺，不觉歔歔。

初，神武自京师将北，以为洛阳久经丧乱，王气衰尽。虽有山河之固，土地褊狭，不如鄴，请迁都。魏帝曰：“高祖定鼎河洛，为永永之基。经营制度，至世宗乃毕。王既功在社稷，宜遵太和旧事。”神武奉诏。至是，复谋焉。遣兵千骑镇建兴，益河东及济州兵，于白沟虏船，不听向洛，诸州和籴粟，运入鄴城。魏帝又敕神武曰：“王若厌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唯有归河东之兵，罢建兴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令蔡俊受代，使邸珍出徐。止戈散马，各事家业。脱须粮廩，别遣转输。

则谗人结舌，疑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京洛，终不举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指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无武，欲止不能。必为社稷宗庙，出万死之策。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。为山止簣，相为惜之。”

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。祥弃官走至河北，据郡待神武。魏帝乃敕文武官，北来者任去留。下诏罪状神武，为北伐经营。神武亦勒马宣告曰：“孤偶尔殊擅权，举大义于四海。奉戴主上，义贯幽明。横为斛斯椿谗构，以诚节为逆首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诛君侧恶人。今者南迈，诛椿而已。”以高昂为前锋，曰：“若用司空言，岂有今日之举！”司马子如答神武曰：“本欲立小者，正为此耳。”魏帝征兵关右。召贺拔胜赴行在所，遣大行台长孙承业、大都督颍川王斌之、斛斯椿共镇武牢。汝阳王暹镇石济，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恆农太守元洪略镇陕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。神武使窦泰与左箱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，韩贤逆暹。元寿军降泰。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，显智阴约降，引军退。军司元玄觉之，驰还请益师。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。战于滑台东。显智以军降，绍死之。

七月，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。神武至河北十余里，再遣口申诚款，魏帝不报。神武乃引军度河。魏帝问计于群臣。或云南依贺拔胜，或云西就关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战，未决。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，斌之弃椿径还，给帝云神武兵至。即日，魏帝逊于长安。己酉，神武入洛，停于永宁寺。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谓曰：“为臣奉主，匡救危乱。若处不谏争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争荣，急便窜失，臣节安在！”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廞、兼度支尚书杨机、散骑常侍元士弼，并杀之，诛其貳也。

士弼籍没家口。

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，乃与百僚议。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。王称警蹕，神武丑之。神武寻至弘农，遂西克潼关，执毛洪宾。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降。神武退舍河东，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。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。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。以薛绍宗为刺史。高昂行豫州事。神武自发晋阳至此，凡四十后，魏帝皆不答。

九月庚寅，神武还至洛阳。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，又不答。乃集百寮沙门耆老，议所推立。以为自孝昌衰乱，国统中绝，神主靡依，昭穆失序。永安以孝文为伯考。永熙迁孝明于夹室。业丧祚短，职此之由。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。议定，白清河王。王曰：“天子无父，苟使儿立，不惜余生。”乃立之，是为孝静帝。魏于是始分为二。

神武以孝武既西，恐逼崤陕，洛阳复在河外，接近梁境。如向晋阳，形势不能相接。依议迁鄴。护军祖莹赞焉。诏下三日，车驾便发，户四十万，狼狈就道。神武留洛阳部分，事毕还晋阳。自是军国政务，皆归相府。先是童谣曰：“可怜青雀子，飞来鄴城里。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鹦鹉子。”好事者窃言，雀子谓魏帝清河王，鹦鹉谓神武也。初，孝昌中，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嘉，居云阳谷。西土岁被其寇，谓之胡荒。

二年正月，西魏渭州刺史可硃浑道元拥众内属，神武迎纳之。壬戌，神武袭击刘蠡升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褒诏，以神武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神武固辞。三月，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，候其不设备。辛酉，潜师袭之。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。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。神武进击之，又获南海王，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、公卿已下四百余人，胡、魏五万户。壬申，神武朝于鄴。四月，神武请给迁人廩各

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以州、郡、县官多乖法，请出使问人疾苦。

三年正月甲子，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。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。缚槊为梯，夜入其城。擒其刺史费也头贺拔俄弥突，因而用之。留都督张琼以镇守，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。西魏灵州刺史曹泥，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，遣使请内属。周文围泥，水灌其城，不没者四尺。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，径度灵州，绕出西军后。获马五十匹。西师乃退。神武率骑迎泥、丰生，拔其遗户五千以归，复泥官爵。魏帝诏加神武九锡，固让，乃止。二月，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，神武以众应之。六月甲午，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、幽州刺史叱干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，拥部来降。八月丁亥，神武请均斗尺，班于天下。九月辛亥，汾州胡王迺触、曹貳龙聚众反。署立百官，年号平都，神武讨平之。十二月丁丑，神武自晋阳西讨，遣兼仆射行台、汝阳王暹、司徒高昂等趣上洛。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。

四年正月癸丑，窦泰军败自杀。神武军次蒲津，以冰薄不得赴救。乃班师。高昂攻克上洛。二月乙酉，神武以并、肆、汾、建、晋、东雍、南汾、秦、陕九州霜旱，人饥流散，请所在开仓振给。六月壬申，神武如天池。获瑞石，隐起成文曰“六王三川”。十一月壬辰，神武西讨。自蒲津济，众二十万。周文军于沙苑。神武以地厄少却，西人鼓噪而进。军大乱，弃器甲十有八万。神武跨驼，候船以归。

元象元年三月辛酉，神武固请解丞相，魏帝许之。四月庚寅，神武朝于鄴。壬辰，还晋阳。请开酒禁，并振恤宿卫武官。七月壬午，行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。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。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，神武总众继进。

八月辛卯，战于河阴，大破西魏军，俘获数万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宗显死之。西师之败，独孤信先入关，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，遂烧营以遁。神武遣兵追奔至崤，不及而还。初，神武知西师来侵，自晋阳率众驰赴。至孟津，未济，而军有胜负。既而神武渡河，子彦亦弃城走。神武遂毁金墉而还。十一月庚午，神武朝于京师。十二月壬辰，还晋阳。

兴和元年七月丁丑，魏帝进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。固让，乃止。十一月乙丑，神武以新宫成，朝于鄴。魏帝与神武宴射，神武降阶下称贺。又辞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诏不许。十二月戊戌，神武还晋阳。

二年十二月，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，神武帅众迎之，出武州塞，不见。大猎而还。

三年五月，神武巡北境，使使与蠕蠕通和。

四年五月辛巳，神武朝于鄴。请令百官，每月面敷政事。明扬仄陋，纳谏屏邪。亲理狱讼，褒黜勤怠。牧守有愆，节级相坐。椒掖之内，进御以序。后园鹰犬，悉皆弃之。六月甲辰，神武还晋阳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，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。欲以致敌，西师不敢出。十一月癸未，神武以大雪，士卒多死，乃班师。

武定元年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。三月壬辰，周文率众援高慎，围河桥南城。戊申，神武大败之于芒山。禽西魏督将以下四百余人，俘斩六万计。是时，军士有盗杀驴者，军令应死。神武弗杀，将至并州决之。明日，复战，奔西军，告神武所在，西师尽锐来攻。众溃，神武失马，赫连阳顺下马，以授神武，与苍头冯文洛扶上，俱走。从者步骑六七人。追骑至，亲信都督尉兴庆曰：“王去矣，兴庆腰边百箭，足杀百人。”神武勉之曰：“事济，以尔为怀州；若死，则用尔子。”



兴庆曰：“兒小，愿用兄。”许之。兴庆斗，矢尽而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，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。胜槊将中神武，段孝先横射胜马殪，遂免。豫、洛二州平，神武使刘丰追奔徇地，至恆农而还。七月，神武贻周文书，责以杀孝武之罪。八月辛未，魏帝诏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余如故。固辞，乃止。是月，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，东至土陞，四十日罢。十二月己卯，神武朝于京师。庚辰，还晋阳。

二年三月癸巳，神武巡行冀、定二州，因朝京师。以冬春亢旱，请蠲县责，振穷乏，宥死罪以下。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。四月丙辰，神武还晋阳。十一月，神武讨山胡，破平之。俘获一万余户，分配诸州。

三年正月甲午，开府仪同三司尔硃文暢、开府司马任胄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。因十五日夜打簇，怀刃而入。其党薛季孝以告，并伏诛。丁未，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，以处配口。三月乙未，神武朝鄴。丙午，还晋阳。十月丁卯，神武上言，幽、安、定三州北接奚、蠕蠕，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。躬自临履，莫不坚固。乙未，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，配以人间寡妇。

四年八月癸巳，神武将西伐，自鄴会兵于晋阳。殿中将军曹魏祖曰：“不可，今八月西方王，以死气逆生气，为客不利，主人则可。兵果行，伤大将。”神武不从。自东西魏构兵，鄴下每先有黄黑螳阵斗。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，黑者西魏戎衣色，人间以此候胜负。是时黄螳尽死。九月，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，不敢应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。城中出铁面。神武使兀盗射之，每中其目。用李业兴狐虚术，萃其北。北，天险也。乃起土山，凿十道。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，以攻之。

城中无水，汲于汾。神武使移汾，一夜而毕。孝宽夺据土山。顿军五旬，城不拔，死者七万人，聚为一冢。有星坠于神武营，众驴并鸣，士皆畏惧。神武有疾。十一月庚子，與疾班师。庚戌，遣太原公洋镇鄴。辛亥，征世子澄至晋阳。有恶鸟集于亭树，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。己卯，神武以无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。魏帝优诏许焉。是时，西魏言神武中弩。神武闻之，乃勉坐见诸贵。使斛律金敕勒歌，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侯景素轻世子，尝谓司马子如曰：“王在，吾不敢有异。王无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兒共事。”子如掩其口。至是，世子为神武书，召景。景先与神武约，得书，书背微点，乃来。书至，无点，景不至。又闻神武疾，遂拥兵自固。神武谓世子曰：“我虽疾，尔面更有余忧色，何也？”世子未对。又问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叛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神武曰：“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志。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。今四方未定，勿遽发哀。库狄干鲜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并性逾直，终不负汝。可硃浑道元、刘丰生远来投我，必无异心。贺拔焉过兒朴实无罪过，潘相乐今本作道人，心和厚，汝兄弟当得其力。韩轨少戇，宜宽借之。彭相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少堪敌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绍宗。我故不贵之，留以与汝，宜深加殊礼，委以经略。”

五年正月朔，日蚀。神武曰：“日蚀其为我邪？死亦何恨。”丙午，陈后于魏帝。是日，崩于晋阳，时年五十二。秘不发丧。六月壬午，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。制缙衰，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苍故事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绂、辇车、黄屋左纛、前后羽葆鼓吹、轻车介士、兼备九锡殊礼。谥献武王。八月甲申，葬于鄴西北漳水之西，魏帝临送于紫阳。天保初，追崇为献武帝。庙号太祖，

陵曰义平。天统元年，改谥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神武性深密高岸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。机权之际，变化若神。至于军国大略，独运怀抱。文武将吏，罕有预之。经驭军众，法令严肃，临敌制胜，策出无方。听断昭察，不可欺犯，知人好士，全护勋旧。性周给，每有文教，常殷勤款悉。指事论心，不尚绮靡。擢人授任，在于得才。苟其所堪，乃至拔于厮养；有虚声无实者，稀见任用。诸将出讨，奉行方略，罔不克捷。违失指画，多致奔亡。雅尚俭素，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。少能剧饮，自当大任，不过三爵。居家如官。仁恕爱士。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，鲁郡韩毅以工书显，咸以谋逆见禽，并蒙恩置之第馆，教授诸子。其文武之士，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。故遐迹归心，皆思效力。至南和梁国，北怀蠕蠕。吐谷浑、阿至罗咸所招纳，获其力用，规略远矣。

世宗文襄皇帝讳澄，字子惠，神武长子也。母曰娄太后。生而岐嶷，神武异之。魏中兴元年，立为勃海王世子。就杜询讲学，敏悟过人，询甚叹服。二年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。时年十二，神情俊爽，便若成人。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，辨析无不中理。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。

天平元年，加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并州刺史。三年，入辅朝政，加领军左右、京畿大都督。时人虽闻器识，犹以少年期之。而机略严明，事无疑滞，于是朝野振肃。

元象元年，摄吏部尚书。魏自崔亮以后，选人常以年劳为制。文襄乃厘改前式，铨擢唯在得人。又沙汰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至于才名之士，咸被荐擢。假有未居显位者，皆致之门下，以为宾客。每山园游宴，必见招携；执射赋诗，各尽其所长，以为娱适。

兴和二年，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摄吏部尚书。自正光

已后，天下多事。在任群官，廉洁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，纠劾权豪，无所纵舍。于是风俗更始，私枉路绝。乃榜于街衢，具论经国政术，仍开直言之路。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，皆优容之。

武定四年十一月，神武西讨，不豫，班师。文襄驰赴军所，侍卫还晋阳。

五年正月丙午，神武崩，秘不发丧。辛亥，司徒侯景据河南反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。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暴显等。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。四月壬申，文襄朝于鄴。六月己巳，韩轨等自颍州班师。丁丑，文襄还晋阳，乃发丧，告喻文武，陈神武遗志。七月戊戌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勃海王。文襄后辞位，愿停王爵。壬寅，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，遣中使敦喻。八月戊辰，文襄后申神武遗令，请减国邑，分封将督各有差。辛未，朝于鄴，固辞丞相。魏帝诏曰：“既朝野攸凭，安危所系，不得令遂本怀，须有权夺。可复前大将军，余如故。”壬辰，尚书祠部郎中元瑾、梁降人苟济、长秋卿刘思逸及淮南王宣洪、华山王大器、济北王徽等谋害文襄，事发伏诛。九月己亥，文襄请旧勋灼然未蒙齿录者，悉求旌赏。朝士名行有闻，或以年耆疾满告谢者，准其本秩。授以州郡，不得莅事，听廕子孙。自天平元年以来，遇事亡官者，听复本资。豪贵之家，不得占护山泽。其第宇车服婚姻送葬奢僭无限者，并令禁断。从太昌元年以来，将帅有殊功异效者，其子弟年十岁以上，请听依第出身。其兵士从征，身殒阵场者，蠲其家租课。若有藏器避世者，以礼招致，随才擢叙。罢营构之官。在朝百司，怠惰不勤，有所旷废者，免所居官。若清干克济，皎然可知者，即宜超叙，不拘常式。辛丑，文襄还晋阳。

武定六年正月己未，文襄朝于鄴。二月己卯，梁遣使慰文襄，并请通和。文襄许其和而不答书。侯景之叛也，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颇相影响，诸州刺史、守、令、佐史多被诬误。景破后，悉被禽获，尚书咸处极刑，文襄并请减降。于是斩长宣，其余并从宽宥。三月戊申，文襄请朝臣及牧、守、令、长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者，务在得才，不拘职素。其称事六品、散官五品以上，朝廷所悉，不在举限。其称事七品、散官六品以下，并及州、郡、县杂白身，不限在官、解职，并任举之，随才进擢。辛亥，文襄南临黎阳，济于武牢。自洛阳，从太行而反晋阳。于路遗书朝士，以相戒厉。于是朝野承风，莫不震肃。六月，文襄巡北边城戍，振赐各有差。七月乙卯，文襄朝于鄴。八月庚寅，还晋阳。使大行台慕容绍宗与太尉高岳、大都督刘丰讨王思政于颍川。先是，文襄遣行台尚书辛术率诸将略江淮之北。至是，凡所获二十三州。

七年四月甲辰，魏帝进文襄位相国，封齐王，绿綬绶。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食冀州之勃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、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邑十五万户，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、大行台并如故。丁未，文襄入朝。固让，魏帝不许。五月戊寅，文襄帅师自鄴赴颍川。六月丙申克颍川，禽西魏大将军王思政，以忠于所事，释而待之。七月，文襄朝于鄴，请魏帝立皇太子，复辞爵位殊礼，未报。八月辛卯，遇盗而崩。初，梁将兰钦子京见虏，文襄以配厨。钦求赎之，不许。京再诉，文襄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，曰：“更诉，当杀汝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。时文襄将受魏禅，与陈元康、崔季舒屏左右谋于北城东柏堂。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，变不一月。时京将进食，文襄却之，谓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。”又曰：“急杀却。”京闻之，置刀于盘下，冒言进食。文襄见之，怒曰：

“我未索食，何遽来？”京挥刀曰：“将杀汝！”文襄自投，伤足，入床下。贼党至，去床，因见弑，时年二十九。秘不发丧。明年正月辛酉，魏帝举哀于太极东堂。诏赠物八万段，凶事依汉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苍故事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绂，轝辎车、黄屋左纛、后部羽葆鼓吹、轻车介士，备九锡礼，谥曰文襄王。二月甲申，葬于义平陵之北。天保初，追尊曰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，陵曰峻成。

文襄美姿容，善言笑，谈谑之际，从容弘雅。性聪警，多筹策，当朝作相，听断如流。爱士好贤，待之以礼，有神武之风焉。然少壮气猛，严峻刑法。高慎西叛，侯景南翻，非直本怀狼戾，兼亦有惧威略。情欲奢淫，动乖制度。尝于宫西造宅，墙院高广，听事宏壮，亚太极殿。神武入朝，责之，乃止。

论曰：昔魏氏失驭，中原荡析。齐神武爰从晋部，大号冀方。屡战而翦凶徒，一麾以清京洛。尊主匡国，功济天下。既而魏武帝规避权逼，历数既尽，适所以速关、河之分焉。文襄嗣膺霸道，威略昭著。内除奸逆，外拓淮夷，摈斥贪残，存情人物。而志在峻法，急于御下，于前王之德，有所不同。盖天意人心，好生恶杀，虽吉凶报应，未皆影响。总而论之，积善多庆。然文襄之祸生所忽，盖有由焉。

## 卷第七

### 齐本纪中第七

显祖文宣皇帝讳洋，字子进，神武第二子，文襄之母弟也。武明太后初孕帝，每夜有赤光照室，太后私怪之。及产，命之曰侯尼于。鲜卑言有相子也。以生于晋阳，一名晋阳乐。时神武家徒壁立，后与亲姻相对，共忧寒馁。帝生始数月，尚未能言，欬然曰：“得活。”太后及左右大惊，不敢言。及长，黑色，大颊兑下，鳞身重蹠。瞻视审定，不好戏弄，深沈有大度。晋阳有沙门，乍愚乍智，时人不测，呼为阿秃师。太后见诸子焉，历问禄位。至帝，再三举手指天而已，口无所言，见者异之。神武尝从诸子过凤阳门，有龙在上，唯神武与帝见之。内虽明敏，貌若不足。文襄每嗤之曰：“此人亦得富贵，相法亦何由可解。”神武以帝貌陋，神彩不甚发扬。曾问以时事，帝略有所辨，僥语一事，必得事衷。又尝令诸子，各使理乱丝，帝独抽刀斩之，曰：“乱者须斩。”神武以为然。又各配兵四出，而使彭乐率甲骑伪攻之。文襄等怖挠，帝勒众与彭乐相格，乐免冠言情，犹禽之以献。由是神武称异之，谓长史薛琬曰：“此儿意识过吾。”琬亦私怪之。幼时，师事范阳卢景裕，默识过人，未尝有所自明，景裕不能测也。天平二年，封太原郡公，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后从文襄行过辽阳山，独见天门开，余无人见者。

武定五年，神武崩。犹秘凶事，众情疑骇。帝虽内婴巨痛，

外若平常，人情颇安。魏帝授帝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

七年八月，文襄遇贼。帝在城东双堂，事出仓卒，内外震骇。帝神色不变，指麾部分，自齎斩群贼而漆其首，秘不发丧。徐言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吉也。当时内外，莫不惊异。乃讽魏朝立皇太子，因以大赦。乃赴晋阳总庶政。帝内虽明察，外若不了，老臣宿将皆轻帝。于是帝推诚接下，务从宽厚，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，群情始服。

八年正月辛酉，魏帝为文襄举哀于东堂。戊辰，诏进帝位使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三月庚申，又进封齐王，食冀州之勃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、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邑十万户。帝自居晋阳，寝室每夜有光如昼。既为王，梦人以笔点己额。旦日，以语馆客王昙哲，曰：“吾其退乎？”昙哲拜贺曰：“王上加点为主，当进也。”五月辛亥，帝如鄴。光州获九尾狐以献。甲寅，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司空潘相乐奉册，进帝位相国，总百揆。以冀州之勃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；瀛州之河间、高阳、章武；定州之中山、常山、博陵十郡，邑二十万户，加九锡殊礼，齐王如故。丙辰，魏帝逊位别宫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册禅位，致玺书于帝，并奉皇帝玺绶，禅代之礼，一依唐、虞、汉、魏故事。帝累表固辞，诏不许。于是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。

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升坛，柴燎告天。是日，鄴下获赤雀，献于郊所。事毕还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百官进两大阶；六州缘边职人三大阶。自魏孝庄已后，百官绝禄，至是复给焉。己未，诏封魏帝为中山王。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；皇祖妣为文穆皇后；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；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。命有司议祖宗以闻。辛酉，尊王



太后为皇太后。乙酉，降魏朝封爵各有差。其信都从义，及宣力霸朝者，又西来人，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，不在降限。辛未，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，问人疾苦。甲戌，迁神主于太庙。六月辛巳，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，邑一百户，以奉孔子祀。并下鲁郡，以时修葺庙宇。又诏：吉凶车服制度，各为等差，具立条式，使俭而获中。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、四渎，其尧祠、舜庙下及孔父、老君等载于祀典者，咸秩罔遗。又诏：冀州之勃海、长乐二郡，先帝始封之国，义旗初起之地，并州之太原、青州之齐郡，霸朝所在，王命是基。君子有作，贵不忘本，齐郡、勃海，可并复一年，长乐复二年，太原复三年。壬午，诏故太傅孙腾、故太保尉景、故大司马娄昭、故司徒高敖曹、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、故领军万俟干、故定州刺史段荣、故御史中尉刘贵、故御史中尉窦泰、故殷州刺史刘丰、故济州刺史蔡俊等，并左右先帝，经赞皇基，或不幸早殂，或陨身王事，可遣使者就墓致祭，并抚问妻子。又诏封宗室，太尉高岳为清河王，太保高隆之为平原王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归彦为平秦王，徐州刺史高思宗为上洛王，营州刺史高长弼为广武王，兼武卫将军高普为武兴王，兼武卫将军高子瑗为平昌王，兼北中郎将高显国为襄乐王，前太子庶子高睿为赵郡王，扬州县开国公高孝绪为修城王。又诏封功臣，太师库狄干为章武王，大司马斛律金为咸阳王，并州刺史贺拔仁为安定王，殷州刺史韩轨为安德王，瀛州刺史可硃浑道元为扶风王，司徒公彭乐为陈留王，司空公潘相乐为河东王。癸未，诏封诸弟，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；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，定州刺史洧为彭城王，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，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，仪同三司渚为襄城王，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，潜为任城王，湜为高阳王，济为博陵王，凝为新平王，润为冯翊王，洽为汉阳王。丁亥，诏立王

子殷为皇太子，王后李氏为皇后。庚寅，诏以太师库狄干为太宰，司徒彭乐为太尉，司空潘相乐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。己亥，以皇太子初入东宫，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，降余州死罪已下囚。秋七月辛亥，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，宫曰静德。又封文襄子孝琬为河间王，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，以尚书令、平原王封隆之为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、平阳王淹为尚书令，改御史中尉还为中丞。诏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，悉送内后园，以供七日宴赐。八月，诏郡国修立黉序，广延髦俊，敦述儒风。其国子学生，亦依旧铨补。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，移置学馆，依次修立。又诏求直言正谏之士，待以不次。命牧人之官，广劝农桑。庚寅，诏曰：“朕以虚薄，嗣弘王业，思所以赞扬盛绩，播之万古。虽史官执笔，有闻无坠，犹恐绪言遗美，时或未书。在位王公、文武大小，降及庶人，爰至僧徒，或亲奉音旨，或承传旁说，凡可载之文籍，悉条封上。”甲午，诏曰：“魏世议定《麟趾格》，遂为通制，官司施用，犹未尽善。群官可更讨论新令。未成之间，仍以旧格从事。”九月癸丑，以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丽王成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，王、公如故。丁卯，诏以梁侍中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。庚午，幸晋阳。是日，皇太子入居凉风堂，监国。冬十月己卯，法驾，御金辂，入晋阳宫，朝皇太后于内殿。辛巳，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。乙酉，以特进元绍为尚书左仆射，并州刺史段绍为右仆射。壬辰，罢相国府，留骑兵、外兵曹，各立一省，别掌机密。十一月，周文帝帅师至陕城，分骑北度至建州。甲寅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丙寅，帝亲戎出次城东，周文帝见军容严盛，叹曰：“高欢不死矣！”遂班师。十二月

辛丑，车驾至自晋阳。是岁，高丽、蠕蠕、吐谷浑、库莫奚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丁未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辛亥，祀圜丘，以神武皇帝配。癸亥，亲耕籍田。乙丑，享太庙。二月壬辰，太尉彭乐谋反，伏诛。三月丙午，襄城王浟薨。己未，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相国，建梁台，总百揆、承制梁王。庚申，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。是月，梁交、梁、义、新四州刺史，各以地内附。西魏文帝崩。夏四月壬辰，梁王萧绎遣使朝贡。六月庚午，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。秋七月己卯，改显阳殿还为昭阳殿。辛卯，改殷州为赵州以避太子之讳。是月，侯景废梁简文帝，立萧栋为主。九月壬申，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。癸巳，行幸赵、定二州，因至晋阳。冬十月戊申，起宣光、建始、嘉福、仁寿诸殿。庚申，萧绎遣使朝贡。丁卯，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。十一月，侯景废梁主栋，僭即伪位于建鄴，自称曰汉。十二月，中山王殂。是岁，蠕蠕、室韦、高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，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，大破之，以其口配山东为百姓。二月，蠕蠕主阿那瑰为突厥所破。瑰自杀。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刑、登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。蠕蠕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。辛丑，契丹遣使朝贡。三月戊子，诏清河王岳、司徒潘相乐、行台辛术帅师南伐。癸巳，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。夏四月壬申，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八玺。甲申，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己亥，清河王岳等班师。乙卯，车驾幸晋阳。冬十月乙未，次黄榆岭。仍起长城，北至社于戌，四百余里，立三十六戌。十一月辛巳，梁主萧绎即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，遣使来聘。十二月壬子，车驾还宫。戊午，幸晋阳。是岁，西魏废帝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丙子，山胡围离石戍，帝亲讨之。未至而逃。因巡三堆戍，大狩而旋。戊寅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自魏末用永安钱，又有数品，皆轻滥。己丑，铸新钱，文曰常平五铢。二月，送蠕蠕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。铁伐寻为契丹所杀。国人复立登注为主。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，国人复立库提为主。夏四月，车驾还宫。戊午，西南有大声如雷。五月庚午，校猎于林虑山。戊子，还宫。六月甲辰，章武王库狄干薨。秋，北巡冀、定、幽、安，仍北讨契丹。冬十月丁酉，车驾至平州，遂西道趣长埴。甲辰，帝步逾山岭，为士卒先，指麾奋击，大破契丹。是行也，帝露头袒身，昼夜不息，行千余里。唯食肉饮水，气色弥厉。丁巳，登碣石山，临沧海。十一月己未，帝自平州还，遂如晋阳。闰月壬寅，梁人来聘。十二月己未，突厥复攻蠕蠕，蠕蠕举国来奔。癸亥，帝北讨突厥，迎纳蠕蠕。乃废其主库提，立阿那瓌子庵罗辰为主，置之马邑川。追突厥于朔方，突厥请降，许之而还。自是贡献相继。

五年春正月癸丑，帝讨山胡大破之。男子十二已上皆斩，女子及幼弱以赏军。遂平石楼。石楼绝险，自魏代所不能至。于是远近山胡，莫不慑伏。是役也，有都督战伤，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，帝命剖其五藏，使九人分食之，肉及秽恶皆尽。自是始行威虐。是月，周文帝废西魏帝而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三月，蠕蠕庵罗辰叛，帝亲讨大破之，辰父子北遁。太保贺拔仁坐违缓，拔其发，免为庶人，使负炭输晋阳宫。夏四月，蠕蠕寇肆州。丁巳，帝自晋阳讨之，至恆州。时虏骑散走，大军已还，帝帅麾下二千余骑为殿，夜宿黄瓜堆。蠕蠕别部数万骑，扣鞍而进，四面围逼。帝安睡，平明方起。神色自若，指画军形，溃围而出。虏走，追击之，伏尸二十里。获庵罗辰妻子、生口三万余。五月丁亥，地豆干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丁未，北

讨蠕蠕，又大破之。六月，蠕蠕远遁。秋七月戊子，肃慎遣使朝贡。壬辰，降罪人。庚戌，至自北伐。八月庚午，以司州牧、清河王岳为太保，以安德王轨为大司马，以扶风王可硃浑道元为大将军，以司空尉粲为司徒，以太子少师侯莫陈相为司空，以尚书令、平阳王淹为录尚书事，以常山王演为尚书令，以上党王涣为尚书右仆射。丁丑，行幸晋阳。辛巳，录尚书事、平原王高隆之薨。封冀州刺史段韶为平原王。是月，诏常山王演、上党王涣、清河王岳、平原王段韶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、新城、严城、河南城四镇。九月，帝亲自临幸，欲以致西师。西师不出，乃如晋阳。冬十月，西魏攻陷江陵，杀梁元帝。梁将王僧辩在建业，推其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承制置百官。十二月庚申，车驾北巡，至达速岭，亲览山川险要，将起长城。是岁，西魏恭帝元年。

六年春正月壬寅，清河王岳度江，克夏首。梁司徒、郢州刺史陆法和请降。诏以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，遣尚书右仆射、上党王涣送之江南。二月甲子，以陆法和为使持节、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大都督、西南道大行台。三月丙戌，上党王涣克东关，斩梁将裴之横。丙申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封文襄二子，孝珩为广宁王，延宗为安德王。戊戌，帝临昭阳殿决狱。是月，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。夏五月，萧明入于建业。六月甲子，河东王潘相乐薨。壬申，帝亲讨蠕蠕。甲戌，诸军大会祁连池。乙亥，出塞，至库狄谷。百余里无水泉，六军渴乏，俄而大雨。秋七月己卯，帝顿白道，留辎重，亲率轻骑五千，追蠕蠕。壬午，及之怀朔镇。帝躬犯矢石，频大破之，遂至沃野。壬辰，还晋阳。九月己卯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冬十月，梁将陈霸先袭杀王僧辩，废萧明，复立萧方智为主。辛亥，行幸晋阳。十一月，梁秦州刺史徐嗣徽、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，并以州内

附。壬辰，大都督萧轨帅众至江，遣都督柳达摩等度江，镇石头。己亥，太保、清河王岳薨。柳达摩为霸先攻逼，以石自头降。是岁，高丽、库莫奚并遣使朝贡。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城，自幽州北夏口，西至恆州，九百余里。

七年春正月辛丑，封司空侯莫陈相为白水郡王。车驾至自晋阳。于鄴城西马射，大集众庶观之。二月辛未，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案，论定得失，帝亲决之。三月丁酉，大都督萧轨等帅众济江。夏四月乙丑，仪同三司娄睿讨鲁阳蛮，大破之。丁卯，造金华殿。五月，汉阳王洽薨。帝以肉为断慈，遂不复食。六月乙卯，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西，遇霖雨失利，轨及都督李希光、王敬宝、东方老、军司裴英起并没，士卒还者十二三。乙丑，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。秋七月。乙亥，周文帝殂。是月，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，有夫而滥夺者十二三。十一月壬子，并省州三，郡一百五十三。县五百八十九，镇三，戍二十六。十二月庚子，魏恭帝逊位于周。是岁，库莫奚、契丹遣使朝贡。修广三台宫殿。先是，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。前后所筑，东西凡三千余里，六十里一戍，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。

八年春三月，大热，人或栗死。夏四月庚午，诏禁取虾蟹蜺蛤之类，唯许私家捕鱼。乙酉，诏公私禁取鹰鹞。以太师、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，以前大将军、扶风王可硃浑道元为太傅，以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，尚书令、常山王演为司空，以录尚书事、长广王湛为尚书令，以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左仆射，以并省尚书左仆射崔暹为右仆射，以上党王涣为录尚书事。是月，帝在城东马射，敕京师士女悉赴观，不赴省，罪以军法，七日乃止。五月辛酉，冀州人刘向于鄴谋逆，党与皆伏诛。秋八月己巳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诏丘郊禘祫时祭，皆市取

少牢，不得刳割，有司监视，必令丰备。农社、先蚕，酒肉而已。雩、禘、某、风、雨、司人、司禄、灵星杂祀，果饼酒脯。唯当务尽诚敬，义同如在。辛巳，制榷酤。自夏至九月，河北六州、河南十三州、畿内八郡大蝗，飞至鄴，蔽日，声如风雨。甲辰，诏今年遭蝗处，免租。冬十月乙亥，梁主萧方智逊位于陈。陈武帝遣使称藩朝贡。是岁，周闵帝元年。周冢宰宇文护杀闵帝而立明帝，又改元焉。初于长城内筑重城。库洛拔而东，至于坞纒戍，凡四百余里。

九年春二月丁亥，降罪人。己丑，诏燎野限以仲冬，不得他时行火，损昆虫草木。三月丁酉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夏四月辛巳，大赦。是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于周。大旱，帝以祈雨不降，毁西门豹祠，掘其冢。五月辛丑，以尚书令、长广王湛为录尚书事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平秦王归彦为右仆射。甲辰，以前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。六月乙丑，帝自晋阳北巡。己巳，至祁连池。戊寅，还晋阳。是夏，山东大蝗，差人夫捕而坑之。秋七月辛丑，给畿内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，各有差。戊申，诏赵、燕、瀛、定、南营五州，及司州广平、清河二郡，去年螽蝗损田，兼春夏少雨，苗稼薄者，免今年租税。八月乙丑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甲戌，行幸晋阳。先是，发丁匠三十余万人营三台于鄴，因其旧基而高博之，大起宫室及游豫园。至是，三台成。改铜爵曰金凤，金武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登三台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。以新宫成，丁酉，大赦内外，文武官并进一大阶。丁巳，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，仍以江州内属，令庄居之。十二月癸酉，诏以梁王萧庄为梁主，进居九派。戊寅，以太傅可硃浑道元为太师，以司徒尉粲为太尉，以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以录尚书事、常山王演为大司马，以录尚书事、

长广王湛为司徒。起大庄严寺。是岁，杀永安王浚、上党王涣。

十年春正月戊戌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。辛丑，太尉长乐郡公尉粲、肆州刺史濮阳公娄仲远并进爵为王。甲寅，行幸辽阳甘露寺。二月丙戌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，唯军国大政奏闻。三月戊戌，以侍中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丙辰，车驾至自辽阳。是月，梁主萧庄至郢州，遣使朝贡。夏闰四月丁酉，以司州牧、彭城王浟为兼司空，以侍中、高阳王浟是为尚书左仆射。乙巳，以兼司空、彭城王浟为兼太尉，摄司空事，封皇子绍廉为长乐王。五月癸未，诛始平公元世、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，禁止特进元韶等十九家。寻并诛之，男子无少长皆斩，所杀三千人，并投漳水。六月，陈武帝殂。秋八月戊戌，封皇子绍义为广阳王。以尚书右仆射、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。癸卯，诏诸军人，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，或假托携认，妄称姓元者，不问世数远近，悉听改复本姓。是月，杀左仆射高德正。九月己巳，行幸晋阳。冬十月甲午，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，时年三十一。遗诏，凶事一从俭约，丧月之断，限以三十六日。嗣子百僚，内外遐迩，奉制割情，悉从公除。癸卯，发丧，殓于宣德殿。十一月辛未，梓宫还鄴。十二月乙酉，殡于太极前殿。乾明元年二月丙申，葬于武宁陵，谥曰文宣帝，庙号显祖。

帝沈敏有远量，外若不远，内鉴甚明。文襄年长英秀，神武特所爱重，百僚承风，莫不震惧。而帝善自晦迹，言不出口，恒自贬退，言咸顺从。故深见轻，虽家人亦以为不及。文襄嗣业，帝以次长见猜嫌。帝后李氏色美，每预宴会，容貌远过靖德皇后，文襄弥不平焉。帝每为后私营服玩，小佳，文襄即令逼取。后恚，有时未与。帝笑曰：“此物犹应可求，兄须，何容吝。”文襄或愧而不取，便恭受，亦无饰让。每退朝还第，



輒闭阁静坐，虽对妻子，能竟日不言。或袒跣奔跃。后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为尔漫戏。”此盖习劳而不肯言也。所寝至夜曾有光，巨细可察，后惊告帝。帝曰：“慎勿妄言。”自此唯与后寝，侍御皆令出外。文襄崩，秘不发丧。其后渐露，魏帝窃谓左右曰：“大将军此殂，似是天意，威权当归王室矣。”及帝将赴晋阳，亲入辞谒于昭阳殿，从者千人，居前持剑者十余辈。帝在殿下数十步立，而卫士升阶已二百许人，皆攘袂扣刃，若对严敌。帝令主者传奏，须诣晋阳。言讫，再拜而出。魏帝失色，目送帝曰：“此人似不能见容，吾不知死在何日。”及至并州，慰谕将士，措辞款实。众皆欣然，曰：“谁谓左仆射翻不减令公。”令公即指文襄也。时讹言上党出圣人。帝闻之，将从一郡。而郡人张思进上言，殿下生于南宫，坊名上党，即是上党出圣人，帝悦而止。先是童谣曰：“一束藁，两头然，河边戛羊历飞上天。”藁然两头，于文为高。河边戛羊历为水边羊，指帝名也。于是徐之才盛陈宜受禅。帝曰：“先父亡兄，功德如此，尚终北面，吾又何敢当。”之才曰：“正为不及父兄，须早升九五。如其不作，人将生心，且讖云：“羊饮盟津角挂天。”盟津，水也，羊饮水，王名也，角挂天，大位也。又阳平郡界面星驿傍有大水，土人常见群羊数百，立卧其中，就视不见。事与讖合，愿王勿疑。”帝以问高德正。德正又赞成之，于是始决。乃使李密卜之，遇《大横》，曰：“大吉，汉文帝之封也。”帝乃铸象以卜之，一写而成。使段韶问斛律金于肆州，金来朝，深言不可，以铠曹宗景业首陈符命，请杀之。乃议于太后前。太后谓诸贵曰：“我儿犛直，必自无此意，直高德正乐祸，教之耳。”帝意决，乃整兵而东。使高德正之鄴，讽喻公卿，莫有应者。司马子如逆帝于辽阳，固言未可。杜弼亦抱马谏。帝欲还，尚食丞李集曰：“此行事非小，而言还？”

帝伪言使向东门杀之，而别令赐绢十足。四月，夜，禾生于魏帝铜研，旦长数寸，有穗。五月，帝复东赴鄴，令左右曰：“异言者斩。”是月，光州献九尾狐。帝至鄴城南，召入，并赍板策。旦，高隆之进谒曰：“用此何为？”帝作色曰：“我自作事，若欲族灭耶！”隆之谢而退。于是乃作圆丘，备法物，草禅让事。

及登极之后，神明转茂，外柔内刚，果于断割，人莫能窥。又特明吏事，留心政术，简靖宽和，坦于任使。故杨愔等得尽于匡赞，朝政粲然。兼以法驭下，不避权贵。或有违犯，不容勋戚，内外莫不肃然。至于军国机策，独决怀抱，规谋宏远，有人君大略。又以三方鼎峙，缮甲练兵，左右宿卫，置百保军士。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。锋刃交接，唯恐前敌不多。屡犯艰厄，常致克捷。尝追及蠕蠕，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骑数千，塞其走道。时虏军犹盛，五万余人。肱以兵少请益，帝更减其半骑。那肱奋击。遂大破之。虏主逾越岩谷，仅以身免。都督高元海、王师罗并无武艺，先称怯弱；一旦交锋，有逾骁壮。尝于东山游宴，以关陇未平，投杯震怒。召魏收于前，立为诏书，宣示远近，将事西行。是岁，周文帝殂，西人震恐，常为度陇之计。

既征伐四克，威振戎夏。六七年后，以功业自矜。遂留情耽酒，肆行淫暴。或躬自鼓舞，歌讴不息，从旦通宵，以夜继昼；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，散发胡服，杂衣锦彩，拔刃张弓，游行市肆。勋戚之第，朝夕临幸。时乘鹿车、白象、骆驼、牛、驴，并不施鞍勒。或盛暑炎赫，日中暴身；隆冬酷寒，去衣驰走。从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街坐巷宿，处处游行。多使刘桃枝、崔季舒负之而行。或担胡鼓而拍之。亲戚贵臣，左右近习，侍从错杂，无复差等。征集淫姬，悉去衣裳，分付从官，朝夕临视。或聚棘为马，纽草为索，逼遣乘骑，牵引来去，流血洒

地，以为娱乐。凡诸杀害，多令支解。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河。沈酗既久，弥以狂惑。每至将醉，辄拔剑挂手，或张弓傅矢，或执持牟槊。游行高廛<sup>①</sup>，问妇人曰：“天子何如？”答曰：“颠颠痴痴，何成天子。”帝乃杀之。或驰骋衢路，散掷钱物，恣人拾取，争竞喧哗，方以为喜。

太后尝在北宫，坐一小榻。帝时已醉，手自举床，后便坠落，颇有伤损。醒悟之后，大怀惭恨。遂令多聚柴火，将入其中。太后惊惧，亲自持挽。又设地席，令平秦王高归彦执杖，口自责疏，脱背就罚。敕归彦：“杖不出血，当即斩汝。”太后涕泣，前自抱之。帝流涕苦请，不肯受于太后。太后听许，方舍背杖，笞脚五十，莫不至到。衣冠拜谢，悲不自胜，因此戒酒。一句，还复如初。自是耽酒转剧。遂幸李后家，以鸣镝射后母崔，正中其颊。因骂曰：“吾醉时尚不识太后，老婢何事！”马鞭乱打一百有余。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，两栋相距二百余尺，工匠危怯，皆系绳自防。帝登脊疾走，都无怖畏。时复雅舞，折旋中节；傍人见者，莫不寒心。又召死囚，以席为翅，从台飞下，免其罪戮。果敢不虑者，尽皆获全。疑怯犹豫者，或致损跌。

沈酗既久，转亏本性。怒大司农穆子容，使之脱衣而伏，亲射之。不中，以橛贯其下窍，入肠。虽以杨愔为宰辅，使进厕筹。以其体肥，呼为杨大肚。马鞭鞭其背，流血浹袍。以刀子斨其腹藁。崔季舒托俳言曰：“老小公子恶戏？”因掣刀子而去之。又置愔于棺中，载以輶车，几下钉者数四。曾至彭城王浟宅，谓其母尔殊曰：“忆汝辱我母嫕时，向何由可耐。”手自刃杀。又至故仆射崔暹第，谓暹妻李曰：“颇忆暹不？”李曰：“结发义深，实怀追忆。”帝曰：“若忆时，自往看也。”亲自斩之，弃头墙外。尝在晋阳，以槊戏刺都督尉子耀，应

手而死。在三台太光殿上，锯杀都督穆嵩。又幸开府暴显家，有都督韩哲无罪，忽众中召，斩之数段。魏乐安王元昂，后之姊婿。其妻有色，帝数幸之，欲纳为昭仪。召昂令伏，以鸣镝射一百余下，凝血垂将一石，竟至于死。后帝自往吊哭，于丧次逼拥其妻。仍令从官脱衣助襁，兼钱彩，号为信物。一日所得，将逾巨万。后啼不食，乞让位于姊。太后又为言，帝意乃释。所幸薛嫔，甚被宠爱。忽意其经与高岳私通，无故斩首，藏之于怀。于东山宴，劝酬始合，忽探出头，投于枰上。支解其尸，弄其为琵琶。一座惊怖，莫不丧胆。帝方收取，对之流泪云：“佳人难再得，甚可惜也。”载尸以出，被发步哭而随之。至有闾巷庸猥，人无识知者，忽令召斩鄴下。系徒罪至大辟，简取随驾，号为供御囚，手自刃杀，持以为戏。凡所屠杀，动多支解，或投之烈火，或弃之漳流。兼以外筑长城，内营台殿，赏费过度，天下骚然；内外惨惨，各怀怨毒。而素严断临下，加之默识强记，百僚战栗，不敢为非。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，比帝有甚于桀纣。帝令缚置流中。沈没久之，复令以出，谓曰：“吾何如桀纣？”集曰：“回来弥不及矣。”帝又令沈之，引出更问，如此数四，集对如初。帝大笑曰：“天下有如此痴汉！方知龙逢、比干，非是俊物。”遂解放之。又被引入见，似有所谏，帝令将出腰斩。其或斩或赦，莫能测焉。

初，帝登阼，改年为天保。士有深识者曰：“天保之字，为一大人只十，帝其不过十乎。”又先是谣云：“马子入石室，三千六百日。”帝以午年生，故曰“马子”。三台，石季龙旧居，故曰“石室”。三千六百日，十年也。又，帝曾问太山道士曰：“吾得几年为天子？”答曰：“得三十年。”道士出后，帝谓李后曰：“十年十月十日，得非三十也？吾甚畏之，过此无虑。人生有死，何得致惜，但怜正道尚幼，人将夺之耳。”

帝及期而崩，济南竟不终位，时以为知命。曾幸晋阳，夜宿杠门岭。岭有数株栢树，皆将千年，枝叶嫩茂，似有神物所托。时帝已被酒，向岭瞋骂。射中一株，未几，立枯而死。又出言屡中，时人故谓之神灵。虽为猖獗，不专云昏暴。末年遂不能进食，唯数饮酒，曲蘖成灾，因而致毙。先是，霍州发楚夷王女冢，尸如生焉。得珠襦玉匣，帝珍之，还以敛焉。始祖珽以险薄多过，帝数罪之，每谓为老贼。及武成时，珽被任遇，乃说武成曰：“文宣甚暴，何得称文？既非创业，何得称祖？若宣帝为祖，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？”武成溺于珽说，天统初，有诏改谥景烈，庙号威宗。武平初，赵彦深执政，又奏复帝本谥，庙号显祖云。

废帝殷，字正道，小名道人，文宣帝之长子也。母曰李皇后。天保元年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。性敏慧，初学反语，于迹字下注云：“自反”。时侍者未达其故，太子曰：“迹字足傍亦为迹，岂非自反邪。”尝宴北宫，独令河间王勿入，左右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世宗遇贼处，河间王复何宜在此。”文宣每言：“太子得汉家性质，不似我”，欲废之，立太原王。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。宝鼎卒，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。太子虽富于春秋，而温裕开朗，有人君之度。贯综经业，省览时政，甚有美名。七年冬，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，令以经义相质，亲自临听。太子手笔措问，在坐莫不叹美。九年，文宣在晋阳，太子监国，集诸儒讲《孝经》。令杨愔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：“先生在世，何以自资？”对曰：“散愁自少以来，不登变童之床，不入季女之室，服膺简策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平生素怀，若斯而已。”太子曰：“颜子缩屋称贞，柳下姬而不乱，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。”乃赍绢百疋。后文宣登金凤台，召太子使手刃囚。太子惻然有难色，再三不

断其首。文宣怒，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。由是气悸语吃，精神时复昏扰。

十年十月，文宣崩，癸卯，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，大赦。内外百官普加泛级，亡官失爵，听复资品。庚戌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，授以板职。武官年六十已上，及癯病不堪驱使者，并皆放免。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，一切停罢。十一月乙卯，以右丞相、咸阳王斛律金为左丞相。以录尚书事、常山王演为太傅。以司徒、长广王湛为太尉。以司空段韶为司徒，以平阳王淹为司空。高阳王浞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分命使者，巡省四方，求政得失，省察风俗，问人疾苦。十二月戊戌，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，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绍广为陇西王。是岁，周武成元年。

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，改元。己未，诏宽徭赋。癸亥，高阳王浞薨。是月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己亥，以太傅、常山王演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以太尉、长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并省录尚书事。以尚书左仆射、平秦王归彦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。诏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，并放免。甲辰，帝幸芳林园，亲录囚徒，死罪已下，降免各有差。乙巳，太师、常山王演矫诏诛尚书令杨愔、尚书右仆射燕子献、领军大将军可硃浑天和、侍中宋钦道、散骑常侍郑子默。戊申，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以大司马、长广王湛为太傅、京畿大都督。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。以前司空、平阳王淹为太尉。以司空、平秦王归彦为司徒，彭城王浟为尚书令。又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、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丽王。是月，王琳为陈所败，萧庄自拔至和州。三月甲寅，诏军国事皆申晋阳，稟大丞相常山王规算。壬申，封文襄第二子孝珩为广宁王，

第三子长恭为兰陵王。夏四月癸亥，诏河南定、冀、赵、瀛、沧、南胶、光、南青九州，往因蠡水，颇伤时稼，遣使分涂贍恤。是月，周明帝崩。五月壬子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壬午，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，全食一郡。以大丞相、常山王演入纂大统。是日，王居别宫。皇建二年九月，殂于晋阳，时年十七。

帝聪慧夙成，宽厚仁智，天保间，雅有令名。及承大位，杨愔、燕子献、宋钦道等同辅。以常山王地亲望重，内外畏服。加以文宣初崩之日，太后本欲立之，故愔等并怀猜忌。常山王忧怅，乃白太后，诛其党。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。皇建二年秋，天文告变，归彦虑有后害，仍白孝昭，以王当咎，乃遣归彦驰驱至晋阳害之。王薨后，孝昭不豫，见文宣为祟。孝昭深恶之，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。薨三旬而孝昭崩。大宁二年，葬于武宁之西北，谥闵悼王。初，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，从而尤之，“殷家弟及，‘正’字一止，吾身后儿不得也。”邵惧，请改焉。文宣不许，曰：“天也。”因谓昭帝曰：“夺时但夺，慎勿杀也。”

孝昭皇帝演字延安，神武皇帝第六子，文宣皇帝之母弟也。幼而英峙，早有大成之量，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。魏元象元年，封常山郡公。及文襄执政，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。帝所览文籍，源其指归，而不好辞彩。每叹云：“虽盟津之师左骖震而不衄”，以为能。遂笃志读《汉书》，至《李陵传》，恒壮其所为焉。聪敏过人。所与游处，一知其家讳，终身未尝误犯。同轨病卒，又命开府长流参军刁柔代之，性严褊，不适诱训之宜，中被遣出。帝送出阁，惨然敛容，泪数行下，左右莫不歔歔。其敬业重旧如此。

天保初，进爵为王。五年，除并省尚书令。帝善断割，长

思理，省内畏服。七年，从文宣还鄴。文宣以尚书奏事，多有异同，令帝与朝臣先论定得失，然后敷奏。帝长于政术，割断咸尽其理，文宣叹重之。八年，转司空、录尚书事。九年，除大司马，仍录尚书事。时文宣溺于游宴，帝忧愤，表于神色。文宣觉之，谓帝曰：“但令汝在，我何为不纵乐？”帝唯啼泣拜伏，竟无所言。文宣亦大悲，抵杯于地曰：“汝似嫌我，自今敢进酒者斩之！”因取所御杯，尽皆坏弃。后益沈湎，或入诸贵戚家，角力批拉，不限贵贱。唯常山王至，内外肃然。帝又密撰事条，将谏。其友王晞以为不可。帝不从，因间极言，遂逢大怒。顺成后本魏朝宗室，文宣欲帝离之。阴为帝广求淑媛，望移其宠。帝虽承旨有纳，而情义弥重。帝性颇严，尚书郎中剖断有失，辄加捶楚，令史奸慝，便即考竟。文宣乃立帝于前，以刀环拟胁。召被立罚者，临以白刃，求帝之短，咸无所陈，方见解释。自是不许答箠郎中。后赐帝魏时宫人，醒而忘之。谓帝擅取，遂令刀环乱筑，因此致困。皇太后日夜啼泣，文宣不知所为。先是禁友王晞，乃舍之，令侍帝。帝月余渐瘳，不敢复谏。及文宣崩，帝居禁中护丧事。幼主即位，乃即朝班。除太傅、录尚书事，朝政皆决于帝。月余，乃居藩邸。自是，诏敕多不关帝。客或言于帝曰：“鸛鸟舍巢，必有探卵之患，今日之地，何宜屡出。”

乾明元年，从废帝赴鄴，居于领军府。时杨愔、燕子献、可硃浑天和、宋钦道、郑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，内惧权逼，请以帝为太师、司州牧、录尚书事；长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录并省尚书事，解京畿大都督。帝既以尊亲而见猜斥，乃与长广王期猎，谋之于野。三月甲戌，帝初上省。旦，发领军府，大风暴起，坏所御车幔。帝甚恶之。及至省，朝士咸集。坐定，酒数行，于坐执尚书令杨愔、右仆射燕子献、领军可硃浑天和、侍



中宋钦道等于坐。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、平秦王高归彦、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，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，又执之，同斩于御府之内。帝至东阁门，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。帝令高归彦喻之，休宁厉声大呼不从。归彦既为领军，素为兵士所服，悉皆弛杖。休宁方叹息而罢。帝入至昭阳殿，幼主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并出临御坐。帝奏愆等罪，求伏专擅之辜。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，皆被甲待诏。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，又被文宣重遇，抚刃思效。废帝吃讷，兼仓卒，不知所言。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，言帝无异志，唯云逼而已。高归彦敕劳卫士戒严，永乐乃内刀而泣。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，以京畿军入守门阁，斩娥永乐于园。诏以帝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相府佐史进位一等。帝寻如晋阳。有诏，军国大政，咸谘决焉。帝既当大位，知无不为，择其令典，考综名实。废帝恭己以听政。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，命帝统大业。

皇建元年八月壬午，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。大赦，改乾明元年为皇建。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，皇太后称文宣皇后，宫曰昭信。乙酉，诏自太祖创业以来，诸有佐命功臣，子孙绝灭，国统不传者，有司搜访近亲，以名闻，当量为立后。诸郡国老人，各授板职，赐黄帽鸠杖。又诏謇正之士，并听进见陈事；军人战亡死王事者，以时申闻，当加荣赠。督将朝士名望素高，位历通显，天保以来未蒙追赠者。亦皆录奏。又以延尉、中丞，执法所在，绳违案罪，不得舞文弄法。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，免为庶人。戊子，以太傅、长广王湛为右丞相。以太尉、平阳王淹为太傅。以尚书令、彭城王浟为大司马。壬辰，诏分遣大使，巡省四方。观察风俗，问人疾苦，考求得失，搜访贤良。甲午，诏曰：“昔武王克殷，先封往代。两汉魏晋，无废兹典。及元氏统历，不率旧章。朕纂承大业，思弘古典。但二

王三恪，旧说不同，可议定是非，列名条奏。其礼仪体式，亦仰议之。”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，依旧置生，讲习经典，岁时考试。其文襄帝所运石经，宜即施列于学馆。外州大学，亦仰典司，勤加督课。丙申，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，听分授子弟，以广骨肉之恩。九月壬申，诏议定三祖乐。冬十一月辛亥，立妃元氏为皇后，世子百年为皇太子。赐天下为父后者，爵一级。癸丑，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《武德之乐》，舞《昭烈之舞》；太宗文襄皇帝庙宜奏《文德之乐》，舞《宣政之舞》；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《文正之乐》，舞《光大之舞》。诏曰：“可。”庚申，诏以故太师尉景、故太师窦泰、故太师太原王娄昭、故太宰章武王库狄干、故太尉段荣、故太师万俟普、故司徒蔡俊、故太师高乾、故司徒莫多娄贷文、故太保刘贵、故太保封祖裔、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二人配飨太祖庙庭；故太师清河王岳、故太宰安德王韩轨、故太宰扶风王可硃浑道元、故太师高昂、故大司马刘丰、故太师万俟受洛干、故太尉慕容绍宗十一人配飨世宗庙庭；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、故司空薛修义、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高祖庙庭。是月，帝亲戎北讨库莫奚，出长城。虏奔遁，分兵致讨，大获牛马，括总入晋阳宫。十二月丙午，车驾至晋阳。

二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圆丘。壬子，禘于太庙。癸丑，诏降罪人各有差。二月丁丑，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、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、诸王文学、侍御史、廷尉三官、尚书郎中、中书舍人，每二年之内，各举一人。冬十月丙子，以尚书令、彭城王浟为太保，长乐王尉粲为太尉。己酉，野雉栖于前殿之庭。十一月甲辰，诏曰：“朕婴此暴疾，奄忽无逮。今嗣子冲眇，未闲政术，社稷业重，理归上德。右丞相、长广王湛，研机测化，体道居宗，人雄之望，海内瞻仰，同胞共气，家国所凭。

可遣尚书左仆射、赵郡王睿喻旨，征王统兹大宝。其丧纪之礼，一同汉文，三十六日，悉从公除。山陵施用，务从俭约。”先是，帝不豫而无阙听览，是日，崩于晋阳宫，时年二十七。大宁元年闰十二月癸卯，梓宫还鄴，上谥曰孝昭皇帝。庚午，葬于文静陵。

帝聪敏有识度，深沈能断，不可窥测。身長八尺，腰带十围，仪望风表，迥然独秀。自居台省，留心政术，闲明簿领，吏所不逮。及正位宸居，弥所克励，轻徭薄赋，勤恤人隐。内无私宠，外收人物，虽后父，位亦特进无别。日昃临明，务知人之善恶。每访问左右，冀获直言。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，泽率尔对曰：“陛下聪明至公，自可远侔古昔，而有识之士，咸言伤细，帝王之度，颇为未弘。”帝笑曰：“诚如卿言。朕初临万机，虑不周悉，故致尔耳。此事安可久行，恐后又嫌疏漏。”泽因被宠遇。其乐闻过也如此。赵郡王睿与库狄显安侍坐，帝曰：“须拔我同堂弟，显安我亲姑子，今序家人礼，除君臣之敬，可言我之不逮。”显安曰：“陛下多妄言。”曰：“若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撻人，常以为非，而今行之，非妄言邪？”帝握其手谢之。又使直言，对曰：“陛下太细，天子乃更似吏。”帝曰：“朕甚知之，然无法来久，将整之以至无为耳。”又问王晞，晞，答如显安，皆从容受纳。性至孝。太后不豫，出居南宫，帝行不正履，容色贬悴，衣不解带，殆将四旬。殿去南宫五百余步，鸡鸣而去，辰时方还，来去徒行，不乘輿辇。太后所苦小增，便即寝伏阁外，食饮药物，尽皆躬亲。太后尝心痛，不自堪忍，帝立侍帷前，以爪掐手心，血流出袖。友爱诸弟，无君臣之隔。雄勇有谋。于时国富兵强，将雪神武遗恨，意在顿驾平阳，为进取之策。远图不遂，惜哉。

初，帝与济南约，不相害。及輿驾在晋阳，武成镇鄴。望气者云：“鄴城有天子气。”帝恐济南复兴，乃密行鸩毒。济南不从，乃扼而杀之。后颇愧悔。初苦内热，频进渴散。时有尚书令史姓赵，于鄴见文宣从杨愔、燕子献等西行，言相与复仇。帝在晋阳宫，与毛夫人亦见焉。遂渐危笃，备禳厌之事，或煮油四洒，或持炬烧逐。诸厉方出殿梁，山骑栋上，歌呼自若，了无惧容。时有天狗下，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，有兔惊马，帝坠而绝肋。太后视疾，问济南所在者三，帝不对。太后怒曰：“杀去邪！不用吾言，死其宜矣。”临终之际，唯扶服床枕，叩头求哀。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。又手书云：“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，勿学前人也。”

论曰：神武平定四方，威权在己。迁鄴之后，虽主祭有人，号令所加，政皆自出。文宣因循鸿业，内外叶从。自朝及野，群心属望。东魏之地，举国乐推，曾未期月，遂登宸极。始则存心政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，朝野安义。其后纵酒肆欲，事极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代未有。飡国不永，实由斯疾。济南继业，大革其弊，风教粲然，搢绅称幸。股肱辅弼，虽怀厥诚，既不能赞弘道德，和睦亲懿；又不能远虑防身，深谋卫主。应断不断，自取其灾。臣既诛夷，君寻废辱，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。孝昭早居台阁，故事通明；人吏之间，无所不委。文宣崩后，大革前弊。及临尊极，留心更深，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也。情好稽古，率由礼度；将封先代之胤，且敦学校之风；征召才贤，文武毕集。于时周氏朝政，移于宰臣；主将相猜，不无危殆。乃眷关右，实怀兼并之志。经谋宏旷，谅近代之明主。而降年不永，其故何哉？岂幽显之涂，别有复报；将齐之基宇，止在于斯。帝欲大之，天不许也？

## 卷第八

### 齐本纪下第八

世祖武成皇帝讳湛，神武皇帝第九子，孝昭皇帝之母弟也。仪表瑰杰，神武尤所钟爱。神武方招怀荒远，乃为帝娉蠕蠕太子庵罗辰女，号邻和公主。帝时年八岁，冠服端严，神情闲远，华戎叹异。元象中，封长广郡公。天保初，进爵为王，拜尚书令，寻兼司徒，迁太尉。乾明初，杨愔等密相疏忌，以帝为大司马，领并州刺史。帝既与孝昭谋，诛诸执政，迁太傅、录尚书事、领京畿大都督。皇建初，进位右丞相。孝昭幸晋阳，帝以懿亲居守鄴，政事咸见委托。二年，孝昭崩，遗诏征帝入统大位。及晋阳宫，发丧于崇德殿。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，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，三奏乃许之。

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，皇帝即位于南宫。大赦，改皇建二年为大宁。乙卯，以司徒、平秦王归彦为太傅；以尚书右仆射、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；以太尉尉粲为太保；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；以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；以太傅、平阳王淹为太宰；以太保、彭城王浟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；以冀州刺史、博陵王济为太尉；以中书监、任城王潜为尚书左仆射；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。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。庚申，诏大使巡行天下，求政善恶，问人疾苦，擢进贤良。是岁，周武帝保定元年。

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辛巳，祀南郊。壬

午，享太庙。丙戌，立妃胡氏为皇后，子纬为皇太子。戊子，大赦，内外百官，普加泛级；诸为父后者，赐爵一级。己亥，以前定州刺史、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。诏普断屠杀，以顺春令。二月丁未，以太宰、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、太傅、领司徒；以领军大将军、宗师、平秦王归彦为太宰、冀州刺史。乙卯，以兼尚书令、任城王湝为司徒。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。夏四月辛丑，皇太后娄氏崩。乙巳，青州刺史上言。今月庚寅，河、济清。以河、济清，改大宁二年为河清，降罪人各有差。五月甲申，祔葬武明皇后于义平陵。己丑，以尚书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。秋七月，太宰、冀州刺史、平秦王归彦据州反。诏大司马段韶、司空娄睿讨禽之。乙未，斩归彦，并其三子及党与二十人于都市。丁酉，以大司马段韶为太傅；以司空娄睿为司徒；以太傅、平阳王淹为太宰；以尚书令斛律光为司空；以太子太傅、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；中书监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。癸亥，行幸晋阳。陈人来聘。冬十一月丁丑，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。十二月丙辰，车驾至自晋阳。是岁，杀太原王绍德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帝诏临朝堂，策试秀、孝。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。己卯，兼右仆射魏收以阿纵除名。丁丑，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。辛卯，帝临都亭录见囚，降在京罪人各有差。三月己丑，诏司空斛律光督五营军士筑戍于轵关。壬申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丙戌，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夏四月，并、汾、晋、东雍、南汾五州虫旱伤稼，遣使振恤。戊午，陈人来聘。五月壬午，诏以城南双堂之苑，回造大总持寺。六月乙巳，齐州上言，济河水口见八龙升天。乙卯，诏兼散骑常侍崔子武使于陈。庚申，司州牧、河南王孝瑜薨。秋八月辛丑，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。冬十二月癸巳，陈人来聘。己酉，

周将杨忠帅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一十余万人，自恆州分为三道，杀掠吏人。是时，大雨雪连月，南北千余里，平地数尺。霜昼下，雨血于太原。戊午，帝至晋阳。己未，周军逼并州，又遣大将达奚武帅众数万至东雍及晋州，与突厥相应。是岁，室韦、库莫奚、靺鞨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庚申朔，周军至城下而陈。战于城西，周军及突厥大败，人畜死者相枕，数百里不绝。诏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还。三月辛酉，以律令班下，大赦。己巳，盗杀太师、彭城王浹。庚辰，以司空斛律光为司徒，以侍中、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。甲申，以尚书令、冯翊王润为司空。夏四月辛卯，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。五月甲子，帝至自晋阳。壬午，以尚书令、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，以前司徒娄睿为太尉。甲申，以太傅段韶为太师。丁亥，以太尉、任城王湊为大将军。壬辰，行幸晋阳。六月庚子，大雨，昼夜不息，至甲辰乃止。是月，晋阳讹言有鬼兵，百姓竞击铜铁以捍之。杀乐陵王百年。归宇文媼于周。秋九月乙丑，封皇子綽为南阳王、俨为东平王。是月，归阎媼于周。陈人来聘。突厥寇幽州，入长城，虏掠而还。闰月乙未，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滂州，免其租调。乙巳，突厥寇幽州。周军三道并出，使其将尉迥寇洛阳，杨黠入轹关，权景宣趣悬瓠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迥等围洛阳。戊戌，诏兼散骑常侍刘逖使于陈。甲辰，太尉娄睿大破周军于轹关，禽杨黠。十二月乙卯，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将权景宣。丁巳，帝自晋阳南讨。己未，太宰、平阳王淹薨。壬戌，太师段韶大破尉迥等，解洛阳围。丁卯，帝至洛阳，免洛州经周军处一年租赋；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。己巳，以太师段韶为太宰，以司徒斛律光为太尉，并州刺史、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壬申，帝至武牢，经滑台，次于黎阳。所经减降罪人。丙子，车驾至自洛阳。是岁，

高丽、靺鞨、新罗并遣使朝贡。山东大水，饥死者不可胜计。诏发振给，事竟不行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大将军、任城王潜为大司马。辛未，幸晋阳。二月甲寅，诏以新罗国王金真兴为使持节、东夷校尉、乐浪郡公、新罗王。壬申，以年谷不登，禁酤酒。己卯，诏减百官食廩各有差。三月戊子，诏给西亮、梁、沧、赵州，司州之东郡、阳平、清河、武都。冀州之长乐、勃海遭水涝之处贫下户粟各有差。家别斗升而已，又多不付。是月，彗星见。有物陨于殿廷。如赤漆鼓，带小铃。殿上石自起，两两相对。又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，其体壮大，不辨其面，两齿绝白，长出于霄。帝直宿嫔御已下七百人咸见焉。帝又梦之。夏四月戊午，大将军、东安王娄睿坐事免。乙亥，陈人来聘。太史奏，天文有变，其占当有易王。丙子，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，持节奉皇帝玺绶，传位于皇太子。大赦，改元为天统元年。百官进级，降罪，各有差。又诏皇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。军国大事，咸以奏闻。始将传政，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鄴。子尚出晋阳城，见人骑随后，忽失之。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。天统四年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于鄴宫乾寿堂，时年三十二。谥曰武成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五年二月甲申，葬于永平陵。

后主讳纬，字仁纲，武成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胡皇后，梦于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天保七年五月五日，生帝于并州邸。帝少美容仪，武成特所爱宠，拜世子。及武成入纂大业，大宁二年正月丙戌，立为皇太子。河清四年，武成禅位于帝。

天统元年夏四月丙子，皇帝即位于晋阳宫。大赦，改河清四年为天统。丁丑，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；太尉侯莫陈相为太



保；司空、冯翊王润为司徒；录尚书事、赵郡王睿为司空；尚书左仆射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；斛律光为大将军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；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六月壬戌，彗星出文昌东北，其大如手，后稍长，乃至丈余，百日乃灭。己巳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王季高使于陈。秋七月乙未，太上皇帝诏增置都水使者一人。冬十一月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己丑，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；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。其文宣谥号，委有司议定。十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狩于北郊。壬子，狩于南郊。乙卯，狩于西郊。壬戌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丁卯，帝至自晋阳。庚午，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。是岁，高丽、契丹、靺鞨并遣使朝贡。河南大疫。

二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圆丘。癸巳，祫祭于太庙。诏降罪人各有差。丙申，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子，行幸晋阳。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壬子，陈人来聘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圣寺。以旱故，降禁囚。夏四月，陈文帝殂。五月乙酉，以兼尚书左仆射、武兴王普为尚书令。己亥，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，仁弘为齐安王，仁固为北平王，仁英为高平王，仁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韦道儒聘于陈。秋八月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冬十月乙卯，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；大司马、任城王湝为太保；太尉娄睿为大司马，徙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十一月，大雨雪。盗窃太庙御服。十二月乙丑，陈人来聘。是岁，杀河间王孝琬。突厥、靺鞨国并遣使朝贡。于周为天和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乙未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戊戌，太上皇帝诏，京官执事散官三品已上，举三人，

五品已上，各举二人；称事七品已上，及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都、检校御史、主书及门下录事，各举一人。鄴宫九龙殿灾，延烧西廊。二月壬寅朔，帝加元服，大赦。九州职人，各进四级；内外百官，普进二级。夏四月癸丑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。五月甲午，太上皇帝诏以领军大将军、东平王俨为尚书令。乙未，大风，昼晦，发屋拔树。六月己未，太上皇帝诏封皇子仁机为西河王，仁约为乐浪王，仁俭为颍川王，仁雅为安乐王，统为丹杨王，仁谦为东海王。闰六月辛巳，左丞相斛律金薨。壬午，太上皇帝诏尚书令、东平王俨录尚书事。以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并省尚书右仆射蒯定远为尚书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秋八月辛未，太上皇帝诏以太保、任城王潜为太师，太尉、冯翊王润为大司马，太宰段韶为左丞相，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，大司马娄睿为太傅，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，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，司空、赵郡王睿为太尉，尚书令、东平王俨为司徒。九月己酉，太上皇帝诏诸寺署所统杂保户姓高者，天保之初，虽有优放，权假力用未免者，今可悉蠲杂户，任属郡县，一准平人。丁巳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是秋，山东大水，人饥，僵尸满道。冬十月，突厥、大莫娄、室韦、百济、靺鞨等国，各遣使朝贡。十一月丙午，以晋阳大明殿成故，大赦。文武百官进二级。免并州居城、太原一郡来年租。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十二月己巳，太上皇帝诏以故左丞相、赵郡王琛配飨神武庙廷。

四年春正月壬子，诏以故清河王岳、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飨神武庙廷。癸亥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郑大护使于陈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诏以司徒、东平王俨为大将军，南阳王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。夏四月辛未，鄴宫昭阳殿灾，及宣光、瑶华等殿。辛巳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

五月癸卯，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和士开为右仆射。壬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自正月不雨，至于是月。六月甲子朔，大雨。甲申，大风，拔木折树。是月，彗星见于东井。秋九月丙申，周人来通和。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于周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尚书令、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。十一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翥使于陈。是月，陈安成王顓废其主伯宗而自立。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丙子，大赦。九州职人普加一级，内外百官并加两级。戊寅，上太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。甲申，诏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。又诏掖廷、晋阳、中山宫人等，及鄴下、并州太官官口二处，其年六十已上，及有癰患者，仰所司简放。庚寅，诏天保七年已来，诸家缘坐配流者，所在令还。是岁，契丹、靺鞨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辛亥，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，施大兴圣寺。是月，杀定州刺史、博陵王济。二月乙丑，诏应宫刑者，普免刑为官口。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。癸酉，大莫娄国遣使朝贡。乙丑，改东平王俨为琅邪王。诏侍中叱列长文使于周。是月，杀太尉、赵郡王睿。三月丁酉，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是月，行幸晋阳。夏四月甲子，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，晋祠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秋七月己丑，诏降罪人各有差。戊申，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，境内偏旱者，优免租调。冬十月壬戌，诏禁造酒。十一月辛丑，诏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，大司马、冯翊王润为太保，大将军、琅邪王俨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庚辰，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

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改元。太师、并州刺史、东安王

娄睿薨。戊申，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。二月癸亥，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带方郡公，王如故。己巳，以太傅、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，并州刺史、右丞相、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，冀州刺史、任城王湝为太师。丙子，降死罪已下囚。闰月戊戌，录尚书事、安定王贺拔仁薨。三月辛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夏六月乙酉，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。甲辰，以皇子恆生故，大赦。内外百官，普进二级；九州职人，普进四级。己酉，诏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癸丑，封孝昭皇帝子彦基为城阳王，彦康为定陵王，彦忠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书令、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。癸亥，靺鞨遣使朝贡。癸酉，以华山王凝为太傅。八月辛卯，行幸晋阳。九月乙巳，立皇子恆为皇太子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司空、广宁王孝珩为司徒，以上洛王思宗为司空，封萧庄为梁王。戊子，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。己丑，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。十二月丁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诏左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，修城戍。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。戊寅，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、都督、东青州刺史。二月壬寅，以录尚书事、兰陵王长恭为太尉，并省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，尚书令和士开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唐邕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。夏四月壬午，以大司马、琅邪王俨为太保。甲午，陈遣使连和，谋伐周，朝议弗许。六月，段韶攻周汾州克之，获刺史杨敷。秋七月庚午，太保、琅邪王俨矫诏杀录尚书事和士开于南台，即日诛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、书侍御史王子宣等，尚书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殿中。八月己亥，行幸晋阳。九月辛亥，以太师、任城王湝为太宰，冯翊王润为太师。己未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薨。戊午，曲降并州

界内死罪已下，各有差。庚午，杀太保、琅邪王俨。壬申，陈人来聘。冬十月，罢京畿府入领军府。己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十一月庚戌，诏侍中赫连子悦使于周。丙寅，以徐州行台、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事。庚午，以录尚书事、广宁王孝珩为司徒。癸酉，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。

三年春正月己巳，祀南郊。辛亥，追赠故琅邪王俨为楚帝。二月己卯，以卫菩萨为太尉。辛巳，以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，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，侍中祖珽为左仆射。是月，敕撰《玄州苑御览》，后改名《圣寿堂御览》。三月辛酉，诏文武官五品已上，各举一人。是月，周诛冢宰宇文护。夏四月，周人来聘。秋七月戊辰，诛左丞相、咸阳王斛律光，及其弟幽州行台、荆山公丰乐。八月庚寅，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。以太宰、任城王湝为右丞相，太师、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，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，安德王延宗为司徒。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。戊子，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。己丑，以司州牧、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。癸巳，行幸晋阳。是月，《圣寿堂御览》成，敕付史阁。后改为《修文殿御览》。九月，陈人来聘。冬十月，降死罪已下囚。甲午，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，大赦。十二月辛丑，废皇后胡氏为庶人。是岁，新罗、百济、勿吉、突厥并遣使朝贡。于周为建德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戊寅，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。庚辰，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陈。是月，鄴都、并州并有狐媚，多截人发。二月乙巳，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。丙午，置文林馆。乙卯，以尚书令、北平王仁坚为录尚书事。丁巳，行幸晋阳。是月，周人来聘。三月辛未，盗入信州，杀刺史和士休，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之。庚辰，车驾至晋阳。夏四月戊午，以大

司马、兰陵王长恭为太保，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南阳王绰为大司马，大司马、太尉卫菩萨为大将军，司徒、安德王延宗为太尉，司空、武兴王普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癸丑，祈皇祠。坛壝之内忽有车轨之辙，案验，傍无人迹，不知车所从来。乙卯，诏以为大庆，班告天下。己未，周人来聘。五月丙子，诏史官更撰《魏书》。癸巳，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，以侍中、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是月，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、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。大败，破胡走以免，洪略战歿。遂陷秦、泾二州。明彻进陷和、合二州。是月，杀太保、兰陵王长恭。六月，明彻进军围寿阳。壬子，幸南苑，从官喝死者六十人。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。丙辰，召开府王师罗使于周。秋九月，校猎于鄴东。冬十月，陈将吴明彻陷寿阳。辛丑，杀侍中崔季舒、张雕唐、散骑常侍刘逖、封孝琰、黄门侍郎裴泽、郭遵。癸卯，行幸晋阳。十二月戊寅，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。是岁，高丽、靺鞨并遣使朝贡，突厥使求婚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置左右娥英各一人。二月乙未，车驾至自晋阳。朔州行台、南安王思好反。辛丑，行幸晋阳。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，投火死，焚其尸，并其妻李氏。丁未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甲寅，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。夏五月，大旱，晋阳得死魃，长二尺，面顶各二目。帝闻之，使刻木为其形以献。庚申，大赦。丁亥，陈人寇淮北。秋八月癸卯，行幸晋阳。甲辰，以高劼为尚书右仆射。是岁，杀南阳王绰。

六年春三月乙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丁丑，烹妖贼郑子饶于都市。是月，周人来聘。夏四月庚子，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卯，靺鞨遣使朝贡。秋七月甲戌，行幸晋阳。八月丁酉，冀、定、赵、幽、沧、瀛六州大水。是月，周师入洛川，

屯芒山，攻逼洛城。纵火船焚浮桥，河桥绝。闰月己丑，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，师次河阳，周师夜遁。庚辰，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，斛律阿列罗为司空。辛巳，以军国资用不足，税关市、舟车、山泽、盐铁、店肆，轻重各有差，开酒禁。

七年春正月壬辰，诏去秋以来，水潦，人饥不自立者，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，济其性命。甲寅，大赦。乙卯，车驾至自晋阳。二月辛酉，括杂户女，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，悉集省。隐匿者，家长处死刑。二月丙寅，风从西北起，发屋拔树，五日乃止。夏六月戊申朔，日有蚀之。庚申，司徒赵彦深薨。秋七月丁丑，大雨霖。是月，以水涝，遣使巡抚流亡人户。八月丁卯，行幸晋阳。雉集于御坐，获之，有司不敢以闻。诏营邯鄲宫。冬十月丙辰，帝大狩于祁连池。周师攻晋州。癸亥，帝还晋阳。甲子，出兵，大集晋祠。庚午，帝发晋阳。癸酉，帝列阵而行，上鸡栖原，与周齐王宪相对，至夜不战。周师敛阵而退。十一月，周武帝退还长安，留偏师守晋州，高阿那肱等围晋州城。戊寅，帝至围所。十二月戊申，周武帝来救晋州。庚戌，战于城南，齐军大败。帝弃军先还。癸丑，入晋阳，忧惧不知所之。甲寅，大赦。帝谓朝臣曰：“周师甚盛，若何？”群臣咸曰：“天命未改，一得一失，自古皆然。宜停百赋，安朝野，收遗兵，背城死战，以存社稷。”帝意犹预，欲向北朔州。乃留安德王延宗、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。若晋阳不守，即欲奔突厥。群臣皆曰不可，帝不从其言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、封辅相、慕容钟葵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，西奔周师。乙卯，诏募兵，遣安德王延宗为左广，广宁王孝珩为右广。延宗入见帝，帝告欲向北朔州，延宗泣谏，不从。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、皇太子于北朔州。丙辰，帝幸城南军营，劳将士，其夜欲遁，诸将不从。丁巳，大赦。改武平七年为隆

化元年。其日，穆提婆降周。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，委以备御，延宗流涕受命。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。欲走突厥，从官多散，领军梅胜郎叩马谏，乃回之鄴。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，广宁王孝珩、襄城王彦道续至，得数十人同行。戊午，延宗从众议，即皇帝位于晋阳，改隆化为德昌元年。庚申，帝入鄴。辛酉，延宗与周师战于晋阳，大败，为周师所虏。

帝遣募人，重加官赏，虽有此言，而竟不出物。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，班赐将士，帝不悦。斛律孝卿居中，受委带甲以处分。请帝亲劳，为帝撰辞，且曰：“宜慷慨流涕，感激人心。”帝既出临众，将令之，不复记所受言，遂大笑。左右亦群哈，将士莫不解体。于是自大丞相已下，太宰、大司马、三师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，并增员而授，或三或四，不可胜数。甲子，皇太后从北道至。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殊华门。赐酒食及纸笔，问以御周之方略。群臣各异议，帝莫知所从。又引高元海、宋士素、卢思道、李德林等欲议禅位皇太子。先是，望气者言，当有革易，于是依天统故事，授位幼主。

幼主名恆，帝之长子也。母曰穆皇后。武平元年六月，生于鄴。其年十月，立为皇太子。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即皇帝位，时年八岁。改元为承光元年，大赦。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帝为太上皇帝，后为太上皇后。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，更为经略。若不济，南投陈国。从之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自鄴先趣济州。周师渐逼。癸未，幼主又自鄴东走。己丑，周师至紫阳桥。癸巳，烧城西门，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。乙亥，度河入济州。其日，幼主禅位于大丞相、任城王潜，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。孝卿乃以之归周。又为任城王诏，尊太上皇为无上皇。幼主为守国天王。留太皇太后济州，遣高阿那肱



留守。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，韩长鸾、邓颙等数十人从。太上皇既至青州，即为入陈之计。而高阿那肱召周军，约生致齐主。而屡使人告，言贼军在远，已令人烧断桥路。太上所以停缓。周军奄至青州，太上窘急，将逊于陈，置金囊于鞍后。与长鸾、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，为周将尉迟纲所获，送鄴。周武帝与抗宾主礼，并太后、幼主、诸王，俱送长安。封帝温国公。至建德七年，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及延宗等数十人，无少长咸赐死。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。至大象末，阳休之、陈德信等后大丞相隋公，请收葬。听之，葬于长安北原洪渎川。

帝幼而令善；及长，颇学缀文，置文林馆，引诸文士焉。而言语涩讷，无志度，不喜见朝士。自非宠私昵狎，未尝交语。性懦不堪，人视者即有忿责。其奏事者，虽三公、令、录莫得仰视。皆略陈大旨，惊走而出。每灾异寇盗水旱，亦不自贬损；唯诸处设斋，以此为修德。雅信巫覡，解祷无方。初，琅邪王举兵，人告者误云库狄伏连反，帝曰：“此必仁威也。”又斛律光死后，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，帝曰：“思好喜反。”皆如所言，遂自以策无遗算，乃益骄纵。盛为无愁之曲，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，侍和之者以百数，人间谓之无愁天子。尝出见群厉，尽杀之。或杀人，剥面皮而视之。任陆令萱、和士开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韩长鸾等宰制天下；陈德信、邓长颙、何洪珍参预机权。各引亲党，超居非次；官由财进，狱以贿成；其所以乱政害人。难以备载。诸官奴婢、阉人、商人、胡户、杂户、歌舞人、见鬼人滥得富贵者，将以万数。庶姓封王者百数，不复可纪。开府千余，仪同无数。领军一时三十，连判文书，各作依字，不具姓名，莫知谁也。诸贵宠祖祢追赠，官岁一进，位极乃止。宫掖婢皆封郡君。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。

一裙直万疋，镜台直千金。竞为变巧，朝衣夕弊。承武成之奢丽，以为帝王当然。乃更增益宫苑，造偃武修文台。其嫔嫱诸院中，起镜殿、宝殿、瑋瑋殿，丹青雕刻，妙极当时。又于晋阳起十二院，壮丽逾于鄴下。所爱不恆，数毁而又复。夜则以火照作，寒则以汤为泥。百工困穷，无时休息。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，一夜燃油万盆，光照宫内。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，未成，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。穷极工巧，运石填泉，劳费亿计，人牛死者，不可胜纪。御马则藉以氈罽，食物有十余种。将合牝牡，则设青庐，具牢饌而亲观之。狗则饲以梁肉。马及鹰犬，乃有仪同、郡君之号。故有赤彪仪同、逍遥郡君、陵霄郡君。高思好书所谓驮龙，逍遥著也。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。斗鸡亦号开府。犬马鸡鹰，多食县干。鹰之入养者，稍割犬肉以饲之，至数日乃死。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，帝自弊衣为乞食兒。又为穷兒之市，躬自交易。写筑西鄙诸城，黑衣为羌兵；鼓噪陵之，亲率内参临拒，或实弯弓射人。自晋阳东巡，单马驰鹜，衣解发散而归。又好不急之务，曾一夜索蝎，及旦，得三升。特爱非时之物，取求火急，皆须朝征夕办。当势者因之，贷一而责十焉。赋敛日重，徭役日烦；人力既殫，帑藏空竭。乃赐诸佞幸卖官，或得郡两三，或得县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乡官，亦多降中者。故有敕用州主簿，敕用郡功曹。于是州县职司，多出富商大贾。竞为贪纵，人不聊生。爰自鄴都及诸州郡，所在征税，百端俱起。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，至帝而增广焉。然未尝有帷薄淫秽，唯此事颇优于武成云。

初，河清末，武成梦大蝟攻破鄴城，故索境内蝟膏以绝之。识者以后主名声与蝟相协，亡齐征也。又妇人皆剪剔以著假髻；而危邪之，状如飞鸟，至于南面，则髻心正西。始自宫内为之。被于四远。天意若曰：“元首翦落，危侧，当走西也。”又为

刀子者，刃皆狭细，名曰尽势。游童戏者，好以两手持绳，拂地而却上跳，且唱曰“高末”。高末之言，盖高氏运祚之末也。然则乱亡之数，盖有兆云。

论曰：武成风度高爽，经算弘长。文武之官，俱尽谋力，有帝王之量矣。但爱狎庸竖，委以朝权；帷薄之间，淫侈过度。灭亡之兆，其在斯乎。玄象告变，传位元子；名号虽殊，政犹己出；迹有虚饰，事非宪典；聪明临下，何易可诬。又河南、河间、乐陵等诸王，或以时嫌，或以猜忌，皆无罪而殒。非所谓知命任天体大道之义也。后主以中庸之姿，怀易染之性。永言先训，教匪义方。始自襁褓，至于传位，隔以正人，闭其善道。养德所履，异乎春诵夏弦。过廷所闻，莫非不轨不物。辅之以中官奶媪，属之以丽色淫声；纵嚚继之娱，恣朋淫之好。语曰：“从恶若崩”，盖言其易。武平在御，弥见沦胥；罕接朝士，不亲政事；一日万机，委诸凶族。内侍帷幄，外吐丝纶；威风风霜，志回天日；虐人害物，搏噬无厌；卖狱鬻官，溪壑难满。重以名将貽祸，忠臣显戮；始见浸溺之萌，俄观土崩之势。周武因机，遂混区夏，悲天！盖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，自然之理矣。

郑文贞公魏徵总而论之曰：神武以雄杰之姿，始基霸业；文襄以英明之略，伐叛柔远。于时丧君有君，师出以律。河阴之役，摧宇文如反掌；涡阳之战，扫侯景如拉枯。故能气慑西邻，威加南服。王室是赖，东夏宅心。文宣因累世之资，膺乐推之会，地居当璧，遂迁魏鼎。怀谲诡非常之才，运屈奇不测之智；网罗俊乂，明察临下；文武名臣，尽其力用。亲戎出塞，命将临江。定单于于龙城，纳长君于梁国。外内充实，疆场无警；胡骑息其南侵，秦人不敢东顾。既而荒淫败德，罔念作狂；为善未能亡身，余殃足以传后。得以寿终，幸也；胤嗣不永，

宜哉。孝昭地逼身危，逆取顺守；外敷文教，内蕴雄图；将以牢笼区域，奄有函夏。享龄不永，绩用无成。若或天假之年，足使秦、吴旰食。武成即位，雅道陵迟。昭、襄之风，摧焉已坠。暨乎后主，外内崩离；众溃于平阳，身禽于青土。天道深远，或未易谈；吉凶由人，抑可扬榷。观夫有齐全盛，控带遐阻：西包汾、晋，南极江、淮，东尽海隅，北渐沙漠。六国之地，我获其五；九州之境，彼分其四。料甲兵之众寡，校帑藏之虚实；折冲千里之将，帷幄六奇之士，比二方之优劣，无等级以寄言。然其太行、长城之固，自若也；江、淮、汾、晋之险，不移也；帑藏输税之富，未亏也；土庶甲兵之众，不缺也。然而前王用之而有余，后主守之而不足，其故何哉？前王之御时也，沐雨栴风；拯其溺而救其焚，信必赏，过必罚，安而利之。既与共其存亡，故得同其生死。后主则不然。以人从欲，损物益己。雕墙峻宇，甘酒嗜音；麇肆遍于宫园，禽色荒于外内。俾昼作夜，罔水行舟；所欲必成，所求必得。既不轨不物，又暗于听受；忠信弗闻，萋斐必入。视人如草芥，从恶如顺流。佞阉处当轴之权，婢媼擅回天之力。卖官鬻狱，乱政淫刑；割割被于忠良，禄位加于犬马。谗邪并进，法令多闻。持瓢者非止百人，摇树者不唯一手。于是土崩瓦解，众叛亲离。顾瞻周道，咸有西归之志。方更盛其宫观，穷极荒淫；谓黔首之可诬，指白日以自保。驱倒戈之旅，抗前歌之师；五世崇基，一举而灭。岂非镌金石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欤。抑又闻之，“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”。 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齐自河清之后，逮于武平之末，土木之工不息，嫔嬙之选无已。征税尽，人力殫，物产无以给其求，江海不能赡其欲。所谓火既炽矣，更负薪以足之；数既穷矣，又为恶以促之。欲求大厦不燔，延期过历，不亦难乎。由此言之，齐氏之败亡，盖亦由

人，匪惟天道也。

## 卷第九

### 周本纪上第九

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，讳泰，字黑獭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。炎帝为黄帝所灭，子孙遁居朔野。其后有葛乌兔者，雄武多算略。鲜卑奉以为主，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及其裔孙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玺三纽，文曰“皇帝玺”，普回以为天授，己独异之。其俗谓天子曰“宇文”，故国号宇文，并以为氏。普回子莫那，自阴山南徙。始居辽西，是曰猋侯，为魏舅甥之国。自莫那九世至侯归豆，为慕容晃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拜驸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及慕容宝败，归魏，拜都牧主，赐爵安定侯。

天兴初，魏迁豪杰于代都，陵随例徙居武川，即为其郡县人焉。陵生系，系生韬，韬生皇考肱，并以武略称。肱任侠有气干。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作乱，其伪署王卫可瑰最盛。肱乃纠合乡里，斩瑰，其众乃散。后陷鲜于修礼，为定州军所破，战没于阵。武成初，追谥曰德皇帝。

帝，德皇帝之少子也。母曰王氏。初孕五月，夜梦抱子升天，才不至而止。寤，以告德皇帝。德皇帝喜曰：“虽不至天，贵亦极矣。”帝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。及长，身長八尺，方颡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垂手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转若龙盘之形，面色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少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业。轻财好施，以交结贤士大夫为务。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。

及葛荣杀修礼，帝时年十八。荣下任将帅，察其无成，谋与诸兄去之。计未行，会荣灭，因随尔硃荣迁晋阳。荣忌帝兄弟雄杰，遂托以他罪诛帝第三兄洛生。帝以家冤自理，辞旨慷慨。荣感而免之，益加敬待。始以统军从荣征讨，后以别将从贺拔岳讨北海王颢于洛阳。孝庄反正，以功封宁都子。后从岳入关，平万俟丑奴，行原州事。时关、陇寇乱，帝抚以恩信，百姓皆喜，曰：“早遇宇文使君，吾等岂从逆乱。”帝尝从数骑于野，忽闻箫鼓之音，以问从者，皆莫之闻，意独异之。

普泰二年，尔硃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留弟显寿镇长安，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东下。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共图显寿，计无所出。帝谓岳曰：“今天光尚近，悦未必贰心；若以此事告之，恐其惊惧。然悦虽为主将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。进失尔硃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；若乘此说悦，事无不遂。”岳大喜，即令帝入悦军说之。悦遂与岳袭长安。帝轻骑为前锋，追至华阴，禽显寿。及岳为关西大行台，以帝为左丞，领岳府司马，事无巨细，皆委决焉。

齐神武既除尔硃氏，遂专朝政。帝请往观之，至并州。神武以帝非常人，曰：“此小兒眼目异。”将留之。帝诡陈忠款，具托左右，苦求复命，倍道而行。行一日而神武乃悔，发上驿千里，追帝至关，不及而反。帝还，谓岳曰：“高欢岂人臣邪，逆谋未发者，憚公兄弟耳。侯莫陈悦本实庸材，亦不为欢忌，但为之备，图之不难。今费也头控弦之骑，不下一万；夏州刺史解拔弥俄突，胜兵三千余人，及灵州刺史曹泥，并恃僻远，常怀异望。河西流人纥豆陵伊利等，户口富实，未奉朝风。今若移军近陇，扼其要害，示之以威，怀之以德，即可收其士马，以资吾军。西辑氐、羌，北抚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辅魏室，此桓文之举也。”岳大悦。复遣帝诣阙请事，密陈其状。魏帝纳

之，加帝武卫将军，还令报岳。岳遂引军西次平凉。岳以夏州邻接寇贼，欲求良刺史以镇之，众皆举帝。岳曰：“宇文左丞，吾左右手，何可废也。”沉吟累日，乃从众议，表帝为夏州刺史。帝至州，伊利望风款附；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。

魏永熙三年正月，贺拔岳欲讨曹泥，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帝谋。帝曰：“曹泥孤城阻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悦贪而无信，是宜先图也。”岳不听，遂与悦俱讨泥。二月，至河曲，果为悦所害。众散还平凉，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。三军未知所属，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，推总兵事。洛素无雄略，威令不行，乃请避位。于是赵贵言于众，称帝英姿雄略。若告丧，必来赴难，因而奉之，大事济矣。诸将皆称善。乃令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帝。士吏咸泣，请留以观其变。帝曰：“难得而易失者时也，不俟终日者机也；今不早赴，将恐众心自离。”都督弥姐元进规应悦，密图帝。事发，斩之。帝乃率帐下，轻骑驰赴平凉。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。帝至安定，遇之于传舍。吐哺上马，谓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为也？”景失色曰：“我犹箭耳，随人所射者也。”景于此还。帝至平凉，哭岳甚恸。将士悲且喜曰：“宇文公至，无所忧矣。”齐神武又使景与常侍张华原、义宁太守王基劳帝，帝不受命。与基有旧，将留之，并欲留景。并不屈，乃遣之。时斛斯椿在帝所，曰：“景，人杰也，何故放之？”帝亦悔，驿追之不及。基亦逃归，言帝雄杰，请及其未定灭之。神武曰：“卿不见贺拔、侯莫陈乎，吾当以计拱手取之。”及沙苑之败，神武乃始追悔。于时魏帝将图神武。闻岳被害，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劳岳军，追还洛阳。毗到平凉，会诸将已推帝。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。悦既附神武，不肯应召。帝曰：“悦枉害忠良，复不应诏命，此国之大贼。”乃令诸军戒严，将讨悦。及毗还，帝表



于魏帝，辞以高欢至河东，侯莫陈悦在水洛，首尾受敌，乞少停缓。帝志在讨悦，而未测朝旨；且众未集，假为此辞。因与元毗及诸将，刑牲盟誓，同奖王室。

初，贺拔岳营河曲，军吏独行，忽见一翁，谓曰：“贺拔虽据此众，终无所成。当有一字文家从东北来，后必大盛。”言讫不见。至是方验。魏帝因诏帝为大都督，即统贺拔岳军。帝乃与悦书，责以杀贺拔岳罪，又喻令归朝。悦乃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拔，令为己援。普拔疑之，封以呈帝，帝表奏之。魏帝因问帝安秦、陇计。帝请召悦，授以内官，及处以瓜、凉一藩。不然，则终致猜虞。三月，帝进军至原州，众军悉集，谕以讨悦意，士卒莫不怀愤。四月，引兵上陇，留兄子遵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帝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。军出木峡关，大雪，平地二尺。帝知悦怯而多猜，乃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，左右不自安，众遂离贰。闻大军且至，退保略阳，留万余人据守永洛。帝至，围之，城降。帝即轻骑数百趣略阳，以临悦军。其部将皆劝悦退保上邽。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，间遣使请为内应。其夜，悦出军，军自惊溃，将卒或来降。帝纵兵奋击，大破之。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。帝乃命原州都督追悦，至牵屯山斩之，传首洛阳。帝至上邽，悦府库财物山积，皆以赏士卒，毫厘无所取。左右窃以一银甕归，帝知而罪之，即剖赐将士，众大悦。齐神武闻关陇克捷，遣使于帝，深相倚结。帝拒而不纳，封神武书以闻。时神武已有异志，故魏帝深仗于帝，仍令帝稍引军而东。帝乃令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，将镇河、渭合口，为图河东计。魏帝进帝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，使持节如故。

时魏帝方图齐神武，又遣征兵。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

大都督，率轻骑一千赴洛。魏帝进授帝兼尚书左仆射、关西大行台，余官如故。帝乃传檄方镇曰：

盖闻阴阳递用，盛衰相袭。苟当百六，无闻三五。皇家创历，陶铸苍生；保安四海，仁育万物。运距孝昌，屯沴屡起，陇、冀骚动，燕、河狼顾。虽灵命重后，荡定有期，而乘衅之徒，因翼生羽。

贼臣高欢，器识庸下；出自舆皂，罕闻礼义。直以一介鹰犬，效力戎行；觊冒恩私，遂阶荣宠。不能竭诚尽节，专挟奸回，乃劝尔硃荣行兹篡逆。及荣以专政伏诛，世隆以凶党外叛；欢苦相敦勉，令取京师。又劝吐万兒复为弑虐，暂立建明，以令天下；假推普泰，欲窃威权。并归废斥，俱见酷害。于是称兵河北，假讨尔硃；亟通表奏，云取谗贼。既行废黜，遂将篡弑。以人望未改，恐鼎镬交及；乃求宗室，权允人心。天方与魏，必将有主；翊戴圣明，诚非欢力。而欢阻兵安忍，自以为功；广布腹心，跨州连郡，端揆禁闕，莫非亲党；皆行贪虐，寔胤生灵。而旧将名臣，正人直士，横生疮磐，动挂网罗。故武卫将军伊琳，清直武毅，禁旅攸属；直阁将军鲜于康仁，忠亮骁杰，爪牙斯在：欢收而戮之，曾无闻奏。司空高乾；是其党与，每相影响，谋危社稷。但奸志未从，恐先泄漏，乃密白朝廷，使杀高乾，方哭对其弟，称天子横戮。孙腾、任祥，欢之心膂，并使入居枢近，伺国间隙，知欢逆谋将发，相继归逃。欢益加抚待，亦无陈白。然欢入洛之始，本有奸谋。令亲人蔡俊作牧河、济，厚相恩贍，为东道主人。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，勋德隆重，兴亡攸寄。欢好乱乐祸，深相忌毒。乃与侯莫陈悦，阴谋陷害。幕府以受律专征，便即讨戮。欢知逆状已露，稍怀旅拒，遂遣蔡俊拒代；令窦泰佐之。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，辅世珍等径趣石济，高隆之、及娄昭等屯据壶关，韩

轨之徒拥众蒲坂。于是上书天子，数论得失，訾毁乘輿，威侮朝廷。藉此微庸，冀兹大宝；溪壑可盈，祸心不测。或言径赴荆、楚，开疆于外；或言分诣伊、洛，取彼谗人；或言欲来入关，与幕府决战。今圣明御运，天下清夷；百僚师师，四隩来暨；人尽忠良，谁为君侧？而欢威福自己，生是乱阶；缉构南箕，指鹿为马；包藏凶逆，伺我神器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容。幕府折冲宇宙，亲当受脤；锐师百万，彀骑千群；裹粮坐甲，唯敌是俟；义之所在，靡躯匪吝。频有诏书，班告天下；称欢逆乱，征兵致伐。今便分命将帅，应机进讨。或趣其要害，或袭其窟穴，电绕蛇击，雾合星罗。而欢违负天地，毒被人鬼；乘此扫荡，易同俯拾。欢若度河，稍逼宫庙，则分命诸将，直取并州。幕府躬自东辕，电赴伊、洛。若固其巢穴，未敢发动；亦命群帅，百道俱前，轘裂贼臣，以谢天下。其州镇郡县，率土黎人，或州乡冠冕，或勋庸世济，并宜舍逆归顺，立效军门。封赏之科，已有别格；凡百君子，可不勉哉。

帝谓诸军曰：“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，今声言欲西，其意在入洛。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，自泾州东引；王罴率甲士一万，先据华州。欢若西来，王罴足得抗拒；如其入洛，寇洛即袭汾、晋。吾便速驾，直赴京邑，使其进有内顾之忧，退有被蹙之势。一举大定，此为上策。”众咸称善。七月，帝帅众发自高平，前军至于弘农。而齐神武稍逼京师，魏帝亲总六军屯河桥，令左卫元斌之、领军斛斯椿镇武牢。帝谓左右曰：“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，晓兵者所忌，正须乘便击之。而主上以万乘之重，不能度河决战，方缘津据守。且长河万里，捍御为难，一处得度，大事去矣。”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自蒲坂济，趣并州。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。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，镇防不守，魏帝遂轻骑入关。帝备仪卫奉迎，谒

见于阳驿，免冠流涕谢罪。乃奉魏帝都长安。披草莱，立朝廷，军国之政，咸取决于帝。仍加授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兼尚书令，进封略阳郡公。别置二尚书，随机处分。解尚书仆射，余如故。

初，魏帝在洛阳，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帝，未及结纳而魏帝西迁。至是诏帝尚之，拜附马都尉。八月，齐神武袭陷潼关，侵华阴。帝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。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。帝乃进军斩瑾，虏其卒七千。还长安，进位丞相。十一月，遣仪同李虎与李弼、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，虎引河灌之。明年，泥降，迁其豪帅于咸阳。十二月，魏孝武帝崩，帝与群公定册，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，是为文帝。

大统元年正月己酉，魏帝进帝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改封安定郡王。帝固让王及录尚书。魏帝许之，乃改封安定郡公。东魏将同司马子如寇潼关，帝军霸上。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，刺史王黑击走之。三月，帝命有司为二十四条新制，奏行之。

二年五月，秦州刺史、建忠王万俟普拔率所部入东魏。帝轻骑追之，至河北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

三年正月，东魏寇龙门，屯军蒲坂，造三道浮桥度河。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，高昂围洛州。帝出军广阳，召诸将谓曰：“贼掎吾三面，又造桥，示欲必度，是欲缀吾军，使窦泰得西入耳。且欢起兵以来，泰每先驱，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。今袭之必克。克泰，则欢不战而走矣。”诸将咸曰：“贼在近，舍而袭远；若差跌，悔何及也。”帝曰：“欢前再袭潼关，吾军不过霸上。今者大来，谓吾但自守耳。又扭于得志，有轻我之心。乘此击之，何往不克。贼虽造桥，未能径度，比五日中，吾取泰必矣。”庚戌，帝还长安，声言欲向陇右。辛亥，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。窦泰卒闻军至，陈未成，帝击之。尽俘其众，

斩泰，传首长安。高昂闻之，焚辎重而走。齐神武亦撤桥而退。帝乃还。六月，帝请罢行台，魏帝复申前命，授帝录尚书事，固让乃止。八月丁丑，帝率李弼、独孤信、梁御、赵贵、于谨、若干惠、怡峰、刘亮、王德、侯莫陈崇、李远、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，至潼关。帝乃誓于师曰：“与尔有众，奉天威，诛暴乱。惟尔众士，整尔甲兵，戒尔戎事，无贪财以轻敌，无暴人以作威。用命则有赏，不用命则有戮，尔众士其勉之。”乃遣于谨先徇地至盘豆，拔之。获东魏将高叔礼，送于长安。戊子，至弘农，攻之，城溃。禽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，虏其战士八千。守将高千走度河，命贺拔胜追禽之，并送长安。于是宜阳、邵郡皆归附。先是河南豪杰应东魏者，皆降。齐神武惧，率众下蒲坂，将自后土济。遣其将高昂以三万人出河南。是岁，关中饥，帝馆谷于弘农五十余日。时军士不满万人，闻神武将度，乃还。神武遂度河，逼华州。刺史王罽严守，乃涉洛，军于许原西。帝至渭南，征诸州兵，未会。将击之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请且待欢更西以观之。帝曰：“欢若至咸阳，人情转骚扰。今及其新至，可击之。”即造浮桥于渭，令军士赍三日粮，轻骑度渭，辎重自渭南，夹渭而西。十月壬辰，至沙苑。距齐军六十余里，神武引军来会。癸巳，侯骑告齐军至，帝召诸将谋。李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阵。此东十里，有渭曲，可先据以待之。”遂进至渭，背水东西为阵。李弼为右拒，赵贵为左拒。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，闻鼓声而起。日晡，齐师至，望见军少，竞萃于左，军乱不成列。兵将交，帝鸣鼓，士皆奋起。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，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。绝其军为二，遂大破之，斩六千余级，临阵降者二万余人。神武夜遁，追至河上，复大克。前后虏其卒七万，留其甲兵二万，余悉纵归。收其辎重兵甲，献俘长安。李穆曰：“高欢胆破矣，逐之可获。”

帝不听，乃还军渭南。时所征诸州兵始至。乃于战所，准当时兵，人种树一株，栽柳七千根，以旌武功。魏帝进帝柱国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五千户。李弼等十二将，亦进爵增邑。以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，与开府独孤信帅步骑二万向洛阳。贺拔胜、李弼度河围蒲坂。蒲坂镇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，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，胜等追获之。帝进军蒲坂，略定汾、绛。初，帝自弘农入关后，东魏将高昂围弘农。闻其军败，退守洛阳。独孤信至新安，昂复走度河，遂入洛阳。自梁、陈已西，将吏降者相属。于是东魏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出颍川，欲复降地。帝遣仪同宇文贵、梁迁等逆击，大破之，赵育来降。东魏复遣任祥率河南兵与尧雄合，仪同怡峰与贵、迁等复击破之。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。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椿，以州来降。

四年三月，帝率诸将入朝，礼毕还华州。七月，东魏将侯景等围独孤信于洛阳，齐神武继之。帝奉魏帝至谷城，临阵斩东魏将莫多娄贷文，悉虏其众，送弘农。遂进军瀍东。景等夜解围去。及旦，帝率轻骑追至河上。景等北据河桥，南属芒山为阵，与诸军战。帝马中流矢，惊逸，军中扰乱。都督李穆下马授帝，军复振。于是大捷，斩其将高昂、李猛、宋显等，虏其甲士一万五千人，赴河死者万数。是日，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氛雾四塞，莫能相知。独孤信、李远居右，赵贵、怡峰居左，战并不利。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，皆弃其卒先归。开府李虎、念贤等为后军；遇信等退，即与俱还。由是班师，洛阳亦失守。大军至弘农，守将皆已弃城西走。所虏降卒在弘农者，因相与闭门拒守。进攻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。大军之东伐也，关中留守兵少，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，皆散在百姓间，乃谋乱。及李虎等至长安，计无所出。乃与太尉王盟、仆射周惠达辅魏太子出次渭北。关中大震恐，百姓相

剽劫。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、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。青雀据长安子城，伏德保咸阳；与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，以拒还师。长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，每日接战。魏帝留止阆乡，令帝讨之。长安父老见帝，且悲且喜曰：“不意今日，复得见公。”士女咸相贺。华州刺史宇文导袭咸阳，斩思度，禽伏德，南度渭，与帝会，攻破青雀。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，遂与青雀通谋。至是亦伏诛，关中乃定。魏帝还长安，帝复屯华州。十二月，是云宝袭洛阳，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。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。自襄、广以西城镇复西属。

五年冬，大阅于华阴。

六年春，东魏将侯景出三鸦，将侵荆州。帝遣开府李弼、独孤信各率骑出武关，景乃还。夏，蠕蠕度河至夏州，帝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。

七年十一月，帝奏行十二条制，恐百官不勉于职事，又下令申明之。

八年十月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围玉壁。帝出军蒲坂，神武退；度汾追之，遂遁去。十二月，魏帝狩于华阴，大飨将士。帝帅诸将，朝于行在所。

九年二月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举州来附，帝帅师迎之。三月，齐神武据芒山阵，不进者数日。帝留辎重于灋曲，军士衔枚，夜登芒山，未明击之。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，仅免。帝率右军若干惠，大破神武军，悉虏其步卒。赵贵等五将军居左，战不利。神武复合战，帝又不利，夜引还。入关，屯渭上。神武进至陕，开府达奚武等御之，乃退。帝以芒山诸将失律，上表自贬，魏帝不许。于是广募关、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十月，大阅于栌阳，还屯华州。

十年五月，帝朝京师。七月，魏帝以帝前后所上二十四条

及十二条新制，方为中兴永式；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，总为五卷，班于天下。于是搜简贤才为牧、守、令，习新制而遣焉。数年间，百姓便之。十月，大阅于白水。

十一年十月，大阅于白水，遂西狩岐阳。

十二年春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，瓜州人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应之，帝遣开府独孤信讨之。东魏将侯景侵襄州，帝遣开府若干惠御之，至穰，景遁去。五月，独孤信平凉州，禽仲和，迁其百姓六千余家于长安。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，瓜州平。七月，帝大会诸军于咸阳。

十三年正月，东魏河南大行台侯景举河南六州来附，被围于颍川。六月，帝遣开府李弼援之，东魏将韩轨等遁去。景遂徙镇豫州。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，弼引军还。七月，侯景密图附梁，帝知其谋，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。景惧，遂叛。冬，帝奉魏帝西狩咸阳。

十四年春，魏帝诏封帝长子觉为宁都郡公。初，帝以平元颢纳孝庄帝功，封宁都县子。至是，改以为郡，以封觉，用彰勤王之始也。五月，魏帝进帝位太师。帝奉魏太子巡抚西境，登陇，刻石纪事。遂至原州，历北长城，大狩。东趣五原，至蒲州，闻魏帝不豫而还。及至，魏帝疾已愈，乃还华州。是岁，东魏将高岳围王思政于颍川。

十五年春，帝遣大将军赵贵帅师援王思政。高岳堰洧水以灌城，颍川以北皆为陂泽，救兵不得至。六月，颍川陷。初，侯景围建鄴，梁司州刺史柳仲礼赴台城。梁竟陵郡守孙皓以郡内附，帝使大都督苻贵镇之。及建鄴陷，仲礼还司州，来寇。皓以郡叛，帝大怒。十一月，遣开府杨忠攻克随州，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。

十六年正月，仲礼来援安陆，杨忠逆击于滌头，大破之，



禽仲礼。马岫以城降。三月，魏帝封帝第二子震为武邑公。七月，帝东伐，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，总督留守诸军，屯泾北，镇关中。九月丁巳，军出长安。连雨，自秋及冬，诸军马驴多死。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，自蒲坂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遂入齐。

十七年三月，魏文帝崩，皇太子嗣位，帝以冢宰总百揆。十月，帝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，伐上津、魏兴，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，伐南郑。

废帝元年春，王雄平上津、魏兴，以其地置东梁州。四月，达奚武围南郑。月余，梁州刺史宜丰侯萧修以州降武。八月，东梁州百姓围州城，帝复遣王雄讨之。

二年正月，魏帝诏帝为左丞相、大行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二月，东梁州平，迁其豪帅于雍州。三月，帝遣大将军、魏安公尉迟迥帅师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。四月，帝勒锐骑三万，西逾陇，度金城河，至姑臧。吐谷浑震惧，遣使献其方物。七月，帝至自姑臧。八月，尉迟迥克成都，剑南平。十一月，尚书元烈谋乱，伏诛。

三年正月，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。以第一品为九命，第九品为一命；改流外品为九秩，亦以九为上。又改置州、郡、县，凡改州四十六，置州一，改郡一百六，改县三百三十。魏帝有怨言，于是帝与公卿议，废帝；立齐王廓。是为恭帝。

恭帝元年四月，帝大飡群臣。魏史柳虬执简书告于朝曰：“废帝，文皇帝之嗣子，年七岁，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：‘是子也，才由于公；不才亦由于公，公宜勉之。’公既受兹重寄，居元辅之任，又纳女为皇后；遂不能训诲有成，致令废黜，负文皇帝付属之意，此咎非安定公而谁？”帝乃令太常卢辩作诰喻公卿曰：“呜呼！我群后暨众士，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

予，训之诲之，庶厥有成。而予罔能弗变厥心，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。呜呼！兹咎予其焉避？予实知之，矧尔众人之心哉。惟予之颜，岂惟今厚，将恐来世，以予为口实。”乙亥，魏帝诏封帝子邕为辅城公，宪为安城公。七月，西狩至原州。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；又连结于齐，言辞悖慢。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，其萧绎之谓乎。”十月壬戌，遣柱国于谨、中山公护与大将军杨忠、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。十一月癸未，师济汉，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。丙申，于谨至江陵，列营围守。辛亥，克其城，戕梁元帝，虏其百官士庶以归，没为奴婢者十余万，免者二百余家。立萧察为梁主，居江陵，为魏附庸。魏氏之初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后多绝灭。至是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；次者为九十九姓后；所统军人，亦改从其姓。

二年，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。十月，帝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。

三年正月丁丑，初行《周礼》，建六官，魏帝进帝位太师、大冢宰。帝以汉、魏官繁，思革前弊。大统中，乃令苏绰、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，寻亦置六卿官，然为撰次未成，众务犹归台阁。至是始毕，乃命行之。四月，帝北巡。七月，度北河。魏帝封帝子直为秦郡公，招为正平公。九月，帝不豫，还至云阳，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。十月乙亥，帝薨于云阳宫，还长安发丧，时年五十。十二月甲申，葬于成陵，谥文公。及孝闵帝受禅，追尊为文王，庙曰太祖。武成元年，追尊为文皇帝。

帝知人善任使，从谏如顺流。崇尚儒术，明达政事，恩信被物。能驾驭英豪，一见之者，咸思用命。沙苑所获囚俘，释而用之；及河桥之役，以充战士，皆得其死力。诸将出征，授以方略，无不制胜。性好朴素，不尚虚饰，恆以反风俗复古始

为心云。

孝闵皇帝讳觉，字陀罗尼，文帝第三子也。母曰元皇后。大统八年，生于同州。七岁封略阳郡公。时善相者史元华见帝，退谓所亲曰：“此公子有至贵相，但恨不寿耳。”

魏恭帝三年三月，命为安定公世子。四月，拜大将军。十月乙亥，文帝崩。丙子，世子嗣位为太师、大冢宰。十二月丁亥，魏帝诏以岐阳地封帝为周公。庚子，诏禅位于帝曰：“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，惟归于德。故尧授舜，舜授禹，时宜也。天厌我魏邦，垂变以告，惟尔罔弗知。予虽不明，敢弗龚天命，格有德哉。今踵唐、虞旧典，禅位于周，庸布告尔焉。”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：“咨尔周公，帝王之位非常，有德者受命，时乃天道。予式时庸，荒求于唐、虞之彝踵，曰我魏德之终旧矣。我邦小大罔弗知，今其可亢拂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。时用询谋，佥曰：公昭考文公，格勋德于天地，丕济黔黎。洎公，又躬宣重光。故玄象征见于上，讴讼奔走于下，天之历数，用实在焉，予安敢弗若。是以钦祗圣典，逊位于公。公其享兹天命，保有万国，可不慎欤。”魏帝临朝，遣户部中大夫、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绶。帝固辞，公卿百辟劝进，太史陈祥瑞，乃从之。是日，魏帝逊位于大司马府。

元年春正月，天王即位，柴燎告天，朝百官于路门。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，皇妣为文后，大赦。封魏帝为宋公。是日，槐里献赤雀。百官奏议曰：“帝王之兴，罔弗更正朔，明受之于天，革人视听也。逮于尼甫，稽诸阴阳，云行夏之时，后王所不易。今魏历告终，周室受命；以木承水，实当行录；正用夏时，式遵圣道。惟文王诞玄气之祥，有黑水之谶，服色宜尚乌。制曰：“可。”以大司徒、赵郡王李弼为太师；以大宗伯、南阳公赵贵为太傅、大冢宰；以大司马、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；

以大宗伯、中山公护为大司马；以大将军宁都公毓、高阳公达奚武、武阳公豆卢宁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、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禅、小宗伯魏安公尉迥等并为柱国。壬寅，祀圜丘。诏曰：“予本自神农，其于二丘，宜作厥主。始祖献侯，后土辽海，配南北郊；文考德符五运，受天明命，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癸卯，祀方丘。甲辰，遂祭太社。初除市门税。乙巳，享太庙。丁未，会于乾安殿，班赏各有差。戊申，诏有司分命使者，巡察风俗，求人得失，礼饷高年，恤于鰥寡。辛亥，祀南郊。壬子，立王后元氏。辛酉，享太庙。癸亥，亲耕籍田。二月癸酉朔，朝日于东郊。戊寅，祭太社。丁亥，柱国、楚国公赵贵谋反，伏诛。太保独孤信罪免。甲午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；大司马、晋国公护为大冢宰；柱国、博陵公贺兰禅为大司马；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徒；大将军、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。三月己酉，卫国公独孤信赐死。癸亥，省六府士员三分之一。夏四月壬申，降死罪已下囚。壬午，谒成陵。丁亥，享太庙。五月己酉，帝将观渔于昆明池，博士姜瓖谏，乃止。秋七月壬寅，帝听讼于右寝，多所哀宥。辛亥，享太庙。八月戊辰，祭太社。辛未，降死罪已下囚。甲午，诏二十四军举贤良。九月庚申，改太守为郡守。

帝性刚果，忌晋公护之专。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恆以先朝佐命，入侍左右，亦疾护权重，乃与宫伯乙凤、贺拔提等潜请帝诛护，帝许之。又引宫伯张先洛。先洛以白护，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恆为潼州刺史。凤等更奏帝，将召群臣入，因此诛护。先洛又白之。时小司马尉纲总统宿卫兵。护乃召纲入殿中，诈呼凤等论事，以次执送护弟，并诛之。纲乃罢禁兵，帝无左右，独在内殿，令宫人执兵自守。护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，贬为略阳公，遂幽于旧邸。月余日，以弑崩，时年十六。植、

恆等亦遇害。及武帝诛护后，乃诏曰：“故略阳公至德纯粹，天姿秀杰。属魏诈告终，宝命将改，讴歌允集，历数攸归。上协苍灵之庆，下昭后祇之锡。而祸生肘腋，衅起萧墙；白武噬驂，苍鹰集殿；幽辱神器，弑酷乘輿；冤结生灵，毒流宇县。今河海登清，氛沴消荡；追尊之礼，宜崇徽号。”遣太师、蜀国公迴于南郊，上谥曰孝闵皇帝，陵曰静陵。

世宗明皇帝讳毓，小名统万突。文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姚夫人。永熙三年，文帝临夏州，生于统万城，因以名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封宁都郡公。魏恭帝三年，累迁大将军，镇陇右。孝闵践阼，进位柱国，转岐州刺史，有美政。及孝闵废，晋公护遣迎帝于岐州。九月癸亥，至京师，止于旧邸。群臣上表劝进，备法驾奉迎，帝固让，群臣固请，乃许之。

元年秋九月，天王即位，大赦。乙丑，朝郡臣于延寿殿。冬十月癸酉，太师、赵国公李弼薨。己卯，以大将军、昌平公尉纲为柱国。乙酉，祀圜丘。丙戌，祀方丘。甲午，祭太社。阳平公李远赐死。辛未，梁敬帝逊位于陈。十一月庚子，享太庙。丁未，祀圜丘。十二月庚午，谒成陵。庚辰，以大将军、辅城公邕为柱国。戊子，赦长安见囚。甲午，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，所有没入为官口者，悉免之。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大冢宰、晋公护为太师。辛亥，亲耕籍田。癸丑，立王后独孤氏。丁巳，于雍州置十二郡。三月甲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。改雍州刺史为牧，京兆郡守为尹。庚申，诏三十六国、九十九姓，自魏南徙，皆称河南人；今周室既都关中，宜改称京兆人。夏四月己巳，以太师、晋公护为雍州牧。辛未，降死罪囚一等，五岁刑已下皆原之。甲戌，天王后独孤氏崩。甲申，葬敬后。五月乙未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。六月癸亥，嚧哒国遣使朝贡。己巳，

板授高年刺史、守、令，恤鰥寡孤独各有差。分长安为万年县，并居京城。壬申，遣使分行州郡，理囚徒，察风俗，掩骸埋骼。秋七月，顺阳献三足乌。八月甲子，群臣上表称庆。于是大赦，文武普进级。九月辛卯，以大将军杨忠、王雄并为柱国。甲辰，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丁未，行幸同州故宅，赋诗。冬十月辛酉，突厥遣使朝贡。癸亥，太庙成。乙亥，以功臣琅琊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庙庭。壬午，大赦。

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，太师、晋公护上表归政。帝始亲万机，军旅犹总于护。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。三月癸巳，陈六军，帝亲擐甲胄，迎太白于东方。吐谷浑寇边。庚戌，遣大司马、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。夏五月戊子，诏有司造周历。己亥，听讼于正武殿。辛亥，以大宗伯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；大司寇、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；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；柱国、辅城公邕为大司空。乙卯，诏曰：“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者，有司自今勿推究。唯库既仓廩，与海内所共。汉帝有云：‘朕为天下守财耳。’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，魏朝之事，年月既远，一不须问；自周有天下以来，虽经赦宥，事迹可知者，有司宜即推穷。得实之日，免其罪，征备如法。”贺兰祥攻拔洮阳、洪和二城，吐谷浑遁走。闰月，高昌遣使朝贡。六月戊子，大雨霖。诏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，令各上封事，谏言极谏，无有所讳。其遭水者，有司可时巡检，条列以闻。庚子，诏曰：“颍川从我，是曰元勋；无忘父城，实起王业。文考属天地草昧，造化权舆，拯彼流亡，匡兹颓运。赖英贤尽力，文武同心，翼赞大功，克隆帝业。而被坚执锐，栉风沐雨，永言畴昔，良用怆然。若功成名遂，建国割符，予唯休也。其有致死王事，妻子无归者，朕甚伤之。凡从先王向夏州，发夏州从来，见在及薨亡者，并量赐钱帛，称朕意焉。”

是月，陈武帝殂。秋八月己亥，改天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为文皇帝。大赦，改元。癸丑，增御正四人，位上大夫。冬十月，齐文宣帝殂。

二年春正月癸丑朔，大会群臣于紫极殿，始用百戏。三月辛酉，重阳阁成，会群臣公侯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于芳林园，赐钱帛各有差。夏四月，帝因食糖 追遇毒，庚子，大渐。诏曰：

人生天地之间，禀五常之气；天地有穷已，五常有推移，人安得长在。是以有生有死者，物理之必然。处必然之理，修短之间，何足多恨。朕虽不德，性好典坟，披览圣贤余论，未尝不以此自晓。今乃命也，夫复何言！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、军中大小督将军等，并立勋效，积有年载；辅翼太祖，成我周家，令朕缵承大业，处万乘之上。此上不负太祖，下不负朕躬。朕得后手后足，从先帝于地下，实无恨于心矣。所可恨者，朕享大位，可谓四年矣，不能使政化修理，黎庶丰足；九州未一，二方犹梗，顾此恨恨，目用不瞑。唯冀仁兄冢宰，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，协和为心，勉力相劝，勿忘太祖遗志，提挈后人。朕虽没九泉，形骸不朽。今大位虚旷，社稷无主；朕儿幼少，未堪当国。鲁国公邕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夫人贵有始终，公等事太祖，辅朕躬，可谓有始矣。若克念政道，顾其艰难，辅邕以主天下者，可谓有终矣。哀死事生，人臣大节，公等可思念此言，令万代称叹。朕禀生俭素，非能力行菲薄。每寝大布之被，服大帛之衣，凡是器用，皆无雕刻。身终之日，岂容违弃此好。丧事所须，务从俭约，敛以时服，勿使有金玉之饰。若以礼不可阙，皆令用瓦。小敛讫，七日哭。文武百官，各权辟麻苴，以素服从事。葬日，选择不毛之地，因势为坟，勿封勿树。且厚葬伤

生，圣人所诫。既服膺圣人之教，安敢违之。凡百官司，勿异朕意。四方州镇使到，各令三日哭。哭讫，权辟凶服，还以素服从事，待大例除。非有呼召，各按部自守，不得辄奔赴阙庭。礼有通塞随时之义，葬讫，内外悉除服从吉。三年之内，勿禁婚娶，一令如平常也。时事殷猥，病困心乱，止能及此。如事有不尽，准此以类为断。死而可忍，古人有之，朕今忍死，尽此怀抱。

其诏即帝口授也。辛丑，帝崩于延寿殿，时年二十七。谥曰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五月辛未，葬于昭陵。

帝宽明仁厚，敦睦九族，有君人之量。幼而好学，博览群书。善属文，词彩温丽。及即位，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，于麟趾殿刊校经史。又摭采众书，自义、农已来，讫于魏末，叙为《世谱》凡百卷。所著文章十卷。

论曰：昔者水运将终，群凶放命。或权威震主，或衅逆滔天。咸谓大宝可以力致，神器可以求得，而卒诛夷继及，亡不旋踵。是知天命有底，庸可愒乎。周文爰自潜跃，众无一旋，驱驰戎马之际，蹶足行伍之间。时属与能，运膺后圣，鸿集义勇，纠合同盟。一举而殄仇雠，再驾而匡帝室。于是内询帷幄，外杖材雄；推至诚以待人，弘大顺以训物。高氏藉甲兵之众，恃戎马之强，屡入近畿，志图吞噬。及英谋电发，神旆风驰。弘农建城濮之勋，沙苑有昆阳之捷；取威定霸，以弱为强。绍元宗之衰绪，创隆周之景命。南清江、汉，西举巴、蜀，北控沙漠，东据伊、瀍。乃摈落魏、晋，宪章古昔；修六官之废典，成一代之鸿规。德刑并用，勋贤兼叙。远安迩悦，俗阜人和。亿兆之望有归，揖让之期允集。功业若此，人臣以终，盛矣哉。非求雄略冠时，英姿不世；天与神授，纬武经文者，孰能与于此乎。昔汉献蒙尘，曹公成夹辅之业；晋安播荡，宋武建匡合



之勋。校德论功，绰有余裕。至于渚宫制胜，阖城孥戮；蠕蠕归命，尽种诛夷。虽事出于权道，而用乖于德教，斯为过矣。孝闵承既安之业，膺乐推之运；明皇处代邸之尊，纂大宗之绪。始则权臣专命，终乃政出私门；俱怀芒刺之疑，用致幽弑之祸，惜哉。

## 卷第十

### 周本纪下第十

高祖武皇帝讳邕，字祢罗突，文帝第四子也。母曰叱奴太后。魏大统九年，生于同州，有神光照室。帝幼而孝敬，聪敏有器质。文帝异之曰：“成吾志者，此儿也。”年十二，封辅城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拜大将军，出镇同州。明帝即位，迁柱国，授蒲州刺史，入为大司空，行御正，进封鲁国公，领宗师。甚见亲爱，参议朝廷大事。性沉深，有远识，非因问，终无所言。帝每叹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武成二年四月，帝崩，遣诏传位于帝。帝固让，百官劝进，乃从之。壬寅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冬十二月，改作路门。是岁，齐孝昭帝废其主殷而自立。

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，改元，文武百官各增四级。以大冢宰、晋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于天官。庚戌，祀圆丘。壬子，祀方丘。甲寅，祀感帝于南郊。乙卯，祭太社。己巳，享太庙。班文帝所述六官于庙庭。甲戌，板授高年官，各有差。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子，大射于正武殿，赐百官各有差。二月己卯，遣大使巡察天下风俗。甲午，朝日于东郊。丙午，省辇舆，去百戏。三月丙寅，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，率岁一月役。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寅，以少傅、吴公尉纲为大司空。丁酉，白兰遣使献犀甲铁铠。五月丙午，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，皇子赞为鲁国公。晋公护获玉斗以献。六月乙酉，

遣御正殷不害使于陈。秋七月戊申，以旱故，诏所在降死罪已下囚。更铸钱，文曰布泉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并行。九月甲辰，南宁州使献滇马及蜀铠。冬十月甲戌朔，日有蚀之。十一月乙巳，陈人来聘。丁巳，狩于岐阳。是月，齐孝昭帝殂。十二月，车驾至自岐阳。是岁，突厥、吐谷浑、高昌、宕昌、龟兹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初于蒲州开河渠，同州开龙首渠，以广溉灌。丁未，以陈主弟项为柱国，送还江南。闰月己亥，大司马、凉公贺兰祥薨。二月癸丑，以久不雨，宥罪人。京城三十里内禁酒。梁主萧察薨。夏四月甲辰，以旱故，禁屠宰。癸亥，诏曰：“诸柱国等勋德隆重，宜有优崇。各准别制，邑户听寄食他县。”五月庚午，以南山众瑞并集，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。壬辰，以柱国、随公杨忠为大司空。六月己亥，以柱国、蜀公尉迥为大司马。分山南荆州、安州、襄州、江陵为四总管。秋九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陈人来聘。冬十月辛亥，帝御大武殿大射。戊午，讲武于少陵原。十一月丁卯，以大将军卫公直、赵公招并为柱国。

三年春正月辛未，改光迁国为迁州。乙酉、太保、梁公侯莫陈崇赐死。二月庚子，初颁新律。辛酉，诏自今举大事，行大政，非军机急速，皆依月令，以顺天心。三月乙丑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子，宕昌国献生猛兽二，诏放之南山。夏四月乙未，以柱国、郑公达奚武为太保，大将军韩果为柱国。己亥，帝御正武殿录囚徒。癸卯，大雩。癸丑，有牛足生于背。戊午，幸太学，以太傅、燕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。初禁天下报仇，犯者以杀人论。壬戌，诏百官及庶人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五月甲午朔，以旱故，避正寝，不受朝。甲戌，雨。秋七月戊辰，行幸原州。庚午，陈人来聘。丁丑，幸津门，问百年，赐以金帛，

又赐高年板职，各有差。降死罪囚一等。八月丁未，改作路寝。九月甲子，自原州登陇山。丙戌，幸同州。戊子，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。己丑，初令世袭州、郡、县者悉改为五等爵。州封伯，郡封子，县封男。冬十月庚戌，陈人来聘。十二月辛卯，车驾至自同州。遣太保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，以应杨忠。是月，有人生子，男而阴在背后，如尾，两足指如兽爪。有犬生子，腰以后分为二身，两尾六足。

四年春正月庚申，杨忠破齐长城，至晋阳而还。二月庚寅朔，日有蚀之。三月庚辰，初令百官执笏。夏四月癸卯，以柱国、邓公竦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，封明帝长子贤为毕公。癸酉，以大将军、安武公李穆为柱国。丁亥，改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六月庚寅，改御伯为纳言。秋七月，焉耆国遣使献名马。八月丁亥朔，日有蚀之。诏柱国杨忠帅师与突厥东伐，至北河而还。戊子，以柱国、齐公宪为雍州牧，以许公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，以柱国、卫公直为大司空。陈人来聘。是月，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，大赦。闰月己亥，以大将军韦孝宽、长孙俭并为柱国。冬十月癸亥，以大将军陆通、宇文盛、蔡公广并为柱国。甲子，诏大冢宰、晋公护伐齐，齐于太庙，庭授以斧钺。于是护总大军出潼关，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诸军出豫州，少师杨出轹关。丁卯，帝幸沙苑劳师。癸酉，还宫。十一月甲午，柱国尉迟迥围洛阳，柱国、齐公宪营芒山，晋公护次陕州。十二月丙辰，齐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。壬戌，齐师度河，晨至洛阳，诸军惊散。尉迥帅麾下数十骑捍敌，得却，至夜引还。柱国王雄力战，死之。遂班师。杨于轹关战没。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。是岁，突厥、粟特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甲申朔，以柱国王雄死王事故，废朝。乙巳，

以雄世子谦为柱国。二月辛酉，诏陈公纯等逆皇后于突厥。丙寅，以柱国李穆为大司空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，行幸岐州。戊子，柱国豆卢宁薨。夏四月，齐武成帝禅位于其太子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五月己亥，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。六月庚申，彗星出三台，入文昌，犯上将，经紫宫入苑，渐长丈余，百余日乃灭。辛未，诏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，已令放免；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，所在官私宜赎为庶人。秋七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寅，行幸秦州，降死罪已下刑。辛丑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八月丙子，车驾至自秦州。冬十月辛亥，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。十一月丁未，陈人来聘。是岁，吐谷浑遣使朝贡。

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朔，日有蚀之。辛巳，考路寝，命群臣赋诗。京邑耆老亦会焉，颁赐各有差。癸未，大赦，改元，百官普加四级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丁未，于宕昌国置宕州。遣小载师杜果使于陈。二月戊辰，诏三公已下，各举所知。庚午，日斗，光遂微，日中见乌。三月丙午，祀南郊。夏四月辛亥，雩。是月，陈文帝殂。五月庚辰，帝御正武殿，集群臣，亲讲《礼记》。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，以其地为扶州。甲午，诏曰：“甲子、乙卯，《礼》云不乐。苻弘表昆吾之稔，杜蕢有扬觶之文。自世道丧乱，礼仪紊毁，此典茫然，已坠于地。宜依是日，有事停乐。庶知为君之难，为臣不易，貽之后昆，殷鉴斯在。”六月丙午，以大将军辛威为柱国。秋七月戊寅，筑武功、郿、斜谷、武都、留谷、津坑诸城，以置军人。壬午，诏诸胄子入学，但束脩于师，不劳释奠。释奠者，学成之祭。自今即为恆式。八月己未，诏诸有三年之丧，或负土成坟，或寝苫骨立，一志一行，可称扬者，本部官司，随事上言。当加吊勉，以励薄俗。九月乙亥，信州蛮反，诏开府陆腾讨平之。

冬十月甲子，初造《山云舞》，以备六代乐。十一月丙戌，行幸武功等城。十二月庚申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三月癸酉，改武游园为道会苑。丁亥，初立郊丘坛壝制度。夏四月乙巳，省并东南诸州。以大将军、陈公纯为柱国。六月辛亥，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。闰月庚午，地震。戊寅，陈湘州刺史华皎帅众来附。壬辰，以大将军、谯公俭为柱国。秋七月辛丑，梁州上言凤凰集枫树，群鸟列侍以万数。甲辰，立路门学，置生七十二人。壬子，以太傅、燕公于谨为雍州牧。九月，卫公直等与陈将淳于量、吴明彻战于沌口，王师败绩。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，遂没江南。冬十一月戊戌朔，日有蚀之。癸丑，太保、许国公宇文贵薨。是岁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安息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。三月癸卯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。甲辰，大赦。丁未，大会百寮及宾客于路寝。戊午，太傅、燕公于谨薨。夏四月辛巳，以太保达奚武为太傅，大司马尉迥为太保，柱国、齐公宪为大司马。五月庚戌，享太庙。六月甲戌，有星孛于东井。秋七月壬寅，柱国、随公杨忠薨。八月乙丑，韩公元罗薨。齐人来聘，请和亲，诏军司马陆逞报聘。癸酉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寮及沙门道士等，亲讲《礼记》。冬十月癸亥，享太庙。丁亥，上亲帅六军，讲武于城南。京邑观者，与马弥漫数十里，诸蕃使咸在焉。十一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壬子，遣开府崔彦穆使于齐。甲寅，陈安成王顓废其主伯宗而自立。辛未，齐武成帝殂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朔，以齐武成殂故，废朝。遣司会李纶等会葬于齐。二月戊辰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。夏四月己巳，齐人来聘。五月己丑，帝制《象经》成，集

百寮讲说。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丁巳，柱国、吴公尉纲薨。六月，筑原州及泾州东城。秋七月，突厥遣使献马。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薨。

五年春三月甲辰，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，将家累入京，不乐者，解宿卫。夏四月甲寅，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。省帅都督官。丙寅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六月庚子，以皇女生故，降宥罪人，并免逋租悬调。冬十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丁酉，太傅、郑公达奚武薨。十一月丁卯，柱国、幽公广薨。十二月癸巳，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嵩，置西宁州。是月，齐将斛律光侵边，于汾北筑城，自华谷至龙门。

六年春正月己酉朔，以路门未成故，庙朝。丁卯，以大将军王杰、谭公会、雁门公田弘、魏公李暉等并为柱国。三月己酉，齐公宪自龙门度河，斛律光退保华谷，宪攻拔其新筑五城。夏四月戊寅朔，日有蚀之。辛卯，信州蛮反，遣大将军赵阎帅师讨平之。庚子，以大将军司马消难、侯莫陈琼、大安公阎庆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叱罗协、平高公侯伏侯龙恩并为柱国。五月癸亥，遣纳言郑诘使于陈。丙寅，以大将军李昺、中山公训、杞公亮、上庸公陆腾、安义公宇文丘、北平公寇绍、许公宇文善、犍为公高琳、郑公达奚震、陇东公杨纂、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。六月乙未，以大将军、太原公王秉为柱国。是月，齐将段孝先攻陷汾州。秋七月乙丑，以大将军、越公盛为柱国。八月癸酉，省掖庭四夷乐、后宫罗绮工五百余人。冬十月壬午，冀公通薨。乙未，遣右武伯谷会琨使于齐。壬寅，上亲帅六军讲武于城南。十一月壬子，以大将军梁公侯莫陈芮、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。丙辰，齐人来聘。丁巳，行幸散关。十二月己丑，还宫。是冬，牛疫死者十六七。

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，帝幸玄都观，亲御法座讲说，公卿

道俗论难，事毕还宫。降死罪及流罪一等，其五岁刑已下，并宥之。二月癸酉，遣大将军、昌城公深使于突厥，司宗李际使于齐。乙酉，柱国、安义公宇文丘薨。三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齐人来聘。丙辰，诛大冢宰、晋公护及其子柱国、谭公会，并柱国侯伏侯龙恩及其弟大将军万寿，大将军刘勇等。大赦，改元。罢中外府。癸亥，以太傅尉迥为太师，柱国窦炽为太傅，大司空李穆为太保，齐公宪为大冢宰，卫公直为大司徒，赵公招为大司空，柱国辛威为大司寇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马。诏曰：“人劳不止则星动于天，作事不时则石言于国。顷兴造无度，征发不已；加以频岁师旅，农亩废业，去秋灾蝗，年谷不登。自今正调以外，无妄征发。”夏四月甲戌，以代公达、滕肥道并为柱国。己卯，诏公卿已下，各举所知。遣工部、代公达使于齐。丙戌，诏百官军人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丁亥，诏断四方非常贡献。庚寅，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。癸巳，立鲁公赟为皇太子。大赦，百官各加封级。五月壬戌，以大旱，集百官于庭。诏之曰：“亢阳不雨，岂朕德薄，刑赏乖中欤？将公卿大臣，或非其人欤？宜尽直言，无有所隐。”公卿各引咎自责，其夜澍雨。六月庚子，改置宿卫官员。秋七月辛丑，陈人来聘。九月庚子朔，日有蚀之。庚申，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。冬十月庚午，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，悉免为百姓。辛未，遣小匠师杨勰使于陈。大司马、绥德公陆通薨。十一月丙午，上亲御六军，讲武于城南。庚戌，行幸羌桥，集京城东诸都督以上，颁赐各有差。乙卯，还宫。壬戌，以大司空、赵公招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壬申，行幸斜谷，集京城西诸都督以上，颁赐有差。丙戌，还宫。己丑，帝御正武殿，亲录囚徒，至夜而罢。庚寅，幸道会苑，以上善殿壮丽，遂焚之。

二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。乙巳，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，



大将军若干凤为柱国。庚戌，复置帅都督官。乙卯，享太庙。闰月己巳，陈人来聘。二月甲寅，诏皇太子赞巡抚西土。壬戌，遣司会侯莫陈凯使于齐。省雍州内八郡，并入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咸阳等郡。三月己卯，皇太子于岐州获白鹿二以献。诏答曰：“在德不在瑞。”癸巳，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，府置四司，以下大夫为官之长，上士贰之。夏四月己亥，享太庙。丙辰，增改东宫官员。五月丁丑，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，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。六月庚子，省六府员外诸官，皆为丞。壬子，皇孙衍生，文武官普加一级大阶。大选诸军将帅。丙辰，帝御路寝，集诸军将，勖以戎事。庚申，诏诸军旗旌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。秋七月己巳，享太庙。自春末不雨，至于是月。壬申，集百僚于大德殿，帝责躬罪己，问以时政得失。戊子，雨。八月丙午，改三夫人为三妃。关中大蝗。九月乙丑，陈人来聘。戊寅，诏曰：“顷者婚嫁，竞为奢靡，有司宜加宣勒，使遵礼制。”冬十月癸卯，齐人来聘。甲辰，奏六代乐成，帝御崇信殿，集百官观之。十一月辛巳，帝亲帅六军，讲武于城东。癸未，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，帝亲临射堂，大备军容。十二月癸巳，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，帝升高座，辨释三教先后。以儒教为先，道教次之，佛教为后。以大将军赫连达为柱国。诏军人之间，年多耆寿，可颁授老职，使荣沾邑里。戊午，听讼于正武殿，自旦及夜，继之以烛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，朝群臣于路门。册柱国齐公宪、卫公直、赵公招、谯公俭、陈公纯、越公盛、代公达、滕公道并进爵为王。己巳，享太庙。庚午，突厥遣使献马。癸酉，诏自今男年十五，女年十三以上，爰及鳏寡，所在以时嫁娶，务从节俭。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子，初服短衣，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，试

以军旅之法，纵酒尽欢。诏以往岁年谷不登，令公私道俗，凡有贮积粟麦者，皆准口听留，已外尽赧。二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丁酉，纪公康、毕公贤、酆公贞、宋公实、汉公赞、秦公贇、曹公允并进爵为王。丙午，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士。癸丑，柱国、许公宇文善有罪免。丙辰，大赦。三月癸酉，皇太后叱奴氏崩。帝居倚庐，朝夕共一溢米，群臣表请，累旬乃止。诏皇太子赞总庶政。夏四月乙卯，齐人来吊赠会葬。丁巳，有星孛于东井。五月庚申，葬文宣后于永固陵，帝袒跣至陵所。辛酉，诏曰：“齐斩之情，经籍彝训，近代沿革，遂亡斯礼。伏奉遗令，既葬便除；攀慕几筵，情实未忍。三年之丧，达于天子，古今无易之道，王者之所常行。但时有未谐，不得全制；军国务重，庶有听朝。衰麻之节，苫庐之礼，率遵前典，以申罔极。百僚以下，宜遵遗令。”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，过葬即吉。帝不许，引古答之。群臣乃止。于是遂申三年之制。五服之内，亦令依礼。初置太子谏议，员四人；文学，十人。皇子、皇弟友，员各二人；学士，六人。戊辰，诏故晋公护及诸子并追复先封，改葬加谥。丙子，初断佛、道二教，经像悉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俗。并禁诸淫祀，非祀典所载者，尽除之。六月丁未，集诸军将，教以战阵之法。壬子，更铸五行大布钱，以一当十，与布泉钱并行。戊午，诏曰：“至道弘深，混成无际；体包空有，理极幽玄。但歧路既分，源流逾远；淳离朴散，形器斯乖。遂使三墨八儒，殊紫交竞；九流七略，毕说相腾。道隐小成，其来旧矣；不有会归，争驱靡息。今可立通道观。圣哲微言，先贤典训，金科玉篆，秘蹟玄文；可以济养黎元，扶成教义者，并宜弘阐，一以贯之。俾夫玩培塿者识嵩岱之崇崛；守磻砥者悟渤澥之泓澄，不亦可乎。”秋七月庚申，行幸云阳宫。乙酉，卫王直在京反，欲突入萧章门。司武

尉迟运等拒守，直败，遁走。戊子，车驾至自云阳宫。八月辛卯，禽直于荊州，免为庶人。冬十月丙申，诏御正杨尚希使于陈。庚子，诏蒲州人遭饥乏绝者，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内就食。甲寅，行幸蒲州。乙卯，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。丙辰，行幸同州。十一月戊午，于阆遣使献名马。己巳，大阅于同州城东。甲戌，车驾至自同州。十二月戊子，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，赐钱帛各有差。丙申，改诸军军人并名侍官。癸卯，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。凉州比年地震，坏城郭，地裂涌泉出。

四年春正月戊辰，初置营军器监。壬申，布宽大之诏，多所蠲免。二月丙戌朔，日有蚀之。辛卯，改置宿卫官员。己酉，柱国、广德公李意有罪免。三月丙辰，遣小司寇元伟使于齐。郡县各省主簿一人。甲戌，以柱国、赵王招为雍州牧。夏四月甲午，柱国、燕公于实有罪免。丁酉，初令上书者并为表，于皇太子以下称启。秋七月己未，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，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。甲戌，陈人来聘。丙子，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，帝亲谕以伐齐之旨。言往以政出权宰，无所措怀，自亲览万机，便图东讨。恶衣菲食，缮甲练兵，数年以来，战备稍足。而伪主昏虐，恣行无道，伐暴除乱，斯实其时。群臣咸称善。丁丑，下诏暴齐氏过恶。以柱国、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，荊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，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，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，越王招为后三军总管，齐王宪帅众二万趣黎阳，随公杨坚、广宁公侯莫陈回师三万自渭入河，柱国、梁公侯莫陈芮帅众一万守太行道。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，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、汝。壬午，上亲帅六军众六万，直指河阴。八月癸卯，入齐境，禁伐树残苗稼，犯者以军法从事。丁未，上亲帅诸军，攻拔河阴大城。攻子城未克，上有疾。九月辛酉夜，班师，水军焚舟而

退。齐王宪、于翼、李穆等所在克捷，降拔三十余城，皆弃而不守。唯以王药城要害，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。正寻以城降齐。戊寅，至自东伐。冬十月戊子，初置上柱国、上大将军官，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又置上开府、上仪同官。闰月，以柱国齐王宪、蜀公尉迟迥为上柱国。诏诸畿郡各举贤良。十一月己亥，改置司内官员。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子，陈人来聘。是岁，岐、宁二州人饥，开仓振恤。

五年春正月辛卯，行幸河东涑川，集关中河东诸军校猎。甲午，还同州。丁酉，诏分遣大使，周省四方，察讼听谣，问人恤隐。废布泉钱。戊申，初令铸钱者至绞，从者远配。二月辛酉，遣皇太子赞巡抚西土，仍讨吐谷浑。三月壬寅，车驾至自同州。文宣皇太后服再期。戊申，祥。夏六月戊申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亥，享太庙。丙辰，利州总管、纪王康有罪，赐死。秋七月乙未，京师旱。八月戊申，皇太子入吐谷浑，至伏俟城而还。乙丑，陈人来聘。九月丁丑，大醮于正武殿，以祈东伐。冬十月，帝复谕群臣伐齐。以去岁属有疹疾，遂不得克平逋寇。于时出军河外，直为抚背，未扼其喉。然晋州本高欢所起，统摄要重，今往攻之，彼必来援，严军以待，击之必克。然后乘破竹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足以穷其窟穴。诸将多不愿行。帝曰：“机者事之微，不可失矣。沮军事者，以军法裁之。”己酉，帝总戎东伐，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，杞公亮为右二军总管，隋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；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，大将军窦泰为左二军总管，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，齐王宪、陈王纯为前军。癸亥，帝至晋州，遣齐王宪帅精骑二万守雀鼠谷，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，郑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步兵五千守齐子岭，乌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，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，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汾州诸

城，柱国宇文盛步兵一万守汾水关，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。帝屯于汾曲。齐王宪攻洪洞、永安二城并拔之。是夜，虹见于晋州城上，首向南，尾入紫宫。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，亲督战。庚午，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。壬申，齐晋州刺史崔嵩夜密使送款，上开府王轨应之。未明登城，遂克晋州。甲戌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以镇之。十一月己卯，齐主自并州帅众来援，帝以其兵新集，且避之，乃诏诸军班师。齐主逐围晋州。齐王宪屯诸军于涑水为晋州声援。河东地震。癸巳，至自东伐，献俘于太庙。丙申，放齐诸城镇降人还。丁酉，帝发京师。壬寅，度河，与诸军合。十二月戊申，次晋州。庚戌，帝帅诸军八万，置阵东西二十余里；乘常御马，从数人巡阵。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，将士感见知之恩，各思自厉。将战，有司请换马，帝曰：“朕独乘良马何所之？”齐主亦于堑北列阵。申后，齐人填堑南引，帝大喜，勒诸军击之，齐人便退。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。齐众大溃，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。辛亥，帝幸晋州，仍率诸军追齐主。诸将固请还师，帝曰：“纵敌患生。卿等若疑，朕将独往。”诸将不敢言。甲寅，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，帝麾军直进，那肱望风退散。丙辰，师次介休，齐将韩建业举城降，以为上柱国，封郇国公。丁巳，大军次并州。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，自将轻骑走鄴。是日，诏齐王公以下，示以逆顺之道，于是齐将帅降者相继。戊午，高延宗僭即伪位，改年曰德昌。己未，军次并州。帝帅诸军合战，齐人退，帝遂北入城东门，诸军绕城置阵。至夜，延宗帅其众排阵而前，城中军却，人相蹂践，大为延宗所败。齐人欲闭门，以阊下积尸，扉不得阖，帝从数骑，崎岖危险，仅得出门。至明，帅诸军更战，大破之，禽延宗，并州平。壬戌，诏曰：

昔天厌水运，龙战于野，两京否隔，四纪于兹。朕垂拱岩廊，君临宇县；相邠人于海内，混楚弓于天下。一物失所，有若推沟。方欲德绥未服，义征不諲。伪主高纬，放命燕、齐，怠慢典刑，俶扰天纪。加以背惠怒邻，弃信忘义。朕应天从物，伐罪吊人；一鼓而荡平阳，再举而摧强敌。伪署王公，相继道左。高纬智穷数屈，逃窜草间。伪安德王高延宗，扰攘之间，遂窃名号，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，收合余烬，背城借一。王威既振，鱼溃鸟离；破竹更难，建瓴非易。延宗众散，衿甲军门。根本既倾，枝叶自陨。幽青海岱，折简而来；冀北河南，传檄可定。八紘共贯，六合同风。方当偃伯灵台，休牛桃塞，无疆之庆，非独在予。汉皇约法，除其苛政，姬王轻典，刑彼新邦。思覃惠泽，被之率土；新集臣庶，皆从荡涤。可大赦天下。高纬及王公以下，若释然归顺，咸许自新。诸亡入伪朝，亦从宽宥。官荣次序，依例无失。齐制伪令，即宜削除。邹、鲁搢绅，幽、并骑士，一介可称，并宜铨录。

丙寅，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玉丽服及宫女二千人，班赐将士。以柱国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杞公亮、梁公侯莫陈芮、庸公王谦、北平公寇绍、郑公达奚震并为上柱国，封齐王宪子安城郡公质为河间王。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。癸酉，帝帅六军趣鄴。

六年春正月乙亥，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恆，改年曰承光，自号太上皇。壬辰，帝至鄴。癸巳，帅诸军围之，齐人拒守，诸军奋击，大破之，遂平。齐主先送其母及妻子于青州，及城陷，帅数十骑走青州，遣大将军尉勤追之。是战也，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，帝数之曰：“汝有死罪三：前从并州走鄴，弃母携妻妾，是不孝；外为伪主戮力，内实通后于朕，是不忠；送款之后，犹持两端，是不信。如此用怀，不死何待。”遂斩

之。是日，西方有声如雷。甲午，帝入鄴城。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，皆从赦例。己亥，诏曰：“晋州大阵至鄴，身殒战场者，其子即授父本官。”尉勤禽齐主及其太子恆于青州。庚子，诏曰：“伪齐之末，奸佞擅权，滥罚淫刑，动挂罗网。伪右丞相咸阳王故斛律明月、伪待中特进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，或功高获罪，或直言见诛。朕兵以义动，翦除凶暴，表闾封墓，事切下车。宜追赠谥，并加窆措。其见在子孙，各随廕叙录。家口田宅没官者，并还之。”辛丑，诏伪齐东山、南园及三台，并毁撤。瓦木诸物凡入用者，尽赐百姓。山园之田，各还本主。二月丙午，论定诸军勋，置酒于齐太极殿，会军士以上，班赐有差。丁未，齐主至，帝降自阼阶，见以宾主礼。齐任城王潜在冀州，拥兵未下，遣上柱国、齐王宪与柱国、隋公杨坚讨平之。齐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。齐诸行台州镇悉降，关东平。合州五十五，郡一百六十二，县三百八十五，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八十八，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。乃于河阳及幽、青、南兖、豫、徐、北朔、定州置官管府。相、并二总管，各置官及六府官。癸丑，诏自伪武平三年以来，河南诸州人，伪齐破掠为奴婢者，不问公私，并放免之。其住在淮南者，亦即听还；愿住淮北者，可随便安置。癯疾孤老不能自存者，所在矜恤。乙卯，车驾发自鄴。三月壬午，诏山东诸州各举士。夏四月乙巳，至自东伐。列齐主于前，其王公等并从，车輿旌旗及器物以次陈于其后。大驾布六军，备凯乐，献俘于太庙。京邑观者，皆称万岁。戊申，封齐主为温国公。庚戌，大会群臣及诸蕃客于路寝。乙卯，废蒲、陕、泾、宁四州总管。己巳，享太庙。诏分遣使人，巡方抚慰，观风省俗。五月丁丑，以柱国、谯王俭为大冢宰。庚辰，以上柱国、杞公亮为大司徒，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，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，柱国、应公独孤永业为大

司寇，郢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辛巳，大醺于正武殿，以报功。己丑，祀方丘。诏曰：“往者，冢臣专任，制度有违，正殿别寝，事穷壮丽。非直雕墙峻宇，深戒前王；而缔构弘敞，有逾清庙；不轨不物，何以示后。兼东夏初平，人未见德；率先海内，宜自朕始。其路寝、会义、崇信、含仁、云和、思齐诸殿等，农隙之时，悉可毁撤。雕斫之物，并赐贫人。缮造之宜，务从卑朴。”戊戌，诏曰：“京师宫殿，已从撤毁；并、鄴二所，华侈过度，诚复作之非我，岂容因而弗革。诸堂殿壮丽，并宜除荡；薨宇杂物，分赐穷人。三农之隙，别渐营构，止蔽风雨，务在卑狭。”庚子，陈人来聘。是月，青城门无故自崩。六月辛亥，御正武殿录囚徒。甲子，东巡。丁卯，诏曰：“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。”秋七月丙戌，行幸洛州。己丑，诏山东诸州，举有才望者赴行在所，共论政事得失。八月壬寅，议权衡度量，颁于天下。其不依新式者，悉追停之。诏曰：“以刑止刑，以轻代重，罪不及嗣，皆有定科。杂役之徒，独异常宪，一从罪配，百代不免。罚既无穷，刑何以措？凡诸杂户，悉放为百姓。配杂之科，因之永削。”甲子，郑州献九尾狐，皮肉销尽，骨体犹具。帝曰：“瑞应之来，必昭有德。若使五品时序，州海和平，家识孝慈，乃能致此。今无其时，恐非实录。”乃令焚之。九月壬申，以柱国邓公襄炽、申公李穆为上柱国。戊寅，初令庶人以上，非朝祭之服，唯得衣绸、绵绸、丝布、圆绫、纱、绢、绡、葛、布等九种。壬辰，诏东土诸州儒生，明一经以上，并举送，州郡以礼发遣。冬十月戊申，行幸鄴宫。戊午，改葬德皇帝于冀州，帝服缞，哭于太极殿，百官素服哭。是月，诛温公高纬。十一月壬申，封皇子充为道王，兑为蔡王。癸酉，陈将吴明彻侵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与战不利，退守徐州。遣上大将军、郢公王轨讨之。是月，稽胡反，



遣齐王宪讨平之。诏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，十月以前，东土人被钞在化内为奴婢者；及平江陵日，良人没为奴婢者，并免同人伍。诏曰：“正位于中，有圣通典，质文相革，损益不同。五帝则四星之象，三王制六宫之数。刘、曹已降，等列弥繁，选择偏于生灵，命秩方于庶职，椒房丹地，有众如云，本由嗜欲之情，非关风化之义。朕运当浇季，思复古始，弘赞后庭，事从简约。可置妃二人，世妇三人，御妻三人。自兹以外，宜悉减省。”己亥晦，日有蚀之。初行《刑书要制》。持杖群强盗一疋以上，不持杖群强盗五疋以上，监临主掌自盗二十疋以上，小盗及诈请官物三十疋以上，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、隐地三顷以上，皆至死。《刑书》所不载者，自依律科。十二月，北营州刺史高宝宁据州反。庚申，行幸并州宫。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。戊辰，废并州宫及六府。是岁，吐谷浑、百济并遣使朝贡。

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吐谷浑伪赵王他娄屯来降。壬午，行幸鄴宫。辛卯，幸怀州。癸巳，幸洛州。诏于怀州置宫。二月甲辰，柱国、大冢宰、谯王俭薨。丁巳，车驾至自东巡。乙丑，以上柱国、越王盛为大冢宰，陈王纯为雍州牧。三月戊辰，于蒲州置宫，废同州及长春二宫。壬申，突厥遣使朝贡。甲戌，初服常冠，以皂纱为之，加簪而不施纓导，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。上大将军王轨破陈师于吕梁，禽其将吴明彻等，俘斩三万余人。丁亥，诏柱国豆卢宁征江南武陵、南平等郡所有土庶为人奴婢者，悉依江陵放免。壬辰，改元。夏四月壬子，初令遭父母丧者，听终制。庚申，突厥入寇幽州。五月己丑，帝总戎北伐，遣柱国原公姬愿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五道俱入。发关中公私马驴悉从军。癸巳，帝不豫，止于云阳宫。丙申，诏停诸军。六月丁酉，帝疾甚，还京。其夜崩于乘輿，时年三十六。

遗诏曰：

人肖形天地，禀质五常；修短之期，莫非命也。朕君临宇县，十有九年，未能使百姓安乐，刑措不用。未旦求衣，分宵忘寝。昔魏室将季，海内分崩；太祖扶危翼倾，肇开王业。燕、赵榛芜，又窃名号。朕上述先志，下顺人心，遂与王公将帅，共平东夏。虽复妖氛荡定，而人劳未康，每一念如此，若临冰谷。将欲包举六合，混同文轨。今遘疾大渐，力气稍微，有志不申，以此叹息。天下事重，万机不易；王公以下，爰及庶寮，宜辅导太子，副朕遗意；令上不负太祖，下无失为臣。朕虽瞑目九泉，无所复恨。朕平生居处，每存菲薄；非直以训子孙，亦乃本心所好。丧事资用，须使俭而合礼。墓而不坟，自古通典。随吉即葬，葬讫公除。四方士庶，各三日哭。妃嫔以下无子者，悉放还家。

谥曰武皇帝，庙称高祖。己未，葬于孝陵。帝沉毅有智谋，初以晋公护专权，常自晦迹，人莫测其深浅。及诛护之后，始亲万机，克己励精，听览不怠。用法严整，多所罪杀。号令恳恻，唯属意于政。群下畏服，莫不肃然。性既明察，少于恩惠；凡布怀立行，皆欲逾越古人。身衣布袍，寝布被，无金宝之饰。诸宫殿华绮者，皆撤毁之，改为土阶数尺，不施栌栱。其雕文刻镂，锦绣纂组，一皆禁断。后宫嫔御，不过十余人。劳谦接下，自强不息。以海内未康，锐情教习，至于校兵阅武，步行山谷，履涉勤苦，皆人所不堪。平齐之役，见军士有跣行者，帝亲脱靴以赐之。每宴会将士，必自执杯劝酒，或手付赐物。至于征伐之处，躬在行阵。性又果决，能断大事，故能得士卒死力，以弱制强。破齐之后，遂欲穷兵极武。平突厥、定江南，一二年间，必使天下一统，此其志也。

宣皇帝讳赞，字乾伯，武帝长子也。母曰李太后。武成元

年，生于同州。保定元年五月丙午，封鲁国公。建德元年四月癸巳，武帝亲告庙，冠于阼阶，立为皇太子。二年，诏皇太子巡抚西土。文宣后崩，武帝谅暗，诏太子总朝政，五旬而罢。武帝每巡幸四方，太子常留监国。五年二月，又诏太子巡西土，因讨吐谷浑。

宣政元年六月丁酉，武帝崩，戊戌，太子即皇帝位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甲子，诛上柱国、齐王宪。闰月乙亥，诏山东流人新复业，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，给复一年。立妃杨氏为皇后。辛巳，以上柱国、赵王招为太师，陈王纯为太傅，柱国、代王达、滕王道、卢公尉迟运、薛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。是月，幽州卢昌期据范阳反，诏柱国、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之。秋七月乙巳，享太庙。丙午，祀圆丘。戊申，祀方泽。庚戌，以小宗伯、岐公斛斯征为大宗伯。壬戌，以南兖州总管、隋公杨坚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。癸亥，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。八月丙寅，夕月于西郊。长安、万年二县人居京城者，给复三年。壬申，幸同州。遣大使‘巡察诸州。制九条，宣下州郡。其母族绝服外者，听婚。以上柱国、薛公长孙览为大司徒，柱国、杨公王谊为大司空。丙戌，以柱国、永昌公椿为大司寇。九月丁酉，以柱国宇文盛、张掖公王杰、枹罕公辛威、鄯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。庚戌，封皇弟元为荆王。诏诸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冬十月癸酉，至自同州。戊子，百济遣使朝贡。十一月己亥，讲武于道会苑，帝亲擐甲。是月，突厥犯边，围酒泉，杀掠吏士。十二月甲子，以柱国、毕王贤为大司空。己丑，以上柱国、河阳总管、滕王道为行军元帅，伐陈。免京师见徒，并令从军。

大象元年春正月乙丑，受朝于路门，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群臣皆服汉魏衣冠。大赦，改元为大成。初置四辅官，以大象

宰、越王盛为大前疑，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公李穆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隋公杨坚为大后丞。癸卯，封皇子衍为鲁王。甲辰，东巡。丙午，以柱国、常山公于翼为大司徒。辛亥，以柱国、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戊午，行幸洛阳。立鲁王衍为皇太子。二月癸亥，诏曰：“河、洛之地，旧称朝市，自魏氏失驭，城阙为墟。我太祖受命酆、镐，有怀光宅；高祖往巡东夏，布政此宫。朕以眇身，祇承宝运，虽庶几聿修之志，敢忘燕翼之心。一昨驻蹕金墉，备尝游览。百王制度，基址尚存。今若因循，为功易立。宜命邦事，修复旧都。奢俭取文质之间，功役依子来之义。北瞻河内，咫尺非遥，前诏经营，今宜停罢。”于是发山东诸州兵，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，起洛阳宫。常役四万人，以迄晏驾。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，称东京六府。杀柱国、徐州总管、郯公王轨。停南讨诸军。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，嫁于突厥。乙亥，行幸鄴。丙子，初令总管、刺史行兵者加持节，余悉罢之。辛巳，诏传位于皇太子衍。大赦，改元，大成为大象。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，所居称天台，冕二十有四旒，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。内史、御正皆置上大夫。皇帝衍称正阳宫。置纳言、御正、诸卫等官，皆准天台。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癸未，日出、将入时，其中并有乌色，大如鸡卵，经四日乃灭。戊子，以大前疑、越王盛为太傅，大右弼、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疑，代王达为大右弼。辛卯，诏徙鄴城石经于洛阳。又诏洛阳凡是元迁户，并听还洛州。此外欲往者，听之。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亳、青、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。三月庚申，车驾至自东巡，大陈军伍，亲擐甲胄，入自青门。皇帝衍备法驾从，百官迎于青门外。是时骤雨，仪卫失容。辛酉，封赵王招第二子贯为永康县王。夏四月壬戌朔，有司奏言日蚀，不视事。过时不蚀，乃临轩。立妃硃氏为天元帝后。癸亥，以柱国、

毕王贤为上柱国。己巳，享太庙。壬午，大醺于正武殿。五月辛亥，以洛州襄国郡为赵国，齐州济南郡为陈国，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为越国，潞州上党郡为代国，荊州新野郡为滕国，邑各一万户。令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代王达、滕王逌并之国。是月，遣使简视京城及诸州士庶女，充选后宫。突厥寇并州。六月，咸阳有池水变为血。征山东诸州人修长城。秋七月庚寅，以大司空、毕王贤为雍州牧，大后丞、隋公杨坚为大前疑，柱国、荊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后丞。丙申，纳大后丞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。己酉，尊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，改天元帝后硃氏为天皇后，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，妃陈氏为天左皇后。八月庚申，幸同州。壬申，还宫。甲戌，以天左皇后父大将军陈山提、天右皇后父开府元晟并为上柱国。初，武帝作《刑书要制》，用法严重。及帝即位，恐物情未附，除之。至是，为《刑经圣制》，其法深刻，大醺于正武殿，告天而行焉。壬午，以上柱国、雍州牧毕王贤为太师，上柱国、郇公韩建业为大左辅。是月，所在蚁群斗，各四五尺，死者十八九。九月己卯，以鄆王贞为大冢宰。上柱国、郇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杞公亮、郃公梁士彦伐陈。遣御正杜果使于陈。冬十月壬戌，幸道会苑，大醺，以高祖武皇帝配醺。初复佛象及天尊象，帝与二象俱南坐。大陈杂戏，令京城士庶纵观。是月，相州人段德举谋反，伏诛。十一月乙未夜，行幸同州。壬寅，还宫。丁巳，初铸永通万国钱，以一当千，与五行大布并行。是月，韦孝宽拔寿阳，杞国公亮拔黄城，梁士彦拔广陵。陈人退走，于是江北尽平。十二月戊午，以灾异屡见，帝御路寝，见百官。诏曰：“朕以寡德，君临区宇。始于秋季，及此玄冬，幽忧殷勤，屡贻深戒。至有金入南斗，木犯轩辕；荧惑干房，又与土合；流星照夜，东南而下。然则南斗主于爵禄，

轩辕为于后宫，房曰明堂，布政所也。火、土则忧孽之兆，流星乃兵凶之验。岂其宫人失序，女谒尚行，政事乖方，忧患将至，何其昭著，若斯之甚。将避正寝，斋居克念；恶衣减膳，去饰彻悬；披不讳之诚，开直言之路。欲使刑不滥及，赏弗逾等，选举以才，宫闱修德。宜宣诸内外，庶尽弼谐；允叶人心，用消天谴。”于是舍仗卫，往天兴宫。百官上表，劝复寝膳，许之。甲子，还宫，御正武殿。集百官及宫人、内外命妇，大列妓乐；又纵胡人乞寒，用水浇沃以为戏乐。乙丑，行幸洛阳。帝亲御驿马，日行三百里。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，并乘驿以从。令四后方驾齐驱，或有先后，便加谴责。人马顿仆，相属于道。己卯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丁亥，帝受朝于道会苑。癸巳，享太庙。乙巳，造二辰，画日月象以置左右。戊申，雨雪。雪止又雨细黄土，移时乃息。乙卯，诏江右诸州新附人，给复二十年。初税入市者，人一钱。二月丁巳，帝幸路门学，行释奠礼。戊午，突厥遣使献方物，且逆千金公主。乙丑，改制诏为天制，敕为天敕。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，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，天皇后硃氏为天大皇后，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，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，正阳宫皇后直称皇后。是月，洛阳有秃鹫鸟集新太极殿前，荊州有黑龙见，与赤龙斗于汴水侧，黑龙死。三月丁亥，赐百官及百姓大酺。诏进封孔子为邹国公，邑数准旧，并立后承袭，别于京师置庙，以时祭享。戊子，行军总管、杞公亮举兵反，行军元帅韦孝宽获而杀之。辛卯，行幸同州。增候正，前驱式道，为三百六十重，自应门至赤岸泽，数十里间，幡旗相蔽，鼓乐俱作。又令武贲持鋹马上，称警蹕，以至同州。乙未，改同州宫为天成宫。庚子，车驾至自同州。诏天台侍卫，皆着五

色及红紫绿衣，以杂色缘，名曰品色衣；有大事，与公服间服之。壬寅，诏内外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俯伏。甲辰，初置天中大皇后，立天左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，立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。夏四月己巳，享太庙。己卯，以旱故，降见囚死罪已下。壬午，幸仲山祈雨，至咸阳宫，雨降。甲申，还宫。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。五月甲午，帝备法驾幸天兴宫。乙未，帝不忿，还宫。诏扬州总管、隋公杨坚入侍疾。丁未，追赵、越、陈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己酉，大渐。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公杨坚受遗辅政。是日，帝崩于天德殿，时年二十二。谥宣皇帝。七月丙申，葬定陵。

帝之在东宫也，武帝虑其不堪承嗣，遇之甚严。朝见进止，与诸臣无异；虽隆寒盛暑，亦不得休息。性嗜酒，武帝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。帝每有过，辄加捶扑。尝谓之曰：“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，余儿岂不堪立邪！”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，每月奏闻。帝惧威严，矫情修饰，以是恶不外闻。嗣位之初，方逞其欲。大行在殡，曾无戚容，即通乱先帝宫人。才逾年，便恣声乐，采择天下子女，以充后宫。好自矜夸，饰非拒谏。禅位之后，弥复骄奢。耽酗于后宫，或旬日不出，公卿近臣请事者，皆附阉官奏之。所居宫殿，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，光华炫耀，极丽穷奢。及营洛阳宫，虽未成毕，其规摹壮丽，逾于汉、魏远矣。唯自尊崇，无所顾惮。国典朝仪，率情变改。后宫位号，莫难详录。每对臣下，自称为天。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，各随方色。又于后宫，与皇后等列坐，用宗庙礼器罍彝圭瓚之属。以次食焉。又令群臣朝天台者，致斋三日，清身一日。车旗章服，倍于前王之数。既自比上帝，不欲令人同己。常自带授及冠通天冠，加金附蝉，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，及

王公有绶者，并令去之。又不听人有高者大者之称，诸姓高者改为姜，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，曾为次长祖。官称名位，凡谓上及大者，改为长；有天者，亦改之。又令天下车皆浑成为轮，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，唯宫人得乘有辐车，加粉黛焉。西阳公温，杞公亮之子，即帝从祖兄子也。其妻尉迟氏有容色，因入朝，帝遂饮以酒，逼而淫之。亮闻之惧，谋反。才诛温，即追尉迟氏入宫，初为妃，寻立为皇后。每左右侍臣论议，唯欲兴造革易，未尝言及政事。其后游戏无恆，出入不节；羽仪仗卫，晨出夜还；或幸天兴宫，或游道会苑，陪侍之官，皆不堪命。散乐杂戏，鱼龙烂漫之伎，常在目前。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，入殿歌舞，与后宫观之，以为喜乐。摈斥近臣，多所猜怨。又吝于财，略无赐与。恐群臣规谏，不得行己之志。常遣左右密伺察之，动止所为，莫不抄录；小有乖违，辄加其罪。自公卿以下，皆被楚挞。其间诛戮黜免者，不可胜言。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，名曰天杖。宫人内职亦如之。后妃嫔御，虽被宠嬖，亦多被杖背。于是内外恐惧，人不自安；皆求苟免，莫有固志；重足累息，以逮于终矣。

静皇帝讳衍，后改名阐，宣帝之长子也。母曰硃皇后。建德二年六月，生于东宫。大象元年正月癸卯，封鲁王。戊午，立为皇太子。二月辛巳，宣帝于鄴宫传位授帝，居正阳宫。

二年五月乙未，宣帝寝疾，诏帝入宿路门学。己酉，宣帝崩，帝入居天台，废正阳宫。大赦，停洛阳宫作。庚戌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，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，天元大皇后为皇太后，天大皇后硃氏为帝太后。其天中大皇后陈氏、天右大皇后元氏、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。以柱国、汉王赞为上柱国、右大丞相，上柱国、扬州总管、隋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，柱国、秦王赞为上柱国。帝居谅娼，百



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。壬子，以上柱国、郢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罢入市税钱。六月戊午，以柱国许公宇文善、神武公窦毅、修武公侯莫陈琼、大安公阎庆并为上柱国。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代王达、滕王悄来朝。庚申，复佛、道二教。辛酉，以柱国 己公椿、燕公于实、郢公贺拔伏恩并为上柱国。甲子，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，诏发关中兵，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讨之。上柱国、毕王贤以谋执政，被诛。以上柱国、秦王贇为大冢宰， 己公椿为大司徒。己巳，诏南定、北光、衡、巴四州人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，并免之。甲戌，有赤气起西方，渐东行，遍天。庚辰，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，与百姓共之。以柱国、蒋公梁睿为益州总管。秋七月甲申，突厥送齐范阳王高绍义。庚寅，申州刺史李惠起兵。庚子，诏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荊州刺史、郢公宇文胄举兵，遣大将军杨素讨之。青州总管尉迟纲举兵。丁未，隋公杨坚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己酉，郢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，以柱国、杨公王谊为行军元帅讨之。壬子，赵王招、越王盛以谋执政，被诛。癸丑，封皇弟洁为莱王，术为郢王。是月，豫州、襄州总管诸蛮，各帅种落反。八月庚申，益州总管王谦举兵不受代，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。庚午，韦孝宽破尉迥于鄴，迥自杀，相州平。移相州于安阳，其鄴城及邑，毁废之。丙子，以汉王贇为太师，以上柱国、并州总管、申公李穆为太傅，以宋王实为大前疑，以秦王贇为大右弼，以燕公于实为大左辅。己卯，以尉迥平，大赦。庚辰，司马消难拥众以鲁山、甌山二镇奔陈。遣大将军元景山追击之，郢州平。沙州氏帅开府杨永安聚众反，应王谦，遣大将军达奚儒讨之。杨素破宇文胄于荊阳，斩之。以上柱国、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以齐公于智为大司空。废相、青、荆、金、晋、梁州六总管。九月丙戌，废河

阳总管为镇，隶洛州。以小宗伯、竟陵公杨慧为大宗伯。壬辰，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。戊戌，以柱国、杨公王谊为上柱国。庚戌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、化政公宇文忻并为上柱国。壬子，丞相去左右号，隋公杨坚为大丞相。冬十月甲寅，日有蚀之。壬戌，陈王纯以怨执政，被诛。大丞相、隋公杨坚加大冢宰，五府总于天官。戊寅，梁睿破王谦，斩之。传首京师，益州平。十一月甲辰，达奚儒破杨永安，沙州平。丁未，上柱国、郧公韦孝宽薨。十二月壬子，以柱国、蒋公梁睿为上柱国。丁巳，以柱国千<sub>卅</sub>公杨雄、普安公贺兰谟、郕公梁士彦、上大将军新宁公叱列长文、武乡公崔弘度、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、濮阳公宇文述、渭原公和干子、任城公王景、渔阳公杨锐、上开府广宗公李崇、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。庚申，以柱国、楚公豆卢绩为上柱国。癸亥，诏曰：“太祖受命，龙德犹潜；三分天下，志扶魏室；多所改作，冀允上玄。文武群官，赐姓者众，本殊国邑，实乖胙土。不歆非类，异骨肉而共蒸尝。不爱其亲，嗟行路而叙昭穆。且神征革姓，本为历数有归；天命在人，推让终而弗获。故君临区宇，累世于兹；不可仍遵谦挹之旨，久行权宜之制。诸改姓者，悉宜复旧。”甲子，大丞相、隋公杨坚进爵为王，以郡为隋国。己巳，以柱国、沛公郑译为上柱国。辛未，代王达、滕王悄并以谋执政，被诛。壬申，以大将军、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、大司马，以小冢宰、始平公元孝矩为大司寇。

大定元年，春正月壬午，改元。丙戌，诏戎秩上开府以上，职事下大夫以上，外官刺史以上，各举贤良。二月甲子，帝逊位于隋，居于别宫。隋氏奉帝为介国公，邑万户，车服礼乐，一如周制；上书不称表，答表不称诏。有其文，事竟不行。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，帝崩，时年九岁。隋志也。谥曰静皇帝。

葬恭陵。

论曰：自东西否隔，二国争强；戎马生郊，干戈日用；兵连祸结，力敌势均；疆场之事，一彼一此。武皇纘业，未亲万机；虑远谋深，以蒙养正。及英威电发，朝政惟新；内难既除，外略方始。乃苦心焦思，克己励精；劳役为士卒之先，居处同疋夫之俭；修富国之政，务强兵之术；乘讎人之有衅，顺天道而推亡。数年之间，大勋斯集。摅祖宗之宿愤，拯东夏之阽危。盛矣哉，有成功者也。若使翌日之瘳无爽，经营之志获申；黜武穷兵，虽见讥于良史；雄图远略，足方驾于前王。而识嗣子之非才，顾宗祏之至重；滞爱同于晋武，则哲异于宋宣。但欲威之覆楚，期于惩肃，义方之教，岂若是乎。卒使昏虐君临，奸回肆毒；迹宣后之行事，身歿已为幸矣。静帝越自幼冲，绍兹衰统；内挟有刘之诈，戚藩无齐、代之强；隋氏因之，遂迁龟鼎。虽复民、峨投袂，翻成凌夺之威；漳、滏勤王，无救宗周之殒。呜呼！以文皇之经启鸿基，武皇之克隆景业，未逾二纪，不祀忽诸。斯盖先帝之余殃，非孺子之罪戾也。